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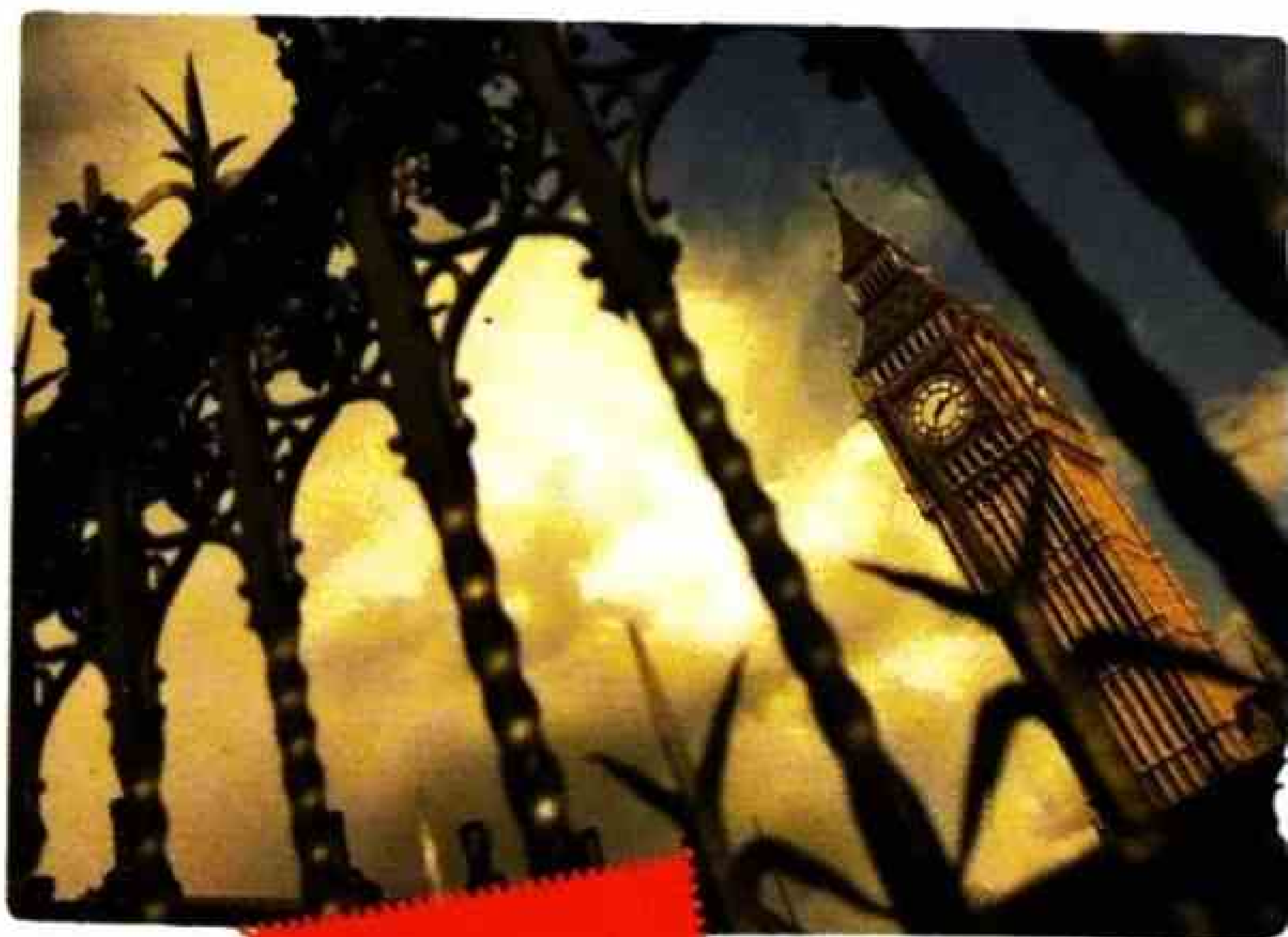


The Baker Street Translation

Michael Robertson
麥可・羅伯森 著
劉麗真 譯

福爾摩斯先生收 III
來自台灣的委託

SHERLOCK HOLMES
221B Baker Street
London NW1
UK



EXPRÈS

一封寫給台灣讀者的信

麥可・羅伯森

事先聲明，這本小說以及接下來的續集裡，都不會出現夏洛克・福爾摩斯。跟許多看柯南・道爾爵士小說長大的人一樣，我一直希望他創作的福爾摩斯系列，不只四部長篇跟五十六個短篇，也始終在尋找能把道爾風格模仿到神似的作品。

但我的小說，卻無意於此。我自己知道，這些年來，好些讀者拿起《福爾摩斯先生收》系列，總以為可以看到福爾摩斯的冒險故事，卻沒想到他們只看到福爾摩斯收到的信。

打從一八九〇年代，就有人開始寄信給夏洛克・福爾摩斯。你可能以為這些人相信福爾摩斯好端端的在哪裡過日子，然後退休了──到現在也就過世了。沒那麼簡單。寫給他的信到現在從沒斷過。我是個小說作家，也是個從孩提時代就崇拜夏洛克・福爾摩斯的粉絲，這個現象勾起了我很多疑問。這些信到底是誰寫的？有天你收到這麼一封信，上面還描述了一樁緊急事件，讓你不能簡單的回覆他：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已然退休，在薩克斯郡養蜂的時候，你又該怎麼辦？

這就是我開始創作《福爾摩斯先生收》的緣起。我剛剛才說過，在這小說裡，讀者看不到福爾摩斯──但我對於他的深厚情感與對柯南・道爾爵士原創的無盡崇敬，卻是無所不在。

這本《來自台灣的委託》，依舊是在說一封寄給福爾摩斯的信，只是這封信來自一個譯者。這個靈感來自我略有所知的某種專業。我曾經在一家國際電腦軟體公司任職，負責把文件翻譯成各國語言。我會先把軟體文件寄到台灣的翻譯中心，或者在那裡翻譯完成，或者由那裡轉包給其他區域的翻譯中心。譯者對於特定句子的意義，有時難以掌握，會送來問題，由我回覆。我那時在美國，往往白天跟我在英國的同事討論，到了傍晚，再掛上電腦，跟台灣翻譯中心聯繫，好玩得很。我只能講英語，所以相當感佩台灣翻譯中心同仁的奉獻與博學──至今，我仍然感激他們能夠了解我的侷限。如果他們湊巧拿起這本小說，我要再次謝謝他們的耐心，也希望他們會喜歡這本《福爾摩斯先生收III──來自台灣的委託》。

cover designed by Bert.design | bert.design@msa.hinet.net

福爾摩斯先生收 III
來自台灣的委託





The Baker Street Translation

Michael Robertson

麥可・羅伯森 著
劉麗真 譯

臉譜小說選28
福爾摩斯先生收III：來自台灣的委託
The Baker Street Translation

作　　者	麥可・羅伯森 Michael Robertson
譯　　者	劉麗眞
封面設計	朱陳毅
總 編 輯	劉麗眞
總 經 理	陳逸瑛
發 行 人	凃玉雲
出　　版	臉譜出版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02-25007696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讀者服務專線：02-25007718；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30～12：00；13：30～17：00 24小時傳眞服務：02-25001990；02-25001991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劃撥帳號：19863813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讀書花園網址：http://www.cite.com.tw 臉譜推理星空網址：http://www.faces.com.tw 臉譜出版噗浪網址：http://www.plurk.com/faces 臉譜出版部落格網址：http://facesfaces.pixnet.net/blog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8778606/傳眞：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é(M) Sdn. Bhd.(458372 U)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傳眞：603-90576622 email：services@cite.com.my
初版一刷	2014年9月30日 ISBN 978-986-235-388-2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定價299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本社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福爾摩斯先生收III：來自台灣的委託/麥可・羅伯森(Michael Robertson)著；劉麗眞譯. -- 初版. -- 台北市：臉譜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4.10
面；　公分. -- (臉譜小說選：28)
譯自：The Baker Street Translation
ISBN 978-986-235-388-2 (平裝)

874.57　　103017502

1

倫敦，一九九八年一月

在他自認生命中最重要的這天早晨醒來，亞瑟．沙德威索的心裡，始終沒法擺脫那個旋律。

一、二，解開你的鞋帶[1]。

這首歌就這麼闖進他的腦海，不請自來，在他套上馬丁大夫鞋的時候。

他把一個塞得太滿的背包，往肩膀上一甩，往大門走去之際，順手從餐桌上抓了一塊已經變硬的黑布丁。

「你都二十四歲了。」他伯伯站在爐邊叫道，「別靠救濟金混日子了，找份正經工作！」

亞瑟懶得回嘴。他知道自此之後無須再搭理這傢伙。

三、四，關好門。他狠狠甩上。

1 這是一首英國童謠，教小朋友從一數到十二。

現在他逃到街上來了。

五、六，她玩什麼把戲[2]？

好啦，這句是他自己編的。這個小組改了不少歌詞。但他們只是把「拾起棍子」改成「扔掉棍子」，可不像他改動得這麼大。

諸多把戲在她手上轉，其中之一由他擔綱，儘管不到最後，她也不讓他盡窺全貌。

等到他恍然大悟的時候，整樁交易的委託已塵埃落定。但，也不盡然。

「我不知道錢是誰給的。」她說，一手抓住皮包，一手扶在門上。「我都是先接到電話，然後就有錢放在門口。我從沒看過他的臉，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就像你也不知道我叫什麼一樣。」

「妳是說妳連姓名也——」

「當然是假的。成熟點，我是這起買賣裡面的甜心、在你的穀片裡面加的糖。早餐準備好了，過來吃吧，小乖。」

然後她就消失了。

但她是對的。只消一會兒，他就不在乎她了。但他暗自賭了一把：如果她知道穀片是什麼——換句話說，她如果知道他幹這票賺到多少錢——在她急匆匆離開前，或許會多考慮一下。

她根本不知道他有多重要。少了他，整起計畫只會以慘敗收場。

設計程式、安裝晶片，算不上什麼。沒人比得上他。當然，也沒人需要像他一樣，

棲身在伯伯的閣樓裡。

真正的問題在於隔離程度——行動要求極度低調，右手做的事情不能讓左手察覺，隱姓埋名、加密通訊——盡是間諜圈的裝腔作勢。在貧民窟裡玩這些實在很痛苦。

他個人可一點也不在乎皇室的那些勞什子。不過他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甚至不明白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不重要了。他的工作已經完成，任務交接完畢。等他拿到錢，就可以振翅高飛。里約的小徑上，陽光燦爛，他便可以曬個渾身通紅。

現在他只要在國王十字站拿到報酬。四十分鐘後，奔赴希斯羅機場，坐上飛往巴西的班機。

也許他應該學習衝浪。在里約不是每個人都會衝浪嗎？他的眼前一度浮現自己的形象，光個上身，皮膚黝黑，站在二十英尺的大浪頭上，大老遠就會注意到他，像是夏威夷天神——還是巴西天神？隨便啦——迎向熱蠟除毛——這是巴西的傳統，他確定——皮膚光滑的岸邊美女，接受她們愛慕的竊笑與艷羨的眼光。

他的腎上腺素大量分泌。

七、八，寶貝快來吧。

---

2 turning tricks，這個片語，在英國，也是賣淫的意思。在童謠中，原句是拾起木棍，pick up sticks。

七、八，不要再拖啦。

他笑了。這首爛歌還在他的腦子裡遊走。好險他已經把密碼送出去了。否則，按照他這樣亂編下去，現在一定是一團混亂。嘿，這首怎麼樣，〈小傑克．豪納在牆角便便〉[3]？他們為什麼不用這一首？

他來到尤斯頓路與上布盧姆茨伯里交會處。紅燈阻斷他前進，他只得停下來，讓車輛先過。

過了街，一個警察從印度雜貨小店踱了出來。如果有必要，亞瑟可以衝出去，在一條街的距離內，把他甩開。但不必窮緊張，這警察根本連正眼都沒瞧他一眼。

號誌變換了。亞瑟後退一步，避開疾駛而來的貨車，這才快步通過。他閃閃躲躲，在行人間穿梭，眼神餘光始終在監視周遭，直到他來到尤斯頓路跟米蘭街交叉口。

他看著面前的十字路口。角落有一家德士可便利商店，他不喜歡店門口的景象。

不是警察。但更糟糕。也許是MI5[4]。

三個人，兩高一矮，三十出頭，頂多三十五，都穿著瑪莎百貨裡的平民灰西裝，公司職員一般週五該有的裝束。

唯一的問題是：今天不是星期五。

他們看到他了。三個人假裝在爭執《每日鏡報》上的體育消息，但亞瑟明白這不過是掩護。有人提醒過他這種人的行事作風。他知道要觀察哪裡。他知道要看他們的鞋子。

雖然從他的位置很難判斷清楚，但他確定他們穿的是膠底的牛津鞋。

不妙，膠底。

亞瑟很快的把眼光調離那三個灰西裝幹員，繼續往前走。他距離潘克拉斯火車站的國王十字站已經不遠了。人潮愈發洶湧。他計畫在那裡採取行動，擺脫這批人。

他的眼角瞄到拿著八卦報的傢伙，偷偷的把報紙放下來，眼光很快的朝他的方向射來。

慘了。他們看穿了他的肢體語言，就像他們的企圖被他識破一樣。再僞裝下去就沒意義了。

亞瑟一個大步躲在拿著雨傘的老先生後面，隨即溜到帶著兩個孩子、推著嬰兒車的婦人身邊。

然後，他拔足狂奔，沒命似的。

距離國王十字站不過兩條街。他辦得到。只要進到車站，立即可以在人群中消失。他們不可能知道他要上哪去，是搭地鐵，還是趕火車，有太多的出入口，根本沒法掌握。國王十字站，他的自由之家。

亞瑟回頭看了一眼。完了，他們也在加速。矮個子的速度比其他兩人要快。犯不著

---

3 也是英國童謠，原文是小傑克．豪納坐在牆角吃耶誕派。

4 軍情五處，即英國安全局，負責打擊恐怖及間諜活動。

這麼拚命吧？他在接近當中。

他已經跑到尤斯頓路跟潘克拉斯交叉口。國王十字站就在眼前。紅燈亮起，早晨趕著上班的車輛殺奔前方——完美。亞瑟知道後面的那批人一定會放慢腳步，以策安全；可他不會。他只需要算好時間，選擇發難地點。

他看著對街的國王十字站入口，聽著火車進站的嘶吼聲，他突然起步，猝不及防，像兔子一樣，往車流衝去——奔向國王十字站、奔向自由。

國王十字，國王十字，你們逮不著我了。

這是他腦海裡的最後一瞬。來自卡車的撞擊，讓他沒空間更沒有時間，採取下一步的行動。

讓人作嘔的聲音，響徹整條街。

灰西裝的矮個子，追在最前面，趕緊跑到十字路口，看著亞瑟．沙德威索跌落在五十碼外，馬丁大夫鞋飛到另外一邊，全身的血噴灑一地。

第二個灰西裝趕到現場。他這才有彎下腰、雙手按住膝蓋、把氣喘過來的奢侈。然後，他說，「等主任知道這件事情，可有苦頭吃了。」

「我們不是一切按照正常程序？」第一個人說。

第三個灰西裝踢踢拖拖的來了，看著眼前的意外。「你不知道規定？」他說，「除非對市民有立即的危險，否則不能在危險的交通路口追逐嫌犯。」

「那我也只好說運送爆裂裝置對市民有立即的危險了，是不是？」第一個人說。

「他可能已經交貨了。現在也沒得問。他是幫凶，還是主謀？」

「主謀哪跑得了這麼快？」第一個人說。

「不管他是哪一號人物，」救護人員把亞瑟的屍體放進擔架的時候，第二個人說，「我們拿他派不上用場了。」

「別人也是。」第一個人說，「我倒覺得鬆了口氣。咱們去喝杯啤酒吧。」

2

兩星期後

《太陽報》位於煙草碼頭的總部頂樓，羅伯特．巴克斯頓勳爵即將要展開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慶典。

他已經檢查過明天各報標題。乏善可陳。沒什麼大事發生，自然也就沒法讓讀者一見到他旗下各報就驚呼連連。他的編輯已經挖空心思，在可能著力的地方，盡量的誇張、暗示。報上預告這個星期的皇室新聞，他覺得可能比平常有戲，不過，那也是因為好一陣子皇室都沒動靜了。除開這些，新聞平淡得可以，至少不是讓他喜歡的頭版標題可以盡情揮灑的一天。

反正今晚他心頭上還有別的事情要考慮。

倫敦傍晚，寒風苦雨已經消停，眺望泰晤士河，也沒有大霧籠罩。河岸燈光明朗閃爍，反倒讓他的失落，感受異常清晰。

根據巴克斯頓家族的傳統，二十啷噹歲的年輕人在嬉鬧之餘，也得砥礪技能——多半是金融方面的知識。三十歲的時候，主要的工作是積累家族財富。到了四十——也就是巴克斯頓即將屆滿的不惑之齡——重心就應該慢慢的從事業轉進家庭，多添人丁。

問題就在這裡。

在樓下聚集的宴會賓客，全都是名人，非富即貴，要不就手握權柄。他們正在河邊小酌閒談，稍後就會被護送上頂樓，奉承巴克斯頓。

偏偏蘿拉．藍欽不在此列。

實在很難置信。幾個月前進展還好端端的。情勢突然逆轉——他向她求婚，而她說不。

嗯……也不是嚴拒。她是說她需要更多時間考慮，但巴克斯頓也不是傻子，猜也猜得出來是怎麼回事。可能吧。

他著實訝異，發現他在重新審視自己的標準：

在他認識的女人裡，誰能以優雅的姿態，一亮相，就奪盡大眾的注意力？蘿拉．藍欽。

在他認識、見過的女性裡，又有誰的身材，在生過三個小孩之後，仍能保持凹凸有致的玲瓏曲線？蘿拉．藍欽。儘管就這點來說，她跟其他候選者相去不遠，畢竟身材維持得好的人比比皆是，不如儀態萬千那樣難得。

在他交往過的女性中，誰給他最棒的性經驗？嗯，《明鏡》（巴克斯頓去年買下的雜誌，業界翹楚）內頁廣告上的德國褲襪模特兒。在任何狀況下，他都不會放棄偶爾娛樂一下。性跟婚姻重疊無妨，何須一時意亂情迷，非此即彼？

他當然還有其他的標準，但是，舉其縈縈大者，外帶其他瑣屑的考量，加起來，最

後還是只有一個答案：蘿拉．藍欽。

因此，「不」可不成，「如果你不介意，我需要時間想一想」，也沒法接受，想太久可不成。

在過去幾個星期裡，蘿拉用不同的理由，到貝格街法律事務所鬼混，甚至拖過晚餐時間。謠言指出（巴克斯頓的安全人員也證實），有人見到她從巴特勒碼頭的另外一邊，開車過橋回來。

看來，蘿拉不聲不響的，又溜回到雷基．希斯身邊。舊情復燃。這完全沒道理，巴克斯頓想到頭疼，也想不出到底是哪裡變了。

當然不是巴克斯頓本人。他的權力激增，聲望大漲，外表隨著年齡增長，反而更加瀟灑。他心知肚明，因爲樓下半數的與會嘉賓，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不約而同的這麼說。他非常確定這一定是事實。

這讓他不由得想——既然他沒變，蘿拉沒變，那麼只可能是他的情敵——雷基．希斯變了。

不是生理外在條件。從幾個方面來看，兩人頗有相似之處——希斯可能比巴克斯頓年輕個兩三歲，差不多高，都超過一百八十公分。希斯瘦一點，巴克斯頓則是以腰圍自豪，足可向全世界誇耀：自己的身材保持得這麼好，沒有半點遺憾。

某件事情還是變了。

表面上，經過很簡單：不到一年前，雷基．希斯還不過是一個自以爲是的倫敦律

師，面對他高攀不上的女方，含糊其詞，總是不肯給個交代。蘿拉受不了他這樣的拖拖拉拉，都想要甩掉他了，巴克斯頓勳爵這才挺身而出。回想起來，他還是很滿意自己使盡渾身解數，開拓出這樣的局面。

只是意料之外的情勢發生了——希斯（在巴克斯頓眼裡，他始終是東區出身的小癟三）竟然在多塞特大樓有了自己的事務所。這棟大樓在貝格街，橫跨了整個兩百號的街區。大樓中大半的空間隸屬於一家銀行業者，多塞特國家銀行。跟法律事務所傳統分布的律師學院區相比，在地理上，天涯海角，而就社會地位而言，相去更是要以光年計算。法律事務所開在那裡，簡直是二百五；巴克斯頓怎麼想也想不到有人會這麼笨。只要雷基．希斯門前寥落，「錢」景黯淡——至少剛開業時是如此——蘿拉終究會棄他而去。

但是沒有。雷基的生意要死不活，但是，蘿拉卻不離不棄。至少也是藕斷絲連。

然後，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上門了。法律事務所在貝格街多塞特大樓落腳沒幾個星期，雷基．希斯被迫接手處理原本由多塞特國家銀行職員回覆的福爾摩斯迷來信。其中一封引起軒然大波，希斯跟他的弟弟飛到美國，還把蘿拉也扯進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再怎麼保守來說，這事兒也讓蘿拉顏面掃地，羞於啓齒。

至少巴克斯頓是這麼以爲。他放手讓旗下的八卦小報全力渲染，一度達成了他想要的效果，嚴重衝擊雷基的事業。

但蘿拉卻沒受影響。

他誤判形勢，巴克斯頓這才驚覺。且不論雷基的態度如何，至少蘿拉不以為恥，反而覺得這是好事一樁，幾乎認為——儘管實在說不出來為什麼——這些信代表了某種機會。

到底是什麼機會？巴克斯頓只覺得莫名其妙——但他確定蘿拉之所以跟雷基重修舊好，跟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這批信，脫離不了關係，彷彿給了雷基某種他先前難以獲致的派頭。

巴克斯頓通前徹後的仔細考慮一遍。找不到別的理由，就只有這批信。非處理不可。

巴克斯頓看著窗外泰晤士河的倒影，感覺好一點了。他已經決定如何著手。他知道自己手上有什麼資源。

不過那是明天的事情。今晚——在確認作戰計畫之後——他大可好好享受派對。

巴克斯頓命令他的幕僚長，敞開大門，放他的生日宴會嘉賓入場——第一個進來的人，當然是《明鏡》廣告內頁上的金髮美女。

3

哈洛德百貨四樓，學齡前兒童玩具區，艾茉莉．愛樂蕭用盡了她在職前訓練學來的各種技巧——還是沒法應付眼前的難題。她不明白顧客的抱怨，只覺得對方實在很難伺候。

「對於這樣的錯誤，我只能道歉，艾斯匹先生。」一個中等大小的盒子，放在他們兩個中間的櫃台上，右邊還有另外一個，已經打開來了，她的肉眼根本沒法分辨兩者的不同。「您介不介意——再跟我解釋一遍您的問題？」

顧客五十來歲，一頭褐色的亂髮，就英國人的標準來看，臉色都嫌蒼白，滿是老繭的手，只要動作大一點，就會傳來淡淡的香草氣味——現在就是這樣，他正從打開的盒子裡，把玩具取了出來。

「我昨天下午買了這個玩具。」他的語氣裡，聽得出來強行壓住的不耐煩。「給我的姪女，這妳知道。」

「是的，我明白。」艾茉莉擠出一個鼓勵的善意笑容。

「但我回家拆開來看，這才發現版本不對。玩具本身倒是沒錯，但是說明書卻不是最新的版本。我一定要最新版的才成。我的意思是：我的姪女一定要最新的版本。

我……我不想給她玩過時的玩意兒，妳明白吧？」

「當然，我完全明白。」艾茉莉說，儘管她不怎麼明白。「我希望另外一個能讓您滿意。庫存就剩這麼一個了。我們當初只進了兩個。」

男人點點頭，一副早知道的模樣。他急急忙忙的打開另外一個玩具盒子，伸手進去，取出玩具附贈、摺好的說明書。他攤開來，研究薄薄的紙片上，那堆密密麻麻的小字。

趁著這個空檔，艾茉莉的眼神飄向兩人中間那個打開的玩具盒。

那是一隻塑膠鴨。從盒子上的名稱看來，艾茉莉發現它其實是隻鵝才對，但無論就外觀跟尺寸判斷，怎麼看都是隻鴨子。通體白色，黃色的喙，孩子一看就想按。

艾茉莉決定試試。她很小心的按了黃色的喙。

「一、二，繫好我的鞋帶。」小鴨鴨輕輕的說，聲音單板，帶著英國腔。

那人抬起頭來，瞪了她一眼。艾茉莉慌不迭的把手從小鴨鴨身上抽回來。

「抱歉。」她說，「只是想確定它沒壞。看起來是好的。」

「我不是說過嗎？玩具本身沒問題，犯不著試。版本還是不對，兩個都是錯的。」

「實在很抱歉。」艾茉莉說，伸手接過說明書。「要不要我幫著檢查看看？」

「不用。」艾斯匹先生說。他很快的把鴨鴨跟說明書放回盒子裡。「妳確定這兩個是你們新收到的嗎？」

「是的。」艾茉莉說，「倉庫裡沒了。進貨之後，我們就只賣給您一個。很抱歉，

這個玩具不合您的意。我們很樂意全額退款。請問這是用信用卡購買的嗎？」

「不，我用的是現金。」那個人懶得客氣，一把抓起他帶來的玩具盒。「退款就不必了。我留著它好了，非常謝謝妳。」

他一轉身，腋下夾著玩具盒，大步走向電梯。

艾茉莉正準備把第二個盒子重新封好。

一時興起，她又按了一下鴨喙。

「蛋頭先生，摔了一大跤。」鴨子說。

挺好的嘛，艾茉莉想。她闔上蓋子，用膠帶封好。

4

「你們有沒有那種很容易客製化的現成品？」

雷基．希斯，御用大律師，洽詢哈頓園區[5]的珠寶商，卻覺得自己根本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

他到得很早——事實上，是店門一開他就來了——好避開人潮，把他琢磨一晚上的細節問清楚。

「這個嘛，黃金，是可以鎔鑄的，當然。」那位女士說，「不過，靠你家裡的廚具可不成。如果你眞的想讓你那口子稱心如意，就應該邀請她一起來，請她自己挑啊。」

「一般都要這樣嗎？」雷基說。他瞪著玻璃櫃裡讓人眼花撩亂的各種戒指——太多了——多到他一點線索都沒有。

「我想這樣的現成品大概不成。」他說，退開一點，好像眼前的櫃子是燙手山芋似的。「也許我應該去找專門訂製的廠商——」

「胡說。」女士很快的接腔，「只要是你想得到的戒指，我們這裡樣樣不缺。來，這是我們的目錄。」她的身子往前傾，隔著玻璃櫃，仔細打量著雷基。

「啊。」她過了一會兒才說。「你還沒向女方求婚喔，是不是？」

「這個嘛……」

「不要爲了這種疑慮，就不敢嘗試了。我們的戒指一週之內都可以退的，就是擔心會發生這種情況。」

「妳是說，萬一她拒絕的話……」

「當然。經常發生的。全額退費。」

「好吧。謝謝妳提醒我有可能發生這種負面結果。天啊，現在已經這麼晚了？我想我要出庭了，非常謝謝妳。」

雷基逃離珠寶店，儘管他根本沒有什麼庭好出，招來一部計程車，回到貝格街。

時值一月，並不是旅遊旺季——即便是如此，雷基抵達的時候，還是有一群群揹著相機的旅客，在附近盤桓。這一團看起來像是法國人，夏洛克·福爾摩斯朝聖團的造訪密度，僅次於日本人——在貝格街兩百號街區，一個勁兒的打轉，狐疑的臉龐上，帶著些許惱怒，搜索二二一號B座。

離開計程車的雷基，極力避免與他們眼神接觸。沒用。一個看來明顯就是領隊的傢伙，早就埋伏在他跟多塞特大樓的厚玻璃門之間。

「這裡是二二一號B座嗎？」這個旅遊極端主義者問道。

---

5 Hatton Garden，倫敦著名的鑽戒珠寶街。

議。

「不是。」

「我們正在找──」

「我知道。前面那條街有個小博物館，路標就在你眼前。」

趁著他轉頭之際，雷基很快的繞過他，直奔多塞特大樓，省去更進一步的旅遊建議。

他負責處理推理迷來信，就夠了。夏洛克．福爾摩斯博物館很歡迎旅客，特別是會掏錢買紀念品的那種，雷基覺得這樣也不錯。

進到大廳，雷基搭電梯來到貝格街法律事務所。這裡，也被稱爲希斯事務所。雷基．希斯一度兵荒馬亂，但如今，謝謝您，這法律事務所還算經營得下去。

露易絲──五十來歲、圓圓滾滾的婦人，感覺起來就是發粉廣告的現實化身──在秘書工作區，迎接雷基的到來。

「這一次是打哪兒來的遊客？」她的口氣好像還滿開心的。

「法國。」

「我挺訝異的，幹嘛這麼麻煩？他們不是有自己的偵探偶像？」

「我希望世界各國的遊客，都崇拜法國的偵探偶像──這樣我在早晨比較容易進辦公室。」

露易絲笑了。

「信也就會寄到別的地方去了。」雷基補了一句。

「你不是說眞的吧？」露易絲說。

「妳以爲我在開玩笑？」

露易絲停下手上的工作，抬頭望著他。

「爲什麼？如果沒有這些信，我們的事務所會怎麼樣？」

「會乘風揚帆，不受干擾，一路前進。」雷基說。

「眞的嗎？那麼你還會有『古典計程車案』，會有現在這麼大的曝光度？」

雷基想了想。「不。」他過了一會兒才說，「《太陽報》上面的那些報導，會是什麼好的宣傳？」

「但是現在你的客戶變多了。」

雷基點點頭。

「而且，要不是有這批信，我想你也不會雇用我吧。」

「這點倒是切中要害。」雷基說，「要不是這批信，我的前秘書也不會謀殺我的前辦事員，自然也沒有必要雇用妳了。但是，露易絲，我不是雇用妳當我的徒弟，所以法庭上交叉辯論的那套，就省了吧。」

「那當然。」露易絲說，「我總覺得你應該重視這批信。我，算一個，但據我所知，我不是唯一一個覺得這批來信很有意思的人。」

「您的建議，我聽到了。」雷基說。他開門，進到裡面的辦公室。前腳還沒踏進去，露易絲又說了，「我把新的那批放在你的桌上。」

成了。

雷基頓了會兒，嘆口氣。他不只一次跟她說，只要定期把它們轉到洛杉磯給奈吉就

「我會把它們放在郵件籃裡。」雷基說，「明天一早就寄給奈吉吧。」

「好的。」露易絲說，一屁股又坐回椅子上。「當然好。」

雷基收束怒氣。在其他方面，露易絲的工作表現是非常好的，而且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傷腦筋。

「喔，對了。」露易絲說。她又回復平常的焦躁急促。「星期二整天沒有任何約會，這星期你只要完成兩份辯護狀。相關資料都整理過了，用紅繩子繫好，放在架子上。很簡單的訴狀，都是程序性的問題，一兩頁就夠了。你大可以你難以比擬的個人風格，慢條斯理的處理，在下週前寄出即可，反正也無須什麼事前準備。」

「妳眞貼心，露易絲。」

「謝謝您。」她說。

雷基的辦公室是他的庇護所。他用這樣的心態打造他的工作空間：一張巨大的桃心木桌，牆壁架上是排得整整齊齊的書籍，一張高高的旋轉皮椅，放在桌子後面，專門爲雷基購置的。桌前，搭配兩張同樣昂貴、氣勢卻略遜一籌的椅子，一張給初級律師坐，另外一張是幫客戶預備的。

但在這個早晨，在硬木、皮件與金屬隱泛的光芒中，露易絲卻把剛收到的福爾摩斯迷來信，啪的一聲，扔在他的桌子上。可惡啊，這些勞什子越積越多了。

這讓雷基很不安。

每週湧進的來信，大部分來自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崇拜者。他們很清楚福爾摩斯是虛構的人物。他們只是想要誇耀他們對於道爾的作品，如數家珍，就像是「星艦」迷的聚會，每個人都要刻意裝扮一樣。

但是總有幾個——怎麼說呢——不一樣。

有的來信者——最典型的是非常小的小朋友跟非常老的老先生——相信夏洛克．福爾摩斯是活生生的人。

理論上——租約中也要求——雷基必須親自拆開後回覆——內容有制式規定——首先要感謝他們對於夏洛克．福爾摩斯的關切，但他已經退休，在薩克斯郡養蜜蜂，無法回覆他們個人的垂詢。

但實際上，雷基總是要露易絲，把這些玩意兒紮好，扔到一邊去給奈吉，雷基的弟弟。雷基完全不想看到這批信堆在他的桌上。露易絲應該把它們放到走廊另外一邊的郵件籃裡，用快捷郵遞，送到洛杉磯給奈吉。

奈吉倒是不在乎回信的麻煩。但在雷基眼裡，這批信，說輕點是困擾，說難聽點，簡直就是危險的負債。

現在，它們卻在雷基的桌上瞪著他。

他坐下，遲疑了會兒，然後就跟有人會推推自己的牙齒，確定它沒有鬆動一樣，拿起了最上面的一封。

第一封來自愛荷華州的一個十歲小女孩，請福爾摩斯先生告訴她，坐她隔壁的小男生究竟喜不喜歡她？還是她應該勇敢表白？

住在這個地址的人沒法告訴妳，雷基想。請試試親愛的艾比[6]。

第一封還不壞，雷基輕鬆了點，拆開第二封。德州百歲人瑞想要草擬遺囑。

請洽美國律師，雷基想，那兒多的是。

第三封來自台灣。寫信的人首先感謝先前的協助。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的私人秘書的回覆，極有助益，這次寄來附件，懇請再次伸出援手。

這就煩人了。「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的私人秘書」？先前的回覆顯然是出自奈吉的手筆。如果奈吉真的幫了人家什麼忙，等於是背離規定，沒按照制式內容回覆。

來信者還很細心的附上第一次回信的影本。雷基拿起來，看了一眼：

劉先生：

謝謝您來信詢問有關兒歌旋律之謎。抱歉的是：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此刻不便回覆，他對兒歌也並無特殊研究——但我嘗試回答您的問題，希望能幫上小忙。

首先，並沒有dub-dub一說，這並不是正式的英文用字。一般來說，在前面加上rub，會構成一個俗語[7]，意思約略為「徹底洗淨」，但這樣的解釋並不十分精確，只是一種英國人約定俗成的表達方式，配合這種押韻的組合。

有些英國的用語，在理解上，可能需要留意，包括「Bugger off,[8]兄弟！」、

「Bob's your uncle.[9]」都不能光看字面。

您可能會覺得比較安心的是：這首兒歌在英語世界，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在最原始的那一版裡，這首兒歌唱的是「三個姑娘在浴缸」，在她們盡情的洗洗刷刷之後，要去趕集。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覺得這首歌太露骨了，所以，有不同的改編，製造不同的樂趣。也許這是您手上的版本會出現「toffs[10]」的緣故。

這首歌畢竟是童謠，我確定您的翻譯，不管採取哪種解釋，都無傷大雅。

誠摯的

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的私人秘書

雷基看著結尾的簽名，又忍不住一聲長嘆。是啊，奈吉的筆跡。雷基的弟弟就是沒法自甘寂寞。

好心沒好報。這傢伙又來信，寫了更多的童謠，客客氣氣的請他再給予適當解釋。

---

6 Dear Abby，二十世紀初期，在美國最受歡迎的個人諮詢專欄。

7 rub-a-dub-dub。

8 俚語，叫人滾的意思。

9 就這麼簡單。

10 紈褲子弟。

有一種東西叫「字典」好嗎？雷基想。自己去查吧。請不要再把夏洛克．福爾摩斯當做是公眾詢問處了。

雷基受夠了。他的心裡暗自決定，等會兒出門吃午飯之前，把這些信從桌上拿起來，扔到走廊的郵件籃裡。現在，他要先把整疊信推到桌子最靠門的角落裡。

他現在有重大計畫要研擬。門明明關上了，露易絲還是敲個不停，他打電話給她，請她離開，至少給他五分鐘時間。

現在是開展下一步行動的時候了。再過幾天，蘿拉就要返回倫敦。雷基下定決心，這次不再搞砸。

他拿起電話，短暫考慮這是不是最完美的表達方式。也許在泰晤士河上，來個月光晚宴會更羅曼蒂克一點。

但是，不。一定要讓她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象，要讓她愛到不行。這點斷無疑問。

「我想要找外燴部門的負責人。」雷基說。

「先生，我們不對一般大眾開放外燴服務。」電話那端的女生說，「要不要我幫您在餐廳裡訂位？」

「不，我想要有一個小型的外燴服務。」雷基說，「兩個人，下週。」

「先生，我們的外燴服務僅限皇室，況且我們下週非常的忙。」

「是啦。但根據權威消息：一兩年前，你們承接一個外燴服務，曾經特製一款覆盆子巧克力塔，我認識的一位女士，就是偏愛這道甜點——」

「先生，我們是特供女王陛下的外燴承製商。」

「但表示你們就不接旁的生意了嘛，不是嗎？我就認識一些律師，跟女王陛下的服飾供應商，買過襪子。這種供應商，一半的利潤都來自普通老百姓吧？差不多一樣的東西，你們剛好藉機漫天喊價，我說得沒錯吧？」

「也是。」

「那麼漫天的價碼到底是多少？」

一陣短暫的沉默，然後——

「幾位？」

「兩位。」

「要幾道主菜？」

「全部都要。甜點不能找差不多的，一定要覆盆子巧克力塔。」

電話的另外一端又沉默了，隱約傳來噼哩啪啦的計算機按鍵聲。

她跟雷基報了個價。

雷基倒吸一口冷氣。

過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

「好吧。」他說，「就這麼辦。」

雷基掛上電話，吐了口大氣。

想來是值得的。

露易絲又來敲門，這次，雷基放她進來了。

「什麼事？」雷基問道。

「有個初級律師來找你。事前沒約好，但他說案子很緊急，反正你的行事曆很空，我想──」

「好啊。」雷基說，「請他進來吧。」

露易絲出去了一會兒，然後帶著一個年約四十五的男性回來。此人相貌一般，沒什麼特徵，穿著初級律師深褐色的標準樣式西服，中等價位。

「謝謝您撥冗相見，希斯先生。」初級律師說，「很抱歉沒事前跟您約好，但有人跟我說，您是最適合辦這個案子的人，所以，我立馬來找您。」

「案情怎樣？」

「民事糾紛。我的客戶希望終止合約，取回他持有的物品，或者獲得實質的損失賠償。不過，對方拒絕了他所有的和解提議，目前，庭審日期已經排定。由於爭議物件價值超過一萬英鎊，所以，他希望能聘請御用律師幫他出庭申辯。」

「終止合約素來很棘手。」

「是的，但這是事實錯誤[11]。我的客戶宣稱他賣的是某樣物件，但對方卻辯稱他購買的是另外一個物件。」

「引起爭議的物件到底是什麼？」

「我客戶以十英鎊的價格，賣了一尊石膏胸像──不是原件，請您注意，而是簡單

的複製品。過了一會兒，他看到買家當街把胸像砸個粉碎，從裡面取出一顆價值不斐的罕見黑珍珠。」

「這個嘛……」雷基說，「這會很難——」他突然住嘴，嚴峻的看著初級律師。

「你說，黑珍珠？」

「是的。」

「石膏胸像？」

「是的。」

雷基嘆了口氣。出名有好處，但難免也會有負面效應。「這次又是誰的惡作劇？」他說，瞪著面無表情的初級律師，或許這個人臉上本來就沒什麼表情。大概又是福爾摩斯同好會，最近他們老是上門來找碴——純粹嫉妒，雷基這麼認爲——不過，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他在處理夏洛克·福爾摩斯迷的來信，說不定連同行也忍不住捉弄他一下。

「怎麼了嗎？我不知道您在說什麼——」

「拜託。」雷基說，「就連我都知道《六尊拿破崙塑像奇案》。」雷基一邊說，一邊按下秘書按鍵。「露易絲，我們十點的客戶來了沒？」

「沒有，先生。我們整天都沒有客戶。」

---

11 mistake of fact，在法律上，「事實錯誤」如果涉及詐欺或合約實質內容，而非細節，可做為修改或撤銷合約的依據。

實在是，雷基想。他真的應該叫露易絲再複習一下辦公室密語。

「反正請妳進來，送這位先生離開我的辦公室好嗎？」

雷基轉向這個不懷好意的初級律師，他還是一副撲克臉。「再見了，先生。請知會你的朋友，雖然我不知道他是隸屬於哪個福爾摩斯同好會，但不要再浪費我的時間。」

「我真不知道您在說什麼。」初級律師說，隨即站了起來，「再見。」

離開辦公室之際，那人終於露出馬腳，嘴角揚起一絲訕笑，雷基剛巧瞥見。就這麼放過他，實在是太不甘心了。

「我還知道拿破崙指的不是拿破崙派！」露易絲陪那個人走向電梯之際，雷基在後面嗆聲。

真不能這樣下去了。搭載福爾摩斯同好會初級律師的電梯門一關，雷基拿起桌角的信件，胡亂的往走廊末端的郵件籃裡一扔。回到辦公室，下定決心，要跟租賃委員會好好的把來龍去脈談個清楚。

對啦，租約白紙黑字，要求雷基必須負全責。

但是，合約就是寫來撕毀的嘛，要不然律師哪有生意？法律的本質就是如此。這是雷基的看家本領：能言善辯，總是可以找到最細微的差別、最含糊的前例，擴大解釋，找出漏洞。但論起這種本事，無人能及他的弟弟，奈吉。

就在雷基盤算這件事情的時候，電話鈴聲響起。

又是露易絲。她說，租賃委員會的瑞佛提先生，想跟他談一下。

「來得正好！」雷基說，「跟他說，我馬上去找他。」

去搭電梯的路上，雷基還特別在露易絲的桌前停下腳步。

「對了，露易絲——」

「是。」

「給妳以後做參考——剛剛進我辦公室的那種人，知道吧？並不算是什麼緊急事件。」

「抱歉啦，先生。他說，他手上的法律案件不能等，甚至，還告訴我案件屬於怎樣的性質。」

「對啦，」雷基說，「我明白。這人偷襲妳，並不是妳的錯，尤其一肚子壞水藏得這麼好的時候。但是，未來——不管是哪個初級律師，事前沒有預約，就這麼闖進來——我希望妳能給他一個小小的測驗。」

露易絲一臉狐疑的看著雷基。「你是說給他個筆試什麼的？」

「不必。」雷基說，「妳就這麼問：你是不是整套經典都倒背如流？」

「經典？」

「對。然後看著他們的眼睛。如果在妳講『經典』的時候，他的眼光閃爍，或者瞳孔放大——這就是警示標誌，表示他們來自某個福爾摩斯同好會。不是那種奇裝異服的星艦大學小角色，也不是把絕地武士當做神祇崇拜的怪咖，而是貨眞價實、穿著昔得蘭染色毛料、已然成年、擁有自己的工作與生活的福爾摩斯迷，打骨子裡就有怪癖的成年

人。不要讓他們進來。不要讓那種自稱讀遍所有經典的人，挨近我的辦公室。我是說，除了奈吉以外，如果哪天他回來的話。」

「好的。」露易絲說，儘管她還是很疑惑，「我會試著記住的。」

「謝謝妳。」雷基說。

他搭乘電梯來到多塞特大樓的頂層，穿過硬木地板，來到瑞佛提的辦公室。地板打磨得精光閃亮，但是一件家具都沒有——就跟幾個月前，雷基第一次上來跟瑞佛提談事情一樣。雷基有點意外：原本他以為過了這些日子，他們已經想到什麼方法，讓這塊空間派上用場。

但是沒有，這裡還是只有瑞佛提小小的辦公室，孤孤單單的塞在角落裡，但給人的印象，不是尊貴，反倒有幾分尷尬。

辦公室門敞開。瑞佛提，是個小個頭，身上的西裝整潔無瑕，帶副金屬邊眼鏡，坐在桌子後面，等待——幾乎是有些焦躁的，雷基感覺起來——雷基的到來。

「請坐。」雷基前腳才踏進門來，瑞佛提馬上說。「請把門關上，謝謝。」

這層樓半個外人沒有，但雷基還是按照他的要求，把門關上。

「我是從技術上考慮這件事情的。」瑞佛提說，「在法律層面，這事兒我是不能跟你提的，但我管不了那麼多了。」

在雷基眼裡，瑞佛提有點拿破崙情結——但是他今天的舉止不太正常。看起來，他是發自內心的關切——卻沒什麼自信——對於接下來要開口的事情，顯然很為難。

雷基坐了下來。瑞佛提深吸一口氣，壓低聲音。「有人想要買下多塞特大樓。」

雷基凝神思考他這話的用意，沒吭聲。

「我猜你可能會想知道。」瑞佛提說，「儘管你的法律事務所最近經營得有聲有色，但是租約卻是岌岌可危。條款規定，多塞特銀行以及直接隸屬單位，無須遷離。但是跟銀行無關的承租戶，就沒有這層保障。這種房客只有兩個，其中之一，就是你。」

「我有租約！」雷基說。

瑞佛提陰沉的點點頭，然後，微微聳肩。「這你還不明白嗎？簽約就是爲了毀約啊。」

「多塞特接受了對方他媽的要求了嗎？」

「沒。」瑞佛提說，「他們拒絕了——至少目前如此。我不相信多塞特全國建築互助會，會冒著花錢再把自己的產業租回來，或者遷移總部的風險。你的業務推展得那麼好，我想，你應該也不願意搬家吧？」

「不。」雷基說，「我不願意。多塞特拒絕對方，眞是明智。」

「是啊，目前是還好。」瑞佛提說，「但是，問題沒這麼簡單。」他頓了一會兒，四處張望，好像有人會潛進辦公室似的。

「怎麼了？」

瑞佛提壓低聲音說，「對方說，如果他們買不下多塞特大樓，不惜考慮惡意收購多塞特全國建築互助會！」

「他想把整間公司買下來？」雷基可不想壓低聲音。

「很明顯啊。至少也要收購多數股份。」

「誰會做這種事？買家到底是誰？」

「我不知道。我沒有這種訊息管道。」

「這棟大樓爲什麼重要到這種地步，讓對方竟然會想把整間公司都買下來？」

瑞佛提坐回椅子上，有氣沒力的搖搖頭。然後，他說，「那批信件都有處理吧？每封信是不是都回了？」

「是。」雷基說，有點不耐煩。他並不想提及他剛扔進郵件籃的一大包信。那是寄給奈吉的，但嚴格說起來，租約規定他必須要親自回。

「那就好。」瑞佛提說。他看起來有點心不在焉。「盡可能的好好處理。」他的口氣裡頗有歉意，隨後還補了一句。「趁著現在還收得到。」

5

在南海島上，蘿拉光腳坐在地上，讓暖烘烘的太陽舒暢的落在她赤裸的肩頭、腳指頭上，腦袋盡可能放空。她，其實，已經決定了心上人，但還沒想要告知雀屏中選的他，儘管那個他是最應該知道的人。

唯一的問題是——內涵。婚姻本身沒問題，問題是結婚要幹什麼？她總不能等上一輩子再決定吧？

孩子？要不要？

蘿拉不自主的看了看光溜溜的腳指頭，然後，又調開眼神。

雷基喜歡她的腳指頭。他也說過很多次。

奈吉沒怎麼好好看過它們。在蘿拉遇見雷基、在奈吉遇見瑪拉之前，有一次奈吉幾乎就要仔細端詳了。但還是差了臨門一腳。

巴克斯頓好像瞄過一眼，但顯然沒留下印象，更沒掛在心上。

擁有這種腳指頭的女性，萬中無一。千分之一吧。蘿拉以前聽人說過，紅頭髮的女性比例，千分之一。也許這是老媽媽理論。這種老媽媽理論總是愛說：紅頭髮的人啦，指頭有蹼連著的人啦，是一種暗示：要不就是聰明、要不就是性感（雷基也這麼說）。

不過在三百年前，這些特徵出現在女性身上，可能就是女巫的徵兆。

還有什麼基因上的怪遺傳，她不想讓別人發現的？

雷基有沒有什麼基因上的缺陷要遮掩？她確定她找到了幾樣。暫且按下基因缺陷不表，社會跟行爲上的怪癖呢？講到這個，雷基就是問題一籮筐了。單說他用一把指甲刀，就想搞定腳指甲刀、螺絲起子跟手術解剖刀設計來執行的各種功能，就挺怪異的了。這種傾向會遺傳嗎？天啊，她希望不會。

或許根本不該在意他或她在基因或行爲上的怪癖，這個世界本身就已經夠古怪了，不是嗎？

生命就是這麼隨機，總是不公平，周遭的許多事物，也根本不受控制。

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但，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也就在兩年前吧，面對雷基冷淡曖昧的態度，她可能會譴責自己的舉棋不定。但隨它去吧，她不就已經這麼做了嗎？

情勢變了。這個人很可惡耶。她知道他已經把最後的決定權放在她手上了。

6

攝政公園，天剛破曉，一輛計程車停在克萊倫斯門邊的外環路上，約略在租船站外賣美食廣場南邊一點。車一挨近，兩隻鵝，搖搖擺擺、默默的走了兩三步，乘客一推開車門，牠們便「噗」的一聲飛走了。

羅伯特．巴克斯頓走了出來。他的身材壯碩，無論是氣質或是外貌，都是那般出衆，白色風衣在計程車顏色的對照下，顯得格外醒目。

他也意識到了，揮揮手，請司機趕緊開走。

他搭計程車，而不是他那輛氣派的加長型座車，還是爲了掩人耳目。形跡太過鬼祟當然也不必，偶爾被清晨的慢跑者撞上，自然無須驚慌。不過，也沒什麼理由要招搖過市，只要能在趕著上班的通勤族開始活動之前抵達——或者至少離開計程車，進入眞正的目的地也就成了。

巴克斯頓隨後往南走。昂首闊步的他，在公園路與貝格街交叉口停下一會兒。紅燈阻擋不了他，但是一輛急馳而過的卡車攔住去路，他只得站一兩秒，很不耐煩的，等它開走。

然後他走過十字路口，目的地並不遠。距離公園路南邊一兩百碼，大約就在貝格街

區中段的地方。

他走進多塞特大樓玻璃跟大理石組成的大廳，明顯領先白領通勤族，僅有一個身材單薄、滿頭灰髮的警衛，坐在大廳中央的服務台後面。

這老傢伙對著手上攤開的八卦小報頻頻點頭，看來是睡著了，但是，巴克斯頓踩在大理石地板的腳步聲，卻驚醒了他。在巴克斯頓經過服務台的旁邊時，他的眼神從手上的八卦小報──《太陽報》，巴克斯頓很滿意的發現──抬起來。

巴克斯頓決定講幾句話。

「希斯法律事務所？」巴克斯頓說。儘管面對著警衛服務台，一眼卻瞄向電梯。

「您是指貝格街法律事務所？」警衛說。

「是啊。」巴克斯頓說。

「再上一層樓。」警衛說，「可是現在還沒開門。」

「沒關係，」巴克斯頓說，「我上去留張紙條就好。」

警衛點點頭，沒敢再追問下去。很少人膽敢挑戰他。

多塞特全國建築互助會並不知道他們在跟誰打交道，難怪他們以爲他會容忍遭拒，就此走開。

巴克斯頓走進電梯，上了一層樓，果敢的走進開工前、黑漆漆的法律事務所。

他才踏出電梯，就聽到樓面某處傳來聲響。他停下腳步，等了一下──暖氣系統發出細微的噪音，開始運轉。毫無疑問，這就是聲響的來源。

但何需冒險？他可是羅伯特．巴克斯頓勳爵，除非他自願，否則何必這般畏首畏尾？他宣告他的大駕光臨。

「哈囉。」他叫道，「請問這裡是希斯法律事務所嗎？」

沒人接腔，也沒有任何異狀，就只有暖氣低低的嗡嗡聲。

很好。

他花點時間打量周遭環境，以前可沒來過這地方。

布局很簡單——巴克斯頓從電梯一出來，就是一個中央走廊，在左右兩邊的盡頭，還各有一道走廊。

燈全關著，一片黑暗，即便是如此，巴克斯頓還是可以輕易發現，室內根本沒有什麼裝潢——雷基的樓層——寒酸得很。也就是最簡單的隔間、陳設，勉強支撐辦公室。跟羅伯特．巴克斯頓勳爵一比，雷基．希斯，御用大律師，還真是窮鬼，連排場都擺不出來。

巴克斯頓忍不住冷笑。他真瞧不起雷基．希斯。

他大步走在中央走道上，來到盡頭的秘書桌。

在他的左手邊，走道交叉，通向兩間辦公室。

一間比較小，開了個窗子對著秘書桌。助理辦公室吧，也許，沿著牆壁過去，安排了一個小隔間，有幾個公文架，放些法律文件。再過去，公文架後面，有個邊間辦公室，估計就是雷基．希斯工作的地方。

大門緊閉，巴克斯頓還是試了一下。鎖上了，當然。不打緊。看雷基處理信件時，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巴克斯頓相信他也不會把來信放在辦公室裡面。

巴克斯頓再試試助理辦公室。沒鎖，門一推就開。但這間辦公室幾乎是空的——一部打字機、一個木頭檔案架、一個空的金屬來信匣，外帶一個藏在暗處、巴克斯頓沒法分辨的名牌，沒什麼重要的東西。

巴克斯頓踱了出去，注意力轉向秘書桌。

秘書桌本身也沒什麼，但是背後的角落裡，卻有幾個架子。他繞過桌子想要好好審視一番。

黑暗中，動作急了一點，他差點被絆倒——一個小小的金屬郵件籃，高度及腰，緊緊挨在辦公桌旁邊，避免影響清潔人員通行。

這個踉蹌發出一些聲響——不算很大，但是在這麼安靜的辦公室裡，也夠驚人的了——巴克斯頓趕緊扶住桌子，穩定身體。

「眞是的。」他低聲咒罵了一句。

他花了點時間打量四周——辦公室裡不曾因此亮起任何燈光。四下一片死寂。沒人聽到他製造的聲響，但他好像把什麼東西撞到地上去了。

他當然不想打掃，不過，最好不要讓人發覺有人翻過秘書桌上的文件。

他蹲了下來，收拾被他打翻在地的東西。他看到一個大信封，裡面撒出了五六封信。

他把它們撿起來，放回到郵件籃上——動作卻硬生生的停下來。一個地址吸引住他的目光。

他以前怎麼沒注意到？

他舉起一封，湊到靠近貝格街的窗戶邊，用餘光檢視一下。他終於分辨出來了。

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收 貝格街二二一號B座

我知道了！對啊，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

他再次彎腰，確定他把所有的信都撿起來了，包括散落在桌子後面的兩封。

他直起身體，看了看手錶——距離最勤奮的上班族抵達，還有很從容的時間。他把信放在他面前的秘書桌上，打開一盞小燈，一封封的仔細檢查。

他已經準備要買下多塞特大樓——有必要的話，收購擁有大樓的銀行多數股權也在所不惜——目標就是取得這批讓蘿拉覺得雷基更有魅力的信件。不過，他也不想買些莫名其妙的產業——他要知道錢花到哪裡去了。

他翻了翻信，一封接著一封，很快的看過一遍，想要知道信裡到底藏有何等玄機。但遍尋不獲，乏善可陳。唯一讓他覺得驚訝的是：這世上怎麼有這麼多無聊的輸家？

他找到一封讓他停頓一會兒的信件。

他再讀了一遍，把它放在燈光下，讓他可以重新的、更小心的再讀第三遍。

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親愛的福爾摩斯先生——

您收到這封信，是因為我自知即將告別人世。切勿悲傷。我會去一個更好的地方，至少，也不會比現在差。寫這封信、留下這份文件的是一個高齡一百零二歲的老人，我沒法抱怨萬事萬物的消逝，因為我早年的經歷，見證了最美好的時光。

這就是我來信的目的：我沒有繼承者。我活得比他們都還久。（包括了我的小獵犬，保羅，牠走了以後，我再也不想養任何寵物。）我沒有信得過的慈善單位，也沒有什麼尚待實現的政治、社會夢想。所以，只剩下一件，我認為合理、有邏輯的事情可做了。

我把我全部的財產留給您。我知道，遺產並不多，每天還在減少之中，這點您也可以想像。但不管多麼微薄，都將歸於您的名下。

希拉蕊．克萊門斯

巴克斯頓看了看回信地址，沒有街名，僅署「橡蔭，德州」。他忍不住笑了。看這名字可能是養老院吧。一個老女人，行將就木，躺在病床上，寫了這封信給夏洛克．福爾摩斯，把她僅有的那點破爛玩意兒，留給大偵探，想來頂多就是塞在床底下的盒子裡

的幾枚硬幣，或者是夾在舊小說裡的幾張紙鈔吧。

原來，雷基．希斯要處理的是這種信件喔。

眞是白癡。

他又開始搜尋，好容易才找到一些文具。其中有一張印著希斯法律事務所頭銜的信紙。完美。然後他拿著文具跟那疊信件，來到助理辦公室。

他坐定，把信紙捲進老舊的打字機。是的，他想，這眞是一個絕妙的點子，預料會重創希斯的名譽。

他打出一封回信。

親愛的克萊門斯女士：

謝謝您的來信以及將全部遺產贈與給我，夏洛克．福爾摩斯的濃情盛意。您慷慨的贈與，能使我將更多窮凶極惡的江洋大盜，繩之以法。不過，有鑑於美國法律的繁瑣與不盡合理之處，獲得法院公證的過程，預料會高度棘手。樂觀估計，也需要投入數年時間處理，而我分身乏術，勢必會讓宵小繼續囂張，無所忌憚。

儘管我極度想要親自上門拜訪，探討其他的可能性，但我即將要啟程，深入不毛之地，與再次出現的邪惡勢力與跨界而來的靈異現象，周旋到底，其中的驚險恐怖，讓我實在不敢執筆（或者使用打字機）向您報告。

不過，我還是會請我的好友，雷基．希斯代表我本人跟您接洽。如果您仍然一本初衷，想要把財產遺留給我，我相信他會妥善處理。

誠摯的，

巴克斯頓正想要簽名，卻停了下來。他實在不知道夏洛克．福爾摩斯的簽名是什麼樣子。想來這婦人也不知道，當然啦，全世界沒半個人知道，因為根本沒有這種東西存在過。

但至少簽起來，要像是雷基．希斯的簽名才行。

巴克斯頓又跑去秘書桌，翻了半天，找到一張希斯簽過的文件。很不幸的，在他的簽名裡，沒有S，不過倒有一個很清晰的H，剩下的就是一片潦草。

巴克斯頓偽造簽名，把信紙放在燈下端詳。沒問題，乍看之下混得過去。

他還找到一個印有貝格街地址的信封，把信裝好，扔進寄出郵件籃，這樣一來，信封上的郵戳也不會出現瑕疵。為了把客戶服務好，他還特別標記了「限時快送」的字樣。

然後他聽到了走廊另一端傳來的聲音——電梯抵達的單音鈴聲。這倒頗出人意表，距離上班還很久，他應該有更多時間才對。

很明顯的，這樓層現在不只他一個人了。另外一個（或好幾個）人也到了。出了電梯的人，很快就可能來到他的身邊。

巴克斯頓摒住呼吸，側耳傾聽——不，沒人踏上中央走廊。來人想必走到另外兩邊去了。這意味著在他被發現之前，還有一點時間。

巴克斯頓開始思考他的選項。他當然可以胡亂編個理由，解釋自己爲什麼在這裡，先虛張聲勢，再伺機離開現場。這並不難，除非來的人剛好是希斯本人。

但是，被人發現他手上拿著一疊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件，可就不妙了。那傢伙已經離開電梯，現在要物歸原處，還想避人耳目，看來是不容易了。

巴克斯頓看著檔案架與文件，琢磨該怎麼辦。

然後，他想出辦法來了。

他的動作很快，自知所剩時間不多，說不定連一分鐘都不到。

當然，會有人在上班時間發現它們。但已經沒關係了，他那時早就閃人。就算一兩天後才有人注意到，也不打緊，沒人會把亂放的信件跟他聯想在一起。

好了，搞定。

他隨即轉身，很快的踏上中央走道，如果有哪個人膽敢攔住他的去路，他可不管是誰，一定把他撞開。

但他多慮了。一路上，他沒見到任何人。巴克斯頓快步走到樓層的另外一端，一個緊急左轉，朝樓梯間走去，十分慶幸自己又打完漂亮的一仗。

突然間，腦殼一陣劇痛，眼前一片茫茫的白色。

7

幾天以後

早上十點多，在洛杉磯的奈吉．希斯趿著夾腳拖，踢踢踏踏的踱下瑪拉的公寓，手上拿著他第二杯伯爵茶，到信箱取信。

英國人天生的敏感告訴他，在外人眼裡，週間穿著夾腳拖這樣晃來晃去，顯得懶散、吊兒郎噹，換成雷基肯定不會這樣亮相。

其實，無論穿不穿夾腳拖，奈吉——就他的標準來看——都覺得自己太墮落，怎麼好意思一早讓瑪拉去上班，反而他在家裡喝茶？他必須要回去工作。但是，他人在美國，又只會做這些，他也只好在這裡執業，換句話說，他必須先通過加州的律師考試。

所以，六個星期前，他眞的去考了。他不覺得需要考前惡補，只需意思一下就成了，跟他以前在國王學院的寒窗苦讀相比，根本不算什麼。

只是考試比他想得要難得多，他甚至沒法確定自己想不想看到成績單。他故作閒暇的穿著不過是虛張聲勢——其實，他是膽顫心驚的去拿信的。

運氣不壞，成績單還沒寄來。更走運的是：他看到雷基寄給他的一個黃色大紙袋，裡面全都是夏洛克．福爾摩斯迷的來信。他有好一陣子沒收到這種信了，這時，他正需

要一些能分散注意力的消遣。先前的那一批好玩得不得了，雖然——事實上，或者應該說特別是——這是因爲他或多或少偏離了制式內容的緣故。

從此之後，他就沒有收到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來信了。

可惡啊，奈吉想。別分心。現在除了憂慮律師考試結果之外，沒別的事好做了。

8

有的時候，會覺得當律師不壞。今天，就是這樣的一天。

雷基今天最後一場聽證在稍早結束。他現在已經回到貝格街，還不到下午五點。

理論上，法院開庭的時間一直要到四點半。但是酒吧聲聲呼喚，法官律師一過四點十五就頻頻看錶。只有客戶，因爲擔心明天繼續，還得多付律師鐘點費，才希望再堅持一會兒，開庭的時間能再長一點。

就雷基的角度來看，這對客戶當然不盡公允。但是，今天他倒是很感謝，讓他有時間在回貝格街法律事務所之前，先到珠寶商那裡去一趟。

現在，法院的事情辦完了，事務所的工作也料理好了。他關掉檯燈。

他沒再聽到有人宣稱要收購多塞特大樓的後續消息，也決定不要再想了。也許有人提供瑞佛提錯誤的消息，也許是他弄錯了，或者誇大其詞。

不管怎樣，雷基都有更優先的事情要處理。他買了給蘿拉的戒指——經過幾個小時的研究，終於做好的明智決定——大衣口袋裡，多了個小盒子。他決定離開事務所，到老銀行酒吧去喝杯小酒，順便在腦海裡再預演一遍，怎樣把這樁人生大事搬上枱面。

他計畫要在蘿拉泰國拍完戲，回到倫敦的第一天，就開口求婚。他不想再等下去

了，他要攻其不備。

就在這時候，露易絲的頭探進辦公室。

「有個客戶想要見你。」她說，「我想，應該算是個客戶吧。」

「誰是他的初級律師？」

「他沒有初級律師。」

「那麼他就不能直接找上我這種御用大律師啊，妳知道規矩的。」

「是啊，但是……他千里迢迢的過來，我想，好歹跟人家說句話吧。」

雷基看了看手錶，四根手指在桌上打了一輪鼓。

「我已經跟他說你會見他的。」露易絲有點抱歉，「我知道我不該自作主張，但我忍不住。我還對那個不請自來的人，做了你先前要我做的測驗。」

「測驗？」

「就是他熟不熟悉整套經典？」

「喔。」雷基說。他早就忘記先前發生的福爾摩斯迷的惡作劇了。雷基在心裡記下一筆：下次千萬不要在自己惱怒之際，或是餓著肚子的時候，給露易絲下達什麼指令。

「他對我的問題很疑惑，不像是裝的。」露易絲說，「他回答說，他對英國的武器一點也不了解[12]。他真這麼說的。他的眼睛沒有閃爍，沒有異樣，或者流露出其他可能

12 經典，canon跟加農砲cannon同音。

被懷疑是惡作劇的線索。」

雷基嘆了一口氣，手指頭停了下來。

「很好，那就請他進來吧。」

「好的。」露易絲說，很快在門邊消失。

幾分鐘過去了，雷基一直在桌子後面乾等。他正想站起來，看看外面到底在搞什麼鬼——就聽到一串木杖拄地的聲音，忽輕忽重的在走廊響起。

握住木杖頂部的手，粗糙得很，滿是皺紋、老繭，還有好些傷疤，一看就知道是一輩子幹粗活的人。這手也只是勉強看得到而已，因爲它經常被舊布外套的灰色袖子遮住，不時消失。

一個穿著灰色外套的人，顫顫微微的把柺杖伸在身前半步，手抖個不停，雷基趕緊站起來，想要去攙住老人家。

露易絲早就隨侍在側，伺機提供援助。

來者是亞裔——雷基猜大概是中國人——從外表看來，雷基懷疑他可能是這世上計畫採取法律行動、年紀最大的老先生。

雷基趕緊坐了回去——如果不是明顯需要，殷勤過頭，反而失禮——提心吊膽的看著老先生很慢很慢，但是安詳的落座。

好不容易坐定，老先生開口說，「謝謝您，福爾摩斯先生。」

我的媽啊，雷基正想狠狠的瞪露易絲一眼，但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現在幹什麼都來不及了，雷基乾脆坐好靜觀其變。

「眞感謝您撥冗相見。」老先生說，「我小的時候，讀的是翻譯版，長大之後，才看到英文原版。您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偵探，斷無疑義。」他微微揚起頭，打量雷基好一陣子。「您保養得眞好。」

「謝謝。」

「我是在一個小村莊裡長大的，您著名的探險事蹟就是我的英文啓蒙書。如今，許多年過去了，它又爲我開啓了全新的機會。我年輕的時候，是個種田的泥腳漢子；現在呢，我的孩子要我把家傳的土地，改成觀光農場，吸引遊客來玩。我看不慣這種事情，老伴也過世了……我的國家早就現代化了，照理來說，我也該趕上時代。或許應該當個……專業人士什麼的，就跟我孫子一樣。」

他的臉上洋溢著得意的神采。

「我明白了。」雷基說，「恭喜恭喜。」這才想起應該由他問個問題才是。「您的新專業……請問，究竟是哪一行？」

「我改做翻譯。我能夠把中文翻譯成法文以及英式英語。」

「喔，是的。」

「這也就是我來找您的緣故，福爾摩斯先生。」

「是的。但首先您必須了解的是：我並不是夏洛克．福爾摩斯。我叫做雷基．希斯，只是個律師。這是我的法律事務所。」

老先生看起來很是狐疑，接著，就不好意思起來。

「實在抱歉，老糊塗了。我還以爲這裡是貝格街二二一號B座，看來我是找錯地方了。或許是在隔壁？」他一起身，雷基趕緊橫過桌面扶住他，以免發生意外。

「不，不，您沒找錯地方。這裡的確是二二一號B座，或者這麼說，如果眞有這麼個地方，就在這裡沒錯。至少英國皇家郵政還有好些同好，認定這裡就是那個地址。」

老先生又坐了回去。

「我挺欣慰的，還以爲自己鬧了個笑話。我看到您的雕像安置在地鐵出口。就是您，不過雕得並不十分相像就是了。希望沒讓您破費太多。無論如何，如果您希望我保密，我絕對不會把您的廬山眞面目報給外人知道。」

這還是第一次有人把貝格街地鐵站的福爾摩斯雕像跟雷基相提並論。他倒不覺得這是什麼讚美，頂多說明這位先生老眼昏花而已。

「不。」雷基說，「那眞的是夏洛克．福爾摩斯的雕像，不過，他只是知名的小說人物罷了。」

「是的，您的冒險事蹟僞裝成小說的形式，記錄得十分翔實。難怪您能享譽國際。有一本是我在課堂上，給選修英文爲第二語文的同學用的《巴斯克村獵犬》。」

「是的，但那也是小說。作者是亞瑟．柯南．道爾。」

「亞瑟．柯南．道爾爵士。」老先生糾正雷基。

「對。」雷基說。現在他們可以談點正事了吧。

「我知道他是華生醫生的經紀人。華生醫生撰寫您的冒險經歷，而他負責安排出版事宜。你們英國專家這麼說的。」

「不，柯南．道爾不是我的——不是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不，不是華生醫生的經紀人。」

「這可是個壞消息。我知道他年紀挺大的了，是不是過世了？有新的經紀人嗎？」

「柯南．道爾死於——這不重要了，反正他也不是……這世上並沒有夏洛克．福爾摩斯這個人，實在是很抱歉，但事實就是如此。他是個虛構人物，以前沒這個人，不，壓根沒這個人。」

老先生瞪著雷基，然後，眼光垂到地板上，過了一會兒，又抬起頭來看著雷基。

「在我的國家裡，一定是確有其人，立下豐功偉業，或者體會到獨特的哲學境界，才會在通衢大道上，豎立銅像來紀念他。」

雷基覺得他的話非常有道理。

「我們這裡做事情，有時候怪怪的。」他承認。

老人點點頭，接受了他的說法，隨即又提出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不存在的人，會雇用私人秘書呢？」老人問道。

「我不確定我跟上您了。」雷基說。

老人看了雷基一眼，神情有點古怪。「我跟……跟到哪裡？」

「我的意思是，」雷基說，「我不明白您為什麼會突然提起私人秘書？」

老人這才弄明白，想了想，點點頭。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一封信來，當下，雷基就知道老人在說什麼了。

雷基等著老人艱辛的打開信紙。雷基那瓶健力士啤酒就此人間蒸發。

老人終於攤開信紙。

「我寫信給您。」他說，頓了一下，給雷基一個他能體諒的神情，隨即糾正先前的說法，「我的意思是，幾個星期前，我寫給夏洛克．福爾摩斯，不是您——因爲他呢——四海爲家，足跡遍及世界，通曉多種語言，對於你們的母語，更是鑽研到牛角尖上去了，一定能協助我翻譯一個難以索解的英文句子。這就是我接到您給我的回信。」

他把信放在雷基面前。雷基分辨清楚，嘆了口氣。那是奈吉回的，解釋童謠中的dub-dub。

「您的回覆極有助益。」老人說，「儘管您只是福爾摩斯先生的私人秘書。」

「不。」雷基說，「我並不是夏洛克．福爾摩斯的私人秘書。」

「啊，」那人說，「是，被我料中了，」他的身體挨近雷基，用一種自己人的口吻，低聲說，「事實上，您根本就是福爾摩斯本人。我就知道，如果我千里迢迢飛來倫敦，我就一定能見到本尊。」

雷基想要抗議，但自知徒勞無功。

更何況老先生還飛過半個地球。雷基開始擔心，他接下來會提的事情，就是他爲了籌措旅費，連自己的祖宅都拿去抵押了。

彷彿是編好的劇本似的，老人果然接著說，「爲了機票，我花光所有的積蓄。但您說，存錢，不就是爲了這種緊急情況嗎？」

雷基深吸一口氣。

「劉先生，或許您最好告訴我，」雷基說，「您到底希望福爾摩斯先生幫什麼忙？」

老人點點頭，微微一笑，好像這結果早在他意料之中似的。他從外套的深口袋裡掏出更多文件。

「有了這封信的加持，我的翻譯處女作就可以稱得上專業。但這只是我的第一份翻譯。我隨後又收到一個更長的翻譯，裡面有更多的韻文。我的雇主對我有能力處理dub-dub這樣冷僻的英文字，感覺很滿意。」

「那是肯定的。」雷基說。

「於是呢，我完成了全部的譯文寄給我在倫敦的雇主。就是這個，您看，伊麗莎白．溫斯洛女士，標準翻譯中心。」

「嗯。」

「但她卻把譯文退給我。跟我說，我的譯文不精確，請再試一遍。但我確信我的翻譯正確無誤。比起試譯稿，第二份的原文要容易得多。所以，我跟她說，如果她不接受我的翻譯，拒絕按照先前的約定付款，我只好被迫把原文交給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就像我處理試譯稿的時候一樣——請您來確認我的翻譯究竟有沒有問題。」

「讓我猜猜看。」雷基說，「這樣交涉應該是不會有結果的，對嗎？」

「沒錯。」劉先生說，「沒有結果。她最新的回覆彷彿是在懷疑我這個人——她的用字我記得非常清楚——也許我是老糊塗了。」

雷基點點頭。「就這個案子而言，您說徵詢夏洛克．福爾摩斯的看法，並不是最好的辯護方式。」

「我不明白您爲什麼要這麼說。但是我確定，如果您回覆我最近寄給您的那封信，她就會相信我的譯文沒有問題。我知道您很忙，手上的案子比我的翻譯重要得多，這可能也是您至今尚未回信的緣故。」

雷基的指頭又在桌面打了一輪鼓，這次略有不快。他知道，事實是：因爲作業上的小疏忽，他沒能及時把裝來信的包裹，盡快寄給奈吉。儘管他煩死那批信，但是並不能拿來當做偷懶的藉口。

「這點我要道歉。」雷基說，「我會請露易絲找到您的來信，我們先看一遍再說。只是她可能要花上一點功夫，才能翻出來。」

「不必勞駕。」老人說，「翻譯的最後版本好大一張，在寄出去之前，我費了點功夫，印了一個副本，就在我身上。」

老人站起來，身子往前晃了一下，慢慢的在雷基的桌上攤開一張紙。

這張紙條雷射印刷，薄薄的，質感不佳，感覺起來就是小玩意兒——玩具啦、電子用品啦——經常會附贈的那種說明書，國際通用，隔成幾個區塊，一部分是英文，一部

分是中文，還有一部分是法文。

雷基瞄了一眼標題：「rub-a-dub-dub」、「一、二，繫好我的鞋帶」、「蛋頭先生」，還有其他幾首兒歌。字體很小，除了標題之外，歌詞幾乎看不清楚。雷基更是連試都不想試。但是每種語言——根據雷基瞄的那一眼，得到的印象——都有一組鵝媽媽童謠。

「所以，您不只翻譯，」雷基說，「連說明書也是您印的？」

「是的。」老人很自豪，「用我的雷射印表機。我沒錯，我的翻譯很正確。只有偶爾出現白癡（idiot）的時候，才要找人幫忙。」

「我想您指的是俚語（idiom）吧。」

「對的。她硬是不付錢，我別無選擇，只得親自跑這一趟了。」

「這麼一趟的花費，想來把酬勞全花光了吧？」

「這是我在專業上，一定得爭的面子，福爾摩斯先生。人要自重，客戶才會尊重我。」

雷基微微點頭，然後說，「如果是我，我會把旅費省起來，用那筆錢去鄰近的小酒館，喝點小酒。」

「您只是這麼說而已。」老人說，「我可不相信您眞會這麼做。而且您還年輕，等年紀到了，您就會明白，名譽可比啤酒貴重得多。」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雷基說，「您抵達倫敦之後，跟這位女士談過嗎？」

老人搖搖頭。「沒。我跑去她的地址，卻發現那裡非但不是她的家，也不是她辦公的地方，而是個賣郵票跟日用品的雜貨鋪子。」

「我明白。原來她的地址是郵政信箱。這種情況倒不罕見。」

「想來世上最偉大的偵探，一定能幫我找到她的下落吧？」

雷基大笑。他把那張薄薄的翻譯說明書，交還給老人家。

「還犯不著動用世界上最偉大的偵探，劉先生，甚至不必勞駕御用大律師，只要找個很一般的初級律師就成了。這種欺壓小包商的雇主，我見得多了，她就是吃定小包商會認賠了事，特別是兩位的距離這麼千里迢迢的時候。既然您來看我，我就替您找個好的初級律師，替您爭回您該得的酬勞，說不定連旅費她都得幫您出。請您明天下午再來一趟，我會請初級律師在這裡等您。」

老人搖搖頭。「我明天就得回家了。」

「再怎麼說，」雷基說，「這事兒也得花上幾天功夫。而且在進行法律程序之前，您的初級律師也要從皇家郵局那邊，查出那位女士眞正的住址才行。」

老人又輕輕的搖了搖頭，頗爲失望，隨即把他帶來的說明書捲了起來。

「如果您眞是夏洛克．福爾摩斯，」他說，「光從這張紙的重量與切割方式，就能推論出這張紙是在哪裡買的，買家有怎樣的社會、經濟地位；再從邊緣的污漬，判斷出這人住在哪個城市。把這些小線索綜合起來，加上我不曾留意的細節，您就能告訴我上哪裡去找這位女士。我還帶了她用的信封，提供您做爲參考。」

「很抱歉，我沒這個本事。我剛才已經提醒過您，我並不是夏洛克．福爾摩斯。」

「現在我信了。無意冒犯，請不要放在心上。」

老人把說明書放進口袋，慢吞吞的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我得走了。」老人說，「我剛才急匆匆的趕來，速度只比噴射飛機慢一點而已，可夠我受的了。謝謝您撥冗賜見。」

老人直起身子，又晃了幾下，雷基趕緊也站起來，身子橫過辦公桌，正待攙扶，幸好老人重拾平衡。露易絲早就站在門邊等著幫忙了。

老人突然又轉身回來，對著雷基說，「有人跟我說，在我回家之前，應該看場表演。您有何建議？」

雷基還真愣住了。他根本沒想到老人竟然會問他這個問題，一時之間，還以為又是惡作劇。

「對於觀光客的標準建議，」雷基說，「就是《捕鼠器》[13]，當然，裡面所有的角色，都是虛構的。」

「當然。」老人說，「我會考慮的。旅館門房有別的建議。」

老人轉身，搖搖晃晃的走到門邊。雷基連忙比了幾個手勢，叫露易絲陪著他出去。

---

13 *The Mousetrap*，推理大師阿嘉莎．克莉絲蒂的著名劇作，一九五二年上演至今，是有史以來最長壽的舞台劇。

「去幫他叫部計程車。」雷基說，「如果他肯的話，把車錢也幫他付掉。」

幾分鐘過去了，在這段時間裡，雷基又關掉檯燈，拿起他的風衣，準備離開，卻一直沒起身。他的屁股依舊挨在座椅邊緣，好像還有什麼事情沒做完似的。

露易絲回來了。她站在雷基辦公室的門邊，兩手撐住屁股，瞪著他。

「有何貴幹？」雷基說。

「他可是大老遠趕過來的啊，是不是？」

「是啊，風塵僕僕，還花了一大筆錢。」

「那他得到什麼回饋？」

「我不大明白妳的意思。」

「他只得到被掃地出門的冷淡待遇，我就是這個意思。你知道你剛剛是什麼態度嗎？」

雷基正想抗辯，想了想，還是算了。在過去的十分鐘裡，他自己也在懊惱剛才的處置失當。一方面，他恨奈吉又擅離標準格式，寫了那封回信給劉先生；另外一方面，他也恨自己雪上加霜，一直拖著沒把來信即時送給奈吉，導致這樣尷尬的局面。他是故意不理會來信，刻意讓它們堆在桌角。要不是他這樣怠惰，那老人也犯不著大老遠的跑到這裡來。

「我會打電話到他的旅館。」雷基說，「也許明天早上我能幫他點忙。這工作比較適合初級律師，我會試著幫他找一個。如果找不到——那麼，某個站在妳這邊的御用大

律師，會考慮審判的急迫性、可能的被告是否合作等因素，親自出馬了。」

「那我可得想想，」露易絲說，隨即露出興奮的勝利表情，「特別是你戴上那頂蠢假髮的模樣。」

9

驚醒羅伯特．巴克斯頓的是臭味。

充斥在他的鼻孔裡。滲透進空氣中。有一些熟悉的成分，但是，比起他曾經聞過的味道要來得濃厚得多。

他睜開眼睛，卻覺得一陣刺痛，還是趕緊闔上，反正伸手不見五指，什麼也看不著。

他的頭一陣陣的抽痛。腦勺疼，前面也疼——太陽穴、額頭、脖子，哪兒都疼。媽的，臭死了。

他感覺到自己躺在一個平平的、硬硬的、潮濕的表面上。周遭一片漆黑，有個什麼東西在發臭。除此之外，就沒別的線索了。

還有的就是遠處有流水聲。

趕緊叫個水電工來啊，他想，設法讓自己的腦子清醒些。

他又睜開眼睛，想要抬起頭來，張望一下。他用手按住冷冰冰的表面，提起身體，雙手使力，想把自己撐起來。

但是他躺的表面——且不論它到底是什麼——卻光溜得緊，雙手頓時滑開。他聽到

水濺的聲音。

　　然後一陣暈眩席捲而來，寒意從他的脖子一路竄到脊椎。他失去知覺，頭顱又摔在冷冰冰、濕淋淋的地板上。

10

第二天，雷基十點多鐘來到貝格街法律事務所，給蘿拉的戒指，很小心的放在風衣口袋裡。

他已經告訴露易絲，在蘿拉拍完片回倫敦的那天，不要排任何事情。而今天，正是那一天。

事實上，工作也只剩下昨晚致電劉先生旅館之後的後續處理而已。老先生出去了，根據他先前的講法，想來是去看表演。雷基留話了，如果運氣好的話，說不定一天之內就可以把案子搞定。跟老先生的挑剔雇主講幾句話，想來不難讓她認帳。

在進到辦公室之前，雷基在秘書桌之前停下腳步。

「早安，先生。」露易絲說，很開心。他的計畫一定瞞不住露易絲，這女人預感挺靈敏的。

「早安，露易絲。我的行程表還是空的吧？」

「是的，先生。整個星期差不多都是空的。」她格格的笑了兩聲，趕緊憋住。

「準備工作完成了嗎？」

「準備得差不多了。外燴人員會在半個小時內過來。」

「很好。」

雷基進到辦公室，關上門，端詳事前的準備工作——一張圓圓的小餐桌、白色桌布、全套銀器餐具。好，這樣一定有效。

他坐在桌子後面，再一次檢查計畫要項：從風衣口袋裡把戒指拿出來，放進西裝口袋裡。完成。辦公室布置。完成。倫敦最棒的外燴團隊，即將在這個小時的前半段，提前送上早午餐。完成。

萬事俱備。

距離蘿拉抵達，還約有一刻鐘。沒有預定行程。沒什麼事情好做。

他拿起電話，打給露易絲。

「劉先生回話了沒有？」

「沒有。要我再試試他的旅館嗎？」

「不，不。現在不用。我們稍後再聯絡他就好。」

「好的。」

雷基掛掉電話。距離蘿拉預定抵達的時間，只剩下幾分鐘時間了。他從西裝口袋裡，拿出戒指，最後再檢查一次。

就在這個時候——比他預期來得早——獨特的敲門聲響起：蘿拉的手筆。

雷基手忙腳亂的把戒指放回盒子裡，趕緊塞進西裝口袋。

「請進。」他說。雷基坐在桌子後面，還沒有把心情調整好要見到她。

門打開了。蘿拉在門口似乎有點躊躇，只踏進一小步。站在門邊的她，感覺好像白考兒[14]，高挑、纖細。

雷基聞到一股淡淡的椰子跟橘子混和的香氣，也許是她換了香水，也許是她直接從機場到事務所來，還沒有洗去防曬油的味道。她只曬到一點太陽，就只使得她原本就有的雀斑，看得更清楚而已，胸前隱約有道太陽曬出來的黑印。這很好。雷基喜歡這種區隔黑白的線條：這是康莊大道，連結藏著雀斑的聯絡小徑，最後通往白晰誘人的區域、讓人流連忘返的美妙所在。

蘿拉頓了一會兒，先看著雷基，隨後轉頭研究雷基把辦公室布置成餐廳的精心成果。

她挑了挑眉，嘴角浮起微笑。

「你說到你辦公室早午餐。」蘿拉說，「我還以爲你說的是印度快餐外帶呢。」

「我發現今天下午的行事曆是空的。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享用不只一道的主菜。說不定能上個三道。」

「我好驚訝。」蘿拉說，語氣中滿是欣慰。「好多人告訴我，最近一堆客戶衝進你的事務所。」

「是啊。」雷基說，「古典計程車案讓我在律師界小有名氣。大家都知道，我可是一個不殺客戶的律師。單就這一點來說，就是很正面的宣傳了。」

蘿拉笑了，坐下。「在《太陽報》上的曝光度，應該也有幫助吧？」

「對，那個也有幫助。」雷基說，「外景拍攝得怎麼樣？根據業界的說法，是不是還不能曝光？」

雷基眞正想要聽的是在異國的電影拍攝工作已經完成，羅伯特．巴克斯頓勳爵並沒有尋什麼小藉口跑去探班，沒玩兩人上一回交手時的陰招。

「天氣實在悶熱得很。」蘿拉說，「有一種橘黑相間的小甲蟲，鑽進帳棚，老是會撞到古怪的部位。工作人員跟我說，電影拍得非常成功。我一直期望能用這樣的形容詞。是的，我相信這部片的外景已經拍完了。」

「有拍續集的計畫嗎？」

蘿拉笑了。「這是我今晚出席記者會的時候，預計的宣傳花招。羅伯特，主要的出錢老闆也會去。或許他會在現場透露一點線索吧。」

「啊。」雷基說，語氣小心翼翼，希望不要反射出任何情緒。實在很討厭，他想。爲什麼這傢伙總是攆不走呢？

蘿拉還在說，「我也想跟他談點事情。這兩天他好難找。」

這句話聽起來舒服多了。但雷基要確認巴克斯頓這個名字，在接下來的對話中，再也不會出現。

「你爲什麼一直把手放在口袋裡？」蘿拉問道。

---

14 Laruen Bacall，風姿綽約的美國女星。

「沒理由。」雷基說。他羞赧一笑，希望看起來的感覺是小俏皮。他放開戒指盒——當然是暫時的——再把兩隻手放回桌面上。

「我預計第一道主菜隨時會上桌。」他說，「至於甜點呢，據我所知，他們是用覆盆子與巧克力特別製作的。」

雷基看著她的眼睛亮了起來。完美。一切依計行事。

他桌上的電話響了起來。大概是外燴吧，通知他要上第一道菜了。

雷基非常想要在這個時候擺點派頭。他故意按下擴音喇叭，讓蘿拉直接聽取外燴報上來的第一道菜名。

但，來電者並非外燴。

「很高興找到你，希斯。」一個男性的聲音從電話的另外一端傳來。

溫柏利探長。

「我正想要吃午餐。」雷基說。

「把午餐帶來吃啊。」溫柏利說，「我想要聽聽你的意見。你可以在路上把午餐吃掉。來這吃也成，但你的胃得是鐵打的才成。」

「我的意思是，」雷基說，「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午餐約會。」

「希斯，法院要到兩點才開庭，我這裡的事情，保證比你行程表上預定的任何事情要來得緊急。」

「這不是工作約會，」雷基說，「是社交的。」

「在你的生活裡，會有什麼社交大事？希斯。」

「哈囉，探長。」蘿拉打了個岔，透過電話，致上衷心的問候。「你今天好嗎？聲音聽起來有點緊張。」

他頓了一會兒，說，「我還不錯，藍欽小姐，謝謝您的問候。抱歉打擾了。但是，希斯，我人在蘇活區的巷子裡，檢視一具不久前斷氣的屍體——而這位剛剛往生的先生身上，唯一能說明他在倫敦去過什麼地方的證據，就是你的名片，還有一張《捕鼠器》的門票。」

雷基一時之間沒法反應，只想起昨晚曾經給老人的建議。念及溫柏利接下來可能要說的話，他的瞳孔不由得縮小了起來。

「那是一部很受歡迎的舞台劇。」蘿拉趕緊補上這一句，掩飾雷基的沉默。

「是沒錯。」溫柏利說。「但總不會大老遠從台灣飛過來看吧。」

「我的天啊。」雷基說。

他看著對面的蘿拉。

「我得出門。」他說。

「我也要跟你去——」蘿拉說。

「僅限希斯先生。」溫柏利透過電話命令道。「沒別的意思，藍欽小姐，但是，我們在辦案，一般老百姓，沒有切身利害關係，請不要捲進來。」

蘿拉淺淺一笑，點點頭，又坐回去。

「那就聽您吩咐了，探長。」蘿拉說，「我留在這裡，把雷基的跟我那份午餐一起吃了。」

「請慢用。」溫柏利說。

雷基還是緊抓著口袋裡的戒指盒，一度，他都想在這個時候拿出來求婚了。但是，比起趕往謀殺現場的緊迫，他應該找得到更好的時機。

他放開戒指盒，站起來。

一絲失望的表情從蘿拉的臉上掠過。雷基認爲這應該是溫柏利拒絕她參與犯罪調查的緣故。畢竟，她並不知道他邀她吃午餐，心裡打的是什麼主意。

「很抱歉。」雷基說，「希望妳不要介意。我盡快回來。」

「我也希望你不要介意。」蘿拉在雷基拿起風衣的同時說，「你不在的時候，我可會把你的甜點吃掉喔。」

11

雷基在辦公室裡左思右想的同時，蘿拉取出手上的清單。

這是她在從南海拍攝地點返回倫敦的飛機上，列出來的。飛行時間很長，清單卻很短。

第一項：「答應雷基。」

這一條現在差不多可以劃掉了。

她是很期望她一返回倫敦，雷基就立刻跟她求婚；甚至在她幾個星期前飛去外景拍攝地點的時候，她就很確定雷基會來這招。她那時猜的是在回來那週的週末晚餐上。沒想到她卻迎來了午餐邀約。雷基怎麼也不肯在事前說明這頓午餐的內容跟目的。「保證驚喜。」雷基只肯這麼說。蘿拉一聽，自然了然於心。

看來這事兒得暫停了——至少也得拖上幾個小時，說不定要明天了。她勢必得等。

她嘆了一口氣，看著清單上的第二項。

「告訴羅伯特。」

事實上，這幾天，她好幾次想要告訴他。

朋友警告她說，羅伯特是一個很難拒絕的人。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人連找都找不到

吧？

在她上飛機之前，她打了通電話給他。沒人回應。

飛機在希斯羅機場降落之後，她又打了一通電話。還是無人回應。

兩次她打的都是他的個人手機——這個號碼，根據羅伯特的說法，除了她之外，就只有首相、主要政黨的某位內閣閣員以及巴林國王才知道；另外一個號碼，是私人辦公室號碼，只有最親近的幕僚、幾個重要產業的負責人才有——兩個電話都沒有人接。

所以呢，第二項也還留在清單上。現在倒是有功夫處理這件事情，她正想拿起電話。

露易絲卻敲了敲門，探頭進來。「外燴餐點好了。」露易絲說，「味道聞起來好香。」

「是嗎？」蘿拉說，「當然請妳跟我一起分享。」

露易絲有些遲疑，「可是我得守在我的位子上……」

「那我們就到那兒吃啊。」

「讚啦。」露易絲說。

幾分鐘之後，兩人在露易絲的桌旁，以開胃菜——單品舒芙蕾，開始午餐饗宴。

露易絲首先推開桌上半座小山似的報紙跟八卦雜誌。

「這些是幹什麼的？」她問道。

「喔，個人嗜好。」露易絲說，「我工作忙的時候，絕對不看，但今天比較清

鬧。」

「我注意到了。」蘿拉說。

「是的，雷基把所有約會都取消掉了，所以呢……照理來說，我不應該跟妳透露這些的，不管了。如果手頭上沒什麼事情，就像今天有點時間，我就會把報紙好好的看一遍，就跟夏洛克．福爾摩斯一樣。」

「讀這些幹嘛？」

「讀報紙，」露易絲說，「解開謎團。比方說，找到一個失蹤的鑽石啦，拯救深陷醜聞貴婦，幫她洗刷清白啦。足不出戶，犯不著奔波，坐在椅子上就能探險。」

「聽起來滿有意思的。」蘿拉說，「破了什麼案子嗎？」

「這個嘛……沒，還沒。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但是我會繼續嘗試的，舉個例子來說……」

「好啊，聽聽妳的想法。」

露易絲拾起一份《每日電訊報》，開始讀起來了。

「今天我們有『愛爾蘭共和軍持續和談』、『國王十字站前行人車禍喪命』、『貴婦艾希頓－鐵蒂舉辦生日宴會支持紅松鼠』。」

「最後那條新聞算不上犯罪案件吧？否則我有個朋友就要去坐牢了。」

「喔，不是。並不是說，你只要注意犯罪新聞。什麼新聞都得看。除了完全不相干的以外。」

「什麼是完全不相干的呢？」

「就我的生活經驗而言，我只能說不知道，這就是挑戰所在。」

「明白了。那麼在這些新聞裡，妳破解了什麼謎團嗎？」

「沒，」露易絲說，「我還沒看出這些新聞有什麼蹊蹺。」

「我也看不出什麼名堂來。」蘿拉說，「我們是兩個傻瓜，可不是什麼夏洛克．福爾摩斯。有件事情，我們倆知道就好：我還眞弄不明白那傢伙做的事情有什麼趣味。所以，妳知道我們應該做什麼嗎？」

「不知道。」

「吃甜點。妳可以吃雷基那一份。」

「讚！」露易絲說。

過沒多久，覆盆子巧克力塔就被消滅一空。蘿拉留露易絲一個人研究報紙，自己回到雷基的辦公室，隨即把門掩上。

她拿起雷基桌上的電話，又撥了一次巴克斯頓的私人號碼。

電話響了五六聲，然後——大出她的意外——竟然有人接起電話。

「請問哪位？」一個男性的聲音問道——卻不是巴克斯頓——單刀直入，毫不客套。

反倒是蘿拉有點遲疑。

「哼，你又是誰？」她說，「請羅伯特．巴克斯頓勳爵來接電話。」

「還是先請您表明自己的身分比較好。」那個男人在電話的另一端說，「我們很快就可以查出妳的發話地址。」

「那你可能就弄錯了，因爲這支電話並不是我的。」

「這是私人電話，反正有人會倒楣就是了。」

「你怎麼知道倒楣的人不是你？」蘿拉說，「我建議你讓我跟羅伯特講幾句話。」

那人的背後響起了兩三個男子的聲音。

「請稍候。」電話另一端的男性說。

電話的彼方一片沉寂，蘿拉只好等，直到那人回來了。

「妳是蘿拉・藍欽？」他問道。

「是的。」

「請到巴克斯頓勳爵的總部來好嗎？」男人說，口氣友善多了。「我們想跟妳談幾句。我會告訴安全部門讓妳進來。」

「他們從來沒有攔過我。」蘿拉說。

「現在未必了。」男人說。

聽起來有些不妙，蘿拉正想追問個明白，那人卻已經掛掉電話。

蘿拉用內線通知露易絲。

「如果雷基回來，妳還沒走，而他跟妳抱怨怎麼連甜點也不留給他的話，妳就跟他說，要怪，只能怪自己。」蘿拉說，「還有，跟他說，我去巴克斯頓那邊——嗯，還是

不要說得這樣斬釘截鐵。就跟他說我走了，不用擔心。」

「有什麼好擔心的？」露易絲說。

「喔，我只是不想讓他懷疑——喔，算了，就這麼跟他說吧。」

「好的，但是，我要提醒妳，有個人正朝著雷基的辦公室走去。抱歉我攔不住他，我正想要打電話通知妳——」

蘿拉望了一眼。

一陣沉重、憤怒的敲門聲，隨即響起，連應有的禮貌等候都沒了，門直接被打開。

她看到一個穿著牛仔靴的人。這雙靴子做工考究，用了好些昂貴的上好皮料，兩側還有細緻的雕花——鞋頭極尖，維持牛仔鞋不變的特色。此人身穿深褐色襯衫，一副大大的車軛延伸到肩頭兩側，跟淺卡其色的褲子，形成強烈對比。

還有那頂標準的牛仔帽。

美國人。也許來自德州吧，蘿拉想，也可能是亞利桑納，但是，不管來自哪裡，都不會有什麼差別。

這人年約五十，一頭黑髮，身材魁梧，臉上浮現一抹驚訝的表情。很明顯的，看到蘿拉這樣的人在辦公室，讓他有點意外。

他在門口停了一會兒。眼睛很快的在辦公室裡前後打量，終於確認裡面只有蘿拉一人，他又擺出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情，開口了。

他說，「我來找那個混充夏洛克．福爾摩斯的白癡。」

她聽到他的口音之後，證實了先前的假設——德州人。而且還是一肚子火的那種。

「我來處理。」蘿拉用內線電話跟露易絲說。「處理完之後我就走，別忘了剩下的食物。」

蘿拉掛斷電話。

眞的，處理這種事情很簡單。她最會應付這種人了。

「怎麼啦？我們這裡沒有你說的那種人。」在她蓋上最後一個外送容器的蓋子之後說，拖著美國南方人喜歡拖的母音，在她心裡，覺得這種腔調挺優雅的。實在忍不住，她一直要求自己講話要字正腔圓，但是這人的態度，讓她不自覺的又回復了老習慣。

德州人滿臉狐疑的看著她。「妳是在跟我開玩笑吧？」

「我實在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她回答道，又恢復了純正的口音。「因爲我們這裡並沒有人混充夏洛克．福爾摩斯。就算這裡有，我恐怕也幫不了你什麼忙。」

最後幾個字，她刻意講得含含糊糊，故意透點江湖氣，讓對方只聽到一串字，像是船員術語。她講完之後，得意得會心一笑。

錯了。她發現那人花了很久的功夫，把她徹底的端詳一遍，臉上的表情，從上門討公道轉成對於異性的渴求。

「這我倒不確定，女士。」他的嘴角浮起一絲冷笑。

這一剎那，他又從不悅轉成粗暴。

這也意味著：無論他到底在氣什麼、無論他這次造訪有什麼利害關係——兩者都瀕

臨爆發的極限。

德州人坐在鋪著餐巾的桌子邊。「也許我們吃個晚飯，好好的聊一下？這附近有一家人人都說好的義大利館子，但既然連餐具都擺好了……」

律師，蘿拉下定結論。

「沒關係。」德州人說，移開他的史泰森牛仔帽，「在這吃也成。」

「現在變成你在開我玩笑了。」蘿拉說。「我並沒有時間陪你瞎胡鬧。」

「何苦這麼說呢？」那人說，「我可以說明我的來意。」

「反正你找的人不是我。」蘿拉說，「我也沒時間耽擱下去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就留張名片吧。」

「這樣也成。」他說。站起來，從皮夾子裡掏出一張名片。蘿拉看了一眼。

卡爾．史帝曼，法學博士，休士頓，德州。

是的，還真是個律師。

過了一會兒，那人又一本正經的說，「妳儘管把這張名片交給任何派得上用場的人。我想要跟這間法律事務所的人好好談談，在事情辦完前，我是不會離開倫敦的。」

他在門邊又停了一會兒。「或者，」他補充說，「妳也可以留著自用，都隨妳的便。在我書裡提到，沒有什麼地方的人，是打不了交道的。」

「再見。」蘿拉說。

史帝曼離開之後，蘿拉趕緊把門關上，拿起電話，用內線通知露易絲。

「我不知道他來幹什麼，但請務必確認他離開了事務所。」她說，「在雷基回來之前，不准他再進來！」

「當然。」露易絲說。

蘿拉掛掉電話，看了看桌布還有各種精心的小布置，她跟雷基卻沒有辦法好好的享用這頓午餐，辜負了他這番準備。

她嘆了一口氣，踏上走廊，關上辦公室的房門。

她離開貝格街多塞特大樓，招了部計程車直奔羅伯特·巴克斯頓位於煙草碼頭的事業總部。

12

雷基在貝格街坐上計程車，在皮卡迪利廣場或者蘇活區，不管在哪個時候，想找到停車位，都是不可能的任務。

計程車走攝政街，直趨皮卡迪利廣場，這裡是四條交通動脈的交會處，倫敦最繁忙的地鐵車站，也坐落在這個區域，不斷的吐出形形色色的旅客。懷抱著不同的目的，去向不同目的地的人們，最終還是擠進霓虹燈閃爍的廣場。無論何時，皮卡迪利廣場，總是擠滿了計程車、轟轟作響的雙層巴士，行人在車水馬龍中穿梭閃躲，走進百合運動用品店、標準戲院，或者連鎖藥房、漢堡王，要不就躲進蘇活區比較冷僻的小街道。街道上還有些工程在進行，一年到頭沒見停過，雷基很久以前就下好結論：這是要讓整條街變得很難通過的陰謀，就跟百貨公司故意把展示櫃放在路上，攔住去路，逼你無路可逃，非得留下買路錢不可。這裡是皮卡迪利廣場。你就是得停下腳步，買點什麼才行。

在展翅愛神厄洛斯的雕像前，司機左轉進到莎夫茨伯里街，在通過特羅卡德羅成排的電子遊戲機小店面之後，放慢了速度。

眼前有好幾條窄巷子，頂多穿過一兩條街，距離主要的商業大街有段路，算是蘇活區暗處的花街柳巷。店家燈光點得很小心、很刻意，就像是高級妓女，要亮到能夠吸引

尋芳客，卻又不能張狂到引發附近規矩店鋪的不滿。

計程車停在其中一條巷道前，此處入口更顯狹窄。巷內被深沉的陰影覆蓋，無人點燈，雖然已經快近中午，也沒看到顧客上門。

雷基走出計程車，向一名站在螢光黃色犯罪現場封條的警官，出示證件。這個年輕人對周遭頗爲提防，雷基花了好幾分鐘的時間，都沒能說服他。好不容易這個警官才回過頭，替他叫了探長溫柏利——此人五十來歲，有著一副退休拳擊手的肩膀，不過，這些年來，身子發福了，外套顯得有些緊——正在巷子的深處，跟蘇格蘭場的專家會商。

溫柏利抬頭，朝雷基招招手，讓他進來。

雷基越過封鎖線，走進巷子。這是個死巷子，一堵八英尺的高牆攔住去路。牆前幾英尺處，有一部垃圾車，溫柏利跟法醫就縮在垃圾車跟牆壁夾出的暗處。

緊挨在垃圾車邊，有個外部的梯子，通向一道紫門。這時大門緊閉，上面的字樣說明這是「美體小鋪」，一家脫衣舞俱樂部的入口。

雷基走了過去，溫柏利站在那裡，眼神似有期待，卻也不免譴責——雷基急切間分辨不大出來。

溫柏利稍稍的移開位置，讓雷基有個空檔看看他們的發現。

雷基往下一瞧。

是劉先生沒錯，前一天造訪雷基事務所的老先生。

老先生的頭上有一縷白髮，染上鮮血，顯得有些僵直。灰色外套的後領、翻領都被

血浸到濕透，邊緣染上雨後水坑的污漬與垃圾車逸出的污穢。整個人看起來，比去雷基事務所的那個孱弱老頭，顯得更加瘦小，而且死得莫名其妙。

雷基眞想轉身。「屍體是怎麼發現的？」他問道。他過了好一會兒，才把心思收攏，繼續觀察。他回過頭，朝大街看去，距離熙來攘往的人潮，至少還有五十碼，垃圾車的陰影又遮住了部分屍體。然後，才補了一句，「我想他躺在這裡好一陣子了吧，都沒有人注意。」

「的確是。」溫柏利說，「一直到脫衣舞俱樂部的清潔人員今天上午抵達之後，我們才接到報案電話。」

「關門之後，離開俱樂部的人沒有發現嗎？」

「顯然是沒有。燈光暗，屍體又在垃圾車的另外一邊。在幾碼的距離之外，就只能看到地上有件舊外套而已。俱樂部關門之後，工作人員是從正門離開的。」

法醫站起來了，一個四十來歲的女生。

「我想，我們有個四小時左右的範圍。」她說，「我們得把他送回實驗室，才能夠進一步確認，但根據我初步的估計，死亡時間大概是在昨天晚上十一點，到今天凌晨三點之間。退後一點好嗎？」

雷基跟溫柏利退開了一點。

「我的理論是，」溫柏利說，「他昨天晚上來到這裡，想要尋點蘇活區特有的樂子，沒想到卻遇到搶匪。我打電話給你，是因爲我們在他身上找到這玩意兒。有沒有什

麼評論？」

溫柏利展示給雷基看的，是他貝格街法律事務所的名片，已經被裝進透明的塑膠袋裡了。

「他昨天來過我的辦公室。」雷基說。基於戰術的考慮，他改變話題，不再提供溫柏利想要知道的會面細節。「有沒有人見到他出現在俱樂部裡面？」

「還不清楚，但我們會查證明白的。」溫柏利說，朝著年輕員警比了個手勢，請他過來。

「麥克漢，」溫柏利說，「今天算你走運。俱樂部一開門，你就進去跟裡面的小姐聊聊。我本來想自己去的，但實在忙得走不開。」

「謝謝您，老闆。」麥克漢說，「我會盡力的。」

「我相信你一定會的。」溫柏利說。

警官回到崗位繼續值勤。

「當然啦。」溫柏利跟雷基說，「也可能被害人根本沒有走那麼遠。」

「我同意。樓梯陡成那樣。」雷基說，「就算他能爬上去，看來也要花上一整晚的時間。而且，去那種地方，他老人家的年紀好像也太超過了一點。你確定屍體沒有移動過？」

「法醫正在確認這一點。但我沒法接受你的前提，上脫衣舞俱樂部，跟年齡大小有什麼關係？」溫柏利說，「舞者覺得你這個人沒什麼傷害性，反而會更加友善。至少我

是這麼聽說的。」

雷基點點頭。「如果你的口袋裡麥克麥克，她們可能會極其友善吧？至少我是這麼聽說的。他口袋裡有沒有一捲五英鎊的小票子？」

「沒有。就只有七十二便士的零錢。」

「那麼，要不是他弄錯脫衣舞俱樂部的價碼，就是屍體被人移動過了。或者，他來皮卡迪利廣場另有目的。」

「要我就會說，也許在他進去之前，就被搶了。他的皮夾不見了。」

「這位老先生一路從台灣飛到倫敦來，就是爲了捍衛自己的名譽。」雷基說，「要說他最後一晚上，竟然是跑到脫衣舞俱樂部，我會覺得很訝異。」

「要我就不會覺得奇怪。」溫柏利說，「但我猜，有些事情你沒跟我說。」

「他算是承包商，遠距接單，幫這裡的人工作。翻譯幾首兒歌，但麻煩的是，他並沒有拿到錢。」

「所以他找大律師來商量嗎？」

雷基聳聳肩。他可不想解釋，這人找上他，是以爲他是夏洛克·福爾摩斯。

「不是所有人都能弄明白，大律師跟初級律師有什麼差別。」雷基說，「其實，他只要找個事務性的一般律師就成了。」

「所以，你的解釋是什麼？」

「我的理論還沒有成形。他問過我看表演的事情。我指的可不是樓上的那種表演。

這附近有戲院，我想他是搭地鐵，想要在皮卡迪利附近的戲院看表演，但是迷路了，結果走到蘇活區的暗巷子裡面來。」

「也許吧。」溫柏利說。「在倫敦這個區域，向上提升與向下沉淪，只隔一道門而已。但是，就你的理論來說，上演《捕鼠器》的戲院跟這裡差得太遠了，更何況你怎麼知道他看的就是這一齣？還有別的想法嗎？」

「只剩一個了：他找上欠錢的委託人，結果，慘遭殺害。」

「所以，他們選擇蘇活區的巷弄裡進行商業談判？」

「我沒法解釋見面地點。經常有人拖欠遠距包商的錢不還。一天到晚，層出不窮。大公司欺壓小包商，賴了帳，還要人滾！找上我的案子，一般是公司食物鏈更上方的客戶。但是，不管在哪個階層，這種事情都很可惡。」

「我覺得你有點借題發揮，希斯。你知道欠錢不還的委託人姓名嗎？」

「等回辦公室，我會把姓名跟委託人登記的郵箱地址寄給你。」

「那就快點寄。」

溫柏利準備要轉身了。

雷基有些遲疑，但還是盯著劉先生的遺體。

「還有沒有什麼線索？」溫柏利問。

「沒了。」雷基說。

「那就請回吧。如果我們還有問題，會直接來問你。」

雷基轉身，朝計程車走去。

在巷道的入口，封鎖線再過去一點，雷基的眼神停住了。風把一張小小的白紙條吹到牆邊下雨積成的小水坑。

這沒什麼稀奇，只是這張紙條看起來好像是剛剛冒出來的。雷基趕緊拾起來。一張紀念品店的收據。現金購買。找零的金額是七十二便士——剛好跟劉先生口袋裡的零錢一樣。

這也許不能說明什麼。

雷基回頭看了看犯罪現場。溫柏利跟法醫依舊忙得不可開交，研究劉先生的屍體。菜鳥警官看起來倒是沒事，但是把收據交給沒什麼經驗的年輕人，並不是最有效的處理方法。雷基把收據往口袋裡一塞，坐上計程車。

等到車子開回貝格街，雷基提醒自己：劉先生已經死了，他被害的原因，其實也沒那麼重要。

但也許這是最關鍵的大事。他想得越深，就把進入他辦公室的倔強老人跟巷弄裡單薄的屍體，聯繫得越緊密。老先生千里迢迢、花這麼多的錢，只爲了討這筆微不足道的欠款，雷基覺得他應該把劉先生喪命的原因，查個水落石出。否則，實在說不過去。

儘管他很想抽身，但雷基知道，這起謀殺案他絕對不能置之不理。

13

蘿拉抵達煙草碼頭，羅伯特．巴克斯頓勳爵跟他之前的報業鉅子一樣，把自己佔地數英畝的媒體王國建立在這裡。

在這段短短的車程上，她又把她想說的話，在心裡預演一遍——這些話她早就該說了，如果在三天前她能找到他的話。

現在也應該考慮一下：他爲什麼要神隱，不讓她一吐爲快呢？一定有很好的理由吧——至少從他的角度而言。

或許跟皇室有關，或者政府高官。羅伯特．巴克斯頓必須要把她放在一邊，先處理公司俗務再說。

這也無所謂。反正她心意已決。

計程車駛進入口，兩側是高達十英尺的暗紅色高牆，通向深鎖的入口。

蘿拉到過這裡好幾次。警衛站的主管認識她，很快的打了個電話，揮手讓她進去。

在主建築的大廳裡，巴克斯頓報業集團旗下的記者與行政人員，進進出出，有幾個站在公共電梯旁邊聊天，看來毫無異狀。

她取出巴克斯頓幾個月前給她的私人電梯通行卡，獨自走進電梯，按下安全密碼，

直到頂樓。

電梯打開，是一個寬敞的接待空間，室內灌木妝點綠意，還有舒服的椅子跟敞亮的天窗。正中央，有一個金光閃亮的黃銅吧台——後面的服務人員倒不一定，端看到訪的賓客而定，有時是酒保，有時是美艷不可方物的接待美女。親近的貴賓蒞臨，巴克斯頓也會親自調酒，略盡地主之誼。

讓人難以逼視的美女接待員，當然純粹是為了公關目的。蘿拉第一次造訪這個樓層的時候，巴克斯頓就尋了機會，趕緊解釋；而蘿拉則是裝出若無其事的模樣，假裝沒注意到他的弦外之音。

但是今天可沒見到閒雜人等。站在迎賓大廳中間的是巴克斯頓的幕僚長，集團的二號人物。

此人身材極高，卻瘦得厲害，身穿灰色西裝，角框眼鏡。蘿拉一出電梯，他立刻往前走了一步，自我介紹——艾力克．辛普森——儘管這並不必要。

「是的。」蘿拉說，「我確定我們見過。」

「當然。」艾力克說。

蘿拉跟著他走進內門，進到巴克斯頓的私人會議室。

會議室的一端是成排的書架，都是巴克斯頓旗下報刊創刊以來的合訂本；另外一端則是寬敞的落地窗，俯視泰晤士河。

三個穿黑西裝的人，胸膛硬得鐵砧似的，耳邊掛著電子設備，巴克斯頓的私人保鏢

——蘿拉非常確定，因爲她至少見過其中一人——站在窗前竊竊私語。

他們隨即轉身，朝她的方向瞪過來。其中一個按了一個鈕，厚重的窗簾隨即掩上落地窗，另外兩個人走到房間中間、擦得耀眼的橢圓會議桌，加入蘿拉跟艾力克．辛普森。

「亨利負責巴克斯頓勳爵的內部安全。」艾力克指著坐在他左邊的人，「易安是首席行動官。整個團隊現在跟我們一起工作。」

蘿拉一個人、一個人的看過去，眼神最後又放回艾力克身上。

「跟我們一起工作？」

艾力克看了看亨利，他點頭確認。

然後艾力克看著蘿拉，小心翼翼的說，「巴克斯頓勳爵被綁架了。」

良久，蘿拉連話都說不出來。她想像各種情景，揣測巴克斯頓不回話的理由，但再怎麼想，也沒想到巴克斯頓竟然被綁架了。

「怎麼會……我的意思是，怎麼我沒聽說……」

「妳沒聽說是因爲知情的人全在這個房間裡面。」艾力克說，「我希望妳也能承諾保密。」

「當然。」蘿拉說，連想都沒想。「這當然。」

人被綁了，自然不能大張旗鼓。

「警方呢？」她問道。

「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他們知道。」艾力克說。「這是綁匪的要求，應該在妳的意料之中。其實——巴克斯頓勳爵也預期到這種可能性——」

亨利打斷他，這還是他第一次開口。他的身子前傾，點起一根雪茄，再往椅背一靠，好像在炫耀似的。「事實上，我們早就有所準備，處理這種事情，比警方還乾淨俐落。」

蘿拉從亨利看到艾力克，他好像輕輕的聳聳肩，肯定他的自信。

「我沒有絲毫懷疑你的意思。」蘿拉說，「既然如此——叫我來幹嘛？」

亨利看著艾力克，從表情看來，他跟蘿拉有一樣的疑問。

艾力克回答這個問題，倒沒半點遲疑。「因爲巴克斯頓勳爵的緊急處置指示特別交代，在這樣的情況下，妳是這世上他唯一信得過的人，贖金必須要由妳繳付。」

「喔。」

整個房間又沉默了一陣子。蘿拉花了一會兒功夫，想清楚對方傳遞出的紛亂訊息——琢磨巴克斯頓對她的態度以及接下來要採取什麼步驟。

艾力克弄錯了她的意思，還以爲她在故作姿態，希望他能吐露更多詳情。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們要多少錢。」他說，「但是，很久以前，巴克斯頓勳爵就撥出一筆專款，應付這種情況。綁架的歹徒要求會面，顯然想要溝通條件。一旦雙方碰頭，由於妳跟巴克斯頓勳爵的關係已經公開——畢竟，兩位遲早是要結婚的，妳說對嗎？——不僅他希望妳在這種關頭代表他出面，而且，綁匪提出一張他們願意會面的人

選清單，短短的，上面也出現了妳的名字。」

「還有誰出現在清單上？」

「這個嘛……沒了，事實上，只有妳。」

「跟綁匪見面？」蘿拉考慮著。現在分辯兩人的婚事已成定局，純屬誤解，並不是好時機。

「是的。」艾力克說，「獨自一人。這是他們的要求。」

「他們可能有武器，還有暴力傾向，不是嗎？」蘿拉問道。

亨利聳聳肩。

「這個嘛……」蘿拉說。她看著自己被房間內的四個男人圍著。她猜，艾力克跟虎背熊腰的安全特遣人員，在西裝下面，都暗藏槍械吧。這幾個人一臉殷切期盼，看著她。

「我會去的。」過了好一會兒，蘿拉才說。「我的意思是，我當然會挺身而出。但是，怎麼證明勳爵還活著？他們有送來什麼證據嗎？」

幾個人面面相覷。艾力克朝亨利點點頭，亨利便把一個手提箱放在桌子上。他打開箱子，探手進去，取出某個東西——放在蘿拉面前。

蘿拉一陣心驚膽跳。

「我的天啊，他們剝了他的頭皮！」

「髮片。」艾力克說，「私人訂製。我們確認過是勳爵的。」

「這怎麼可能？」蘿拉很快的回應。「我怎麼可能沒注意到？」

「他戴了好多年了。」艾力克說，「這是他最深藏不露的秘密。」

「那就難怪了。」蘿拉說。她的手指劃過髮片上的暗扣，琢磨巴克斯頓的這個秘密。

「原來如此。」她說，「難怪有些場合他會不太願意——有一兩種活動，他好像……」

她把髮片放了下來。

「好吧。我會盡力。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但是在行動開始前，我想要通知某個人。」

「很抱歉。」艾力克說，「我剛說過了，這事得保密。」

「他很聰明，」蘿拉說，「也許他能夠——」

「絕不可能，藍欽小姐，而且我也不知道一個律師幫得上什麼忙。」

蘿拉想了一會兒，嚴厲的看著艾力克。

「我只是說『某個人』，你憑什麼認爲我說的是個律師？」

艾力克有點遲疑。「妳指的是他吧？不是嗎？」

「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你怎麼知道我指的人是誰？」

他更侷促了。

「請妳理解。我是巴克斯頓勳爵的幕僚長。這是我的職責所在。」

蘿拉深吸一口氣，又嚴峻的逐一看著三個大男人，最後，緊盯著艾力克不放。

「等我們把羅伯特救出來，」她很刻意的說，「我們再好好的討論一下你的職責究竟是什麼。」

幕僚長清了清喉嚨。

「明白。」他說，「但這意味著妳會拔刀相助吧？」

「我會。」她說。「但我一定要打通電話，至少讓他知道我暫時無法跟外界聯絡。如果我不打，他就會懷疑——如果你眞的想要守住秘密，最好不要讓雷基．希斯起疑心。」

安全主任轉身看著艾力克說，「我眞的認爲我們不應該——」

「這跟你們兩個沒關係。」蘿拉說，「在這裡面也沒什麼『我們』。電話我非打不可。」

「當然可以。」艾力克很快的說，「但可以只留話嗎？我們實在擔不起他問問題的風險。」

蘿拉開始撥號，艾力克的手扶在她的小手臂上警戒。

「我知道妳是演員，」他說，「請發揮演技。」

蘿拉很不屑的瞄了他一眼。活該。

她按了雷基貝格街法律事務所的號碼，避開露易絲接聽的一般電話，直接撥雷基的專線。

一如她的預期，他還沒回辦公室。答錄機接起來了。

「謝謝你精心安排的午餐，可惜。」蘿拉說，「抱歉的是，我沒有留甜點給你，但我事前有提醒你唷。我要帶塔巴斯可去看醫生……可憐的小傢伙。你沒法相信牠咳成什麼樣子。我稍後再打電話給你，別擔心。」

她掛掉電話。跟她在同一個會議室的安全人員這才點點頭。

好了，蘿拉想。應該可以敷衍一陣子，至少現在。

14

羅伯特．巴克斯頓又醒了。他猜想，自己的意識可能是斷斷續續的。但這一次，他要集中意志，保持清醒。

他深吸一口氣——隨即想起眞不該這麼做。臭氣立刻充斥他的鼻孔。他知道他的眼睛睜得開，空氣很潮濕，臭氣甚至會撞擊他的眼球。只是周遭一片漆黑，什麼也瞧不見。

他眨了眨眼，試圖聚焦。這附近總該有點什麼，總該有點光吧。他勉力抬起頭，想要轉動一下。一陣暈眩趁機偷襲，這次他沒有屈服，至少要掙扎一下——沒錯，在另外一頭，的確有什麼東西、的確有光透出來。

不明物體朝著他逐漸逼近，現在，已經遮住他的視野。他趕緊閉上眼睛。

然後他聽到一個聲音。

「在哪裡？」

天啊，這聲音聽起來眞討厭。它是在跟他講話嗎？應該是吧？

「我知道它在你手上。在哪裡？」

巴克斯頓抬起頭，眼光設法越過刺眼的光源，看看發問的人到底是誰，但實在沒辦法。暈眩再度來襲，從腦子直竄內臟，他的腦袋又垂了回去。

15

接近傍晚，雷基從蘇活區的犯罪現場，回到貝格街法律事務所。

露易絲在秘書桌後，看來不怎麼忙，至少也不在忙法律事務。今天本來也就沒什麼事，雷基知道，是他要露易絲把約會清空的。

她把報紙攤在桌上。

「抱歉。」雷基靠近的時候，她說。「今天的時間過得眞慢。有個美國律師過來，說他會再打電話給你。藍欽小姐一個小時前離開。除此之外，嗯……我在看報紙標題，跟夏洛克．福爾摩斯一樣瞧瞧裡頭有什麼蹊蹺。解謎。你想不想聽聽，我正在研究的報紙標題？」

雷基搖搖頭。「不用了。但我有事想麻煩妳。請把我昨天跟劉先生會面得到的聯繫資訊整理出來，寄給溫柏利探長好嗎？還有，劉先生在倫敦不是有個雇主嗎？把那個女人的資料一塊寄去。」

露易絲放下報紙，一臉狐疑的看著他。

「很不幸的……劉先生昨天晚上慘遭殺害。」雷基說。

「喔。」露易絲的眼神又放回報紙。「天啊。」

雷基把經過簡單的告訴她。然後，從口袋裡掏出那張收據。

「我要妳去皮卡迪利的這家商店，把交易內容問清楚。這可能是劉先生遇害不久前買的，可是在案發現場，卻沒看到什麼異樣的東西。不管是什麼，有可能在遇搶的時候被搜刮走了，如果這眞的是一起搶案的話。反正，我想知道他到底買了什麼。」

「好。」露易絲說，從雷基手上接過收據。「我馬上就去。」

雷基開門，進到辦公室。

他當然不會期望蘿拉還在裡面。但是，想起他精心布置的午餐，看到外燴剩下的菜餚，不禁一陣心痛。

機不可失。他暗自詛咒，下次再也不要把終身大事搞砸了。

然後他看到電話的留言警示燈不斷閃爍，趕緊按下按鈕聽留言。蘿拉留的。病貓？好吧，說得過去。

他回想了半天，印象裡沒聽過蘿拉用這種語氣說話。實在很難分辨這裡面是不是暗藏玄機。

她是演員，當然，比起一般人來，比較善於用語氣傳達一些難以言喻的訊息。

但就他幹的這行來說，雷基想不出來有什麼必要有話不直說。

他並不十分確定，但聽起來彷彿——當然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有點不對勁。

他很認眞的禱告，希望這跟他的求婚大計沒什麼關係。要不是因爲急事，非得趕到蘇活區不可，終身大事說什麼也不能耽擱下來。

「我家的貓生病了。」是不是「我才不要嫁給你」的密語？

希望不是。

他打電話到蘿拉家。沒人接。

他再打她的手機。也沒有回應，只響起她錄製的問候語，請來電者留言。他留了言，請她務必回話。

又過了幾分鐘。雷基坐在桌子後，抵抗衝動，嚴禁自己跳上車，殺奔蘿拉在切爾西的閨房。

沒有什麼急事分散注意力，最終雷基還是不敵直覺。他離開事務所，並沒有開回巴特勒碼頭的家，直接前往切爾西。

他在蘿拉家的對面，在一棵樹的樹蔭下，把車停好。門廊的燈還開著，其他房間卻一片漆黑。她要麼不在家，要麼就是在家，但已經上床睡了。

如果她在家裡睡覺，雷基打電話給她，她就會接。但前提是：床上只有她一個人。不過雷基總得考慮其他可能性。

萬一她跟巴克斯頓在一起呢？如果她只是跟他一起出席公關活動，或者什麼類似的行程，爲什麼要留言給他說她的貓生病了？

也許雷基只是在自欺欺人。也許他根本毫無指望。

他強壓衝到她家門前狂敲一通的衝動。如果她來應門，那麼他會跟傻瓜一樣當場愣在那裡。如果她沒來應門，就意味著她跟巴克斯頓在一起。

先前的預感大概是錯了，蘿拉並沒有惹上什麼麻煩。那只是他憂慮的投射——從他個人的角度來說，是一件難以容忍的憾事——蘿拉又回到巴克斯頓身邊了。但是，這跟蘿拉有沒有危險一點也不相干。

擔心是一回事，私闖民宅可是另外一回事。

雷基啓動他的捷豹，開走了。

16

第二天一早，雷基進了辦公室，第一件事情就是檢查有沒有蘿拉的留言。半通都沒有。

倒是溫柏利留話給他。

雷基趕緊回電話。

「我昨天請個警官去找劉先生的雇主聊了一下。」溫柏利說。

「有什麼發現嗎？」

「一個太太經營小本生意。沒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什麼叫做『沒什麼特別』？」

「你不要跟我來交叉質詢那一套，希斯。我的意思是，我們查過那位女士，找不到任何可疑的地方，也不覺得還要浪費時間跟她糾纏。」

「你派誰去？」

「忘了名字。交通大隊的某個警官吧。」

「眞是夠了，溫柏利，這是你最能幹的手下嗎？」

「說實話，還眞是。這兩天我們人手有點不足。」

「怎麼了？」

「你可知道蘇格蘭場開始負責皇室安全？不單只執行我的日常任務，幸好我老早以前就習慣了。」

「所以他們把你從刑事組調出來支援？」

「接下來幾天。兩個皇室活動登場，還不只一個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當然是威爾斯王子。王妃去年過世之後，他幾乎足不出戶，完全沒有公開活動，但這兩天呢，他要在皇宮裡舉行晚宴，邀約國際顯要出席：這當然是頭等大事。同時呢，還有個生日派對、名人半程馬拉松，還是慈善慢跑之類的活動，表彰貴婦艾希頓—鐵蒂的保育成就。這是海德公園的勤務。女王陛下的哪個表親好像要參加。很明顯的，紅松鼠快要絕跡了，皇室非出面不可。皇室出面，蘇格蘭場就要保護皇室，所以，我們不但得調動重兵守護王子的安全，還要分人去海德公園，讓皇室的表親能夠順利參加活動。」

「哪個表親？肯特公爵？」

「不，另外一個。」

「格洛塞斯特公爵？」

「不，另外一個。」

「林利子爵？」

「不，那是女王的姪子。」

雷基苦思良久。他從來沒弄清楚過皇室的譜系。

「總而言之呢，是個公爵就對了。」溫柏利說，「還有更誇張的呢，軍情五處有好些傢伙，每天上班就是在網路上亂晃，自稱是在監測流言蜚語，打探有沒有人想要暗殺皇室、破壞我國的國際關係，或是什麼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詭計。反正呢，我們團隊裡的大部分人，直接派去皇室活動現場警戒，協助軍情五處，跑腿打雜。就算我有五個分身，也沒法兼顧這麼多待辦事項。我老媽總愛說，要不我就把根掃把塞到屁股裡，一邊忙，一邊就把地板掃一下？」

「只要軍情五處插手，半個蘇格蘭場就得跟著瞎忙？」雷基說，「即便是那個皇親國戚跟女王只是八竿子勉強打得著的親戚？」

「當然是這樣啊。這跟受保護者的地位高不高，沒有直接關係。」

「聽起來眞的很麻煩。」雷基說，「對於平民老百姓他們就不會這麼認眞了吧？」

「軍情五處可不見得。」溫柏利說，「至少他們嘴巴上這樣說。他們只在乎威脅是眞是假。恐怖分子找上門，就算是你的生日派對，他們照樣插手。」溫柏利想了想，「也許你的生日派對不會，他們應該有某種標準才對。但蘿拉的，他們就會介入。」

「很好。」雷基說，「你們人手短缺，是因爲你們把警力調去保護那些自我膨脹的皇室上流人物，所以，明明是一起嚴重的謀殺案，你們卻沒有像樣的警官去徹底的調查一下。那麼，我想你應該不介意我自己去找那位女士聊一會兒吧？」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是不會阻止你的。」溫柏利說。他把那個女人的地址告訴雷基。「務必開宗明義，你跟警方可沒什麼關係。」

17

雷基照著溫柏利給的地址開過去，並不遠，就在攝政公園北邊幾英里的地方。

雷基穿過肯頓城，夾道都是賣便宜山寨夾克與帽子的攤販，還有些小鋪子賣二手黑膠唱片給城裡喜歡波西米亞調調的消費者。他繼續開過肯頓水閘以及穿過泥濘水岸的弗利特河。一邊的河水勉強能讓旅遊船掙扎靠岸，另外一邊漂著成噸的垃圾，佔據過半河面。

現在他開到肯尼斯城了。他停在一排新建好的國民住宅前——不特別奢華，但也不寒碜，要說「新」嘛，也只是還沒破敗而已。

這種地方就是給年輕、野心勃勃的中產階級，暫時棲身，好讓他們力爭上游，有朝一日能住進俯視漢普斯特德荒野的豪邸。也許在這個過程裡，會佔點小便宜，雷基想。欺騙海外的小承包商，反正對方遠隔重洋，想來也無可奈何。能省個幾英鎊算幾個。萬一包商真的上門討債，就在蘇活區的暗巷裡殺了他。這……這樣的殺人動機好像說不大過去：但有時事情就是會失控。不管如何，雷基覺得他不可能喜歡這個女老闆。他憎惡詐欺。

他踏上樓梯，走到公寓二樓，按門鈴。

一個五十上下、身材單薄的女子開了門。

「是的。」她說，「我是溫斯洛太太。」

她一頭黑髮，緊緊的梳向腦後，無意遮掩逐漸灰白的髮絲。細金屬邊的眼鏡端端正正的架在鼻梁上，比正常的位置略低一點。

她的模樣大出雷基意外，樸素低調。如果要他猜，他會說對面這位女士是公立學校校長。

感謝老天，他已經不是八歲的小朋友了，也比她高出一截。

雷基自我介紹，把名片遞給她。「我是爲劉先生的事情來的。」他說。

她揚了揚眉毛，仔細打量雷基，低頭看看律師名片，又抬頭看看他。

「就是警察說他被害的那個？」

她的聲音經過刻意的調整，但到了最後幾個字，還是出現了明顯的情緒。緊張背叛了她。不過，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理由，會讓一個人緊張。

「是的。」雷基說。

「抓到人了嗎？你幫凶嫌辯護嗎？」

看來她很想知道他的客戶是誰。

「沒有。也不是。劉先生稍早的時候找過我，談了妳委託他的翻譯工作，我覺得有責任查清楚。」

「眞的嗎？」她說。她頓了一會兒，很顯然是被嚇了一跳。「他眞的聘請了律

師？」

「不好意思。」沒有理由跟她說，劉先生上門來，其實找的是夏洛克．福爾摩斯。這女人又看了雷基的名片。「貝格街法律事務所？」她問得很直率。

雷基沒有反應。

「劉先生告訴我，他要找夏洛克．福爾摩斯幫忙討公道。」婦人說。「我還以為這是他的又一次誤解。」

她看著雷基，很明顯的希望雷基會附和她的說法。但是雷基沒說話，希望用沉默逼她開口。也許她聲音裡透露出的緊張，可以壓迫她講出更多線索。

她還眞講了，只是內容不是雷基願意聽的。

「如果劉先生眞的想把事情鬧大，大可請初級律師寄封存證信函就成了。」她的語氣中帶著些許惱怒。「不過，他卻寫信給夏洛克．福爾摩斯。我跟他說過，我才不會理會自稱是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人替他背書，因爲他給我的翻譯錯了一大堆。沒想到他就找上你了——御用大律師。我沒說錯吧？」

「很接近了。」雷基說。那封信曾經迫使他採取守勢，現在又被她盤問，害得他沒有還手餘地。

這時候，婦人卻頓了一會兒，嘆口氣。「這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我還眞寧願他去找初級律師，寫封存證信函，待在家裡。」

「深有同感。」雷基說。

「或者，」她接著說，很難過，「我乾脆接受他的翻譯算了。但我不能啊。你要不要看看他錯得有多離譜？」

「我想不用麻煩了。」雷基說。也許溫柏利是對的。這婦人越談越不像是殺人嫌犯。她根本不敢一個人跑到蘇活區的暗巷裡，跟什麼人對質；她做的這個小生意，也不可能花錢雇殺手。

「妳知不知道劉先生在倫敦還有沒有別的雇主？」雷基說。

「沒有。我不知道。」

「當初妳是怎麼找上他的？」

「他回覆了我在中文報紙上登的應徵廣告。他上過相關的課程，我寄給他的語文能力測驗成績也不錯。但是他的工作成績卻是慘不忍睹。」

「這話怎麼說？」

「我雇用新翻譯的時候，格外小心，會把他們第一次的作品，送給委託人看一下，驗證品質。我不覺得我的同行會花時間在這上面，但我個人認爲，幹我們這行的，精確性不能打半點折扣。」

「這當然。」雷基說。

「很不幸的，劉先生的譯作錯誤連篇。第一首，〈rub-a-dub-dub〉還算是準確，但這一句顯然得自於你們事務所的協助。另外幾首童謠，也還勉強能夠接受。其他幾首就錯得離譜了。我都全部指出來了，請他修改，但還是照錯不誤。他堅持說他才是對的，

但分明不是如此。我很抱歉退了他的稿件，但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他害我趕不上截稿日期，錯得這麼嚴重，我總不能把那樣的翻譯送給客戶吧？你說是不是？」

「是。」雷基說，「我想是不行。」

「只是『想』而已？」婦人說，一副想要用戒尺敲他指節的模樣。

「不是，我們當然不能允許錯誤的稿子輕率出手。」

語氣還是不夠果斷，話一出口，他立刻就後悔了，因爲他看到溫斯洛太太睜圓了眼睛，一副要捍衛自身立場的模樣。

「我拿給你看。」她說。

她領雷基到屋子的後面，進到一個充當辦公室的小房間。

「我有一個舊的版本，幾年前的，就在這裡。」

她轉向一個由臥室衣櫥改裝成的書架，一頭栽進其中一格，翻出一個紙箱子。從裡面取出一個黃白相間的大塑膠鴨。

她扔到桌上，落在雷基面前。「如果你想知道這鴨子怎麼玩，就按一下它的嘴巴。」

「什麼？」

「按一下鴨喙。我的意思是鵝啦。我怎麼看都覺得這是一隻鴨子，愛爾家進口公司硬說它是鵝媽媽。」

在婦人打開一張雷射印表紙的同時，雷基還眞的壓了壓它的嘴巴。

服。

「一、二，繫好你的鞋帶。」這隻鴨子用一種細細的女聲唱了起來，聽起來很不舒

「如果你快按兩次，它就會把整首歌再唱一遍。」溫斯洛太太說。

「一定要嗎？」

「不用。我要給你看的就是第一行，正確的句子是『繫好我的鞋帶』，就跟鴨子唱的一樣。但是劉先生在印說明書的時候，卻把這行弄錯了。來，我拿給你看。」

她把說明書攤在雷基面前，跟劉先生帶去事務所的那張完全一樣。

「早先的版本只有英文，但我的客戶還想加法文跟中文。劉先生的工作是根據客戶調整過後的英文版本，翻成其他幾種語言，同時把三種語言印成說明書，再寄還給我。我收到之後，把說明書送給客戶，也就是愛爾家進口公司的拼裝倉庫，讓他們在打包的時候，把說明書放進去。我盡一切可能，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明白。」雷基說。

「這只是其中一個錯誤。」她說，指著譯文上的某個角落。「這就是劉先生完稿之後寄給我的版本。他不只中文跟法文版弄錯——這我很清楚，因為我全部讀過——甚至還把錯誤帶進英文版。」

「我開始聽不懂了——」

「你會讀中文嗎？」

「這個嘛……不會。」

「法文？」

「勉強能點菜。」

「那好，我們就只看英文版好了，來——請唸這一段。」

雷基大聲唸了出來：「一、二，解開我的鞋帶。」

「你看，這不就錯了嗎？原文剛好完全相反。這一行應該是『繫好我的鞋帶』，是不是？怎麼會是『解開』呢？」

「精確不能打半點折扣。」雷基暗想，說話的口氣中只敢透露一點點懷疑。

她一臉防備。「是，你說得沒錯。雖說只是個玩具，但是說明書上印的歌詞，就是這隻鴨子——抱歉，我指的是鵝——唱的，孩子可以一邊聽一邊學著唸。他犯了好幾個類似的錯誤，有的是字完全弄錯，有的時候意思相反。我知道這張說明書不是用來組裝火箭，或是解釋魚雷擊發程序，但是，精確性不能打半點折扣，什麼情況下都一樣。」

「妳說得一點都沒錯。」雷基想了一會兒說。

「希斯先生。」婦人說。「我不是個不講理的人。我的意思是說：至少我要求自己不要無理取鬧。如果翻譯出來的東西這麼慘不忍睹，我還得付錢的話，我這個小生意哪裡還做得下去？不過，我理解劉先生的確是投注心血在這個工作上，我也願意付一點酬勞感謝他的努力，即便他寄給我的東西，完全派不上用場，我還得找人重新弄一遍。事實上，我已經準備好一張支票跟一封信要寄給他，聊表心意——接著警察就找上門來了。」

她轉開身子，過了一會兒，才又面對著雷基，手裡拿著一張支票，那是她稍早的時候開的。

「也許你能夠代表他，把這張支票寄給他的什麼人？」

雷基看著婦人懊惱自責的遞出支票。根據雷基的判斷，這種神情是裝不出來的。

「我看我能不能幫得上忙。」

「我……我……實在很抱歉，沒想到會發生這種意外。」她繼續，「我找來的人如果亂翻一通，炒他魷魚就可以了，還不至於要殺了他。」

雷基相信。最初他認定這個婦人跟劉先生的死一定有關連，不料情勢逆轉，如今的他反而堅信這婦人跟這個案子一點關係都沒有。命案想來另有隱情。也許溫柏利「搶案引發殺機」的理論，也不無道理。

雷基告別婦人，回到貝格街事務所。一路上他都試著用手機聯絡蘿拉，但始終沒有回應。

進到辦公室，他檢查答錄機，也問過露易絲，但是在她昨天打來留話之後，蘿拉就再也沒跟他們聯繫了。當天傍晚雷基開車回家，又開始擔心起來。

帶隻病貓去看醫生，用得了那麼多時間嗎？

18

「一百萬英鎊，就這麼點？」

夜已深，距離破曉只剩幾小時，從蘿拉被迫中斷跟雷基午餐約會開始算起，已經一天半了。

昨天晚上，蘿拉趕到巴克斯頓總部之後，就此受困，哪裡都去不了，儘管想像所及的奢華服務，呼之即來，卻沒有辦法與外界進一步聯絡。蘿拉一開頭打給雷基的那通電話之後，安全小組要求全面封鎖消息。他們說，在他們跟綁匪談判的時候，必須遮掩到半點風聲都透不出來。蘿拉對他們這套規矩，越來越不耐煩。

現在他們又聚集在巴克斯頓的私人會議室。這一次，蘿拉坐在長條桌的主席位置。特權吧，她想。就像是波里尼西亞把處女奉獻給火山之前的場景。

左邊緊挨著她的是亨利，安全主任；站在右手邊的是艾力克，集團幕僚長。兩旁站立的是額外增加的安全人員，全部身著黑色西裝。頭頭在蘿拉身邊，嘍囉當然在周邊警戒。

艾力克把一個沉甸甸的深褐色小皮包放在蘿拉面前。

「這就是他們要求的東西。」他說。

「看起來一丁點。」蘿拉說，「當然是相對而言。」

嘴巴上這麼說，蘿拉卻強行壓抑打開小皮包、看看現金的衝動。

「請啊。」艾力克說，「打開來看看啊。」

她照辦。拉開沉重皮包的拉鍊，傳出一長聲嗚嗚的低鳴，低著頭看了一下。

裡面是一疊疊綁得端正的一百英鎊大鈔，多到她一時之間數不過來。

「這錢不算少，但我想羅伯特每年花在私人噴射客機上的費用，都不只這個數目。」蘿拉說。

「那多得多。」艾力克說，「妳說到重點了。費了這麼多功夫才綁到人，綁匪開口要的錢，應該比這個數目多十倍才對。」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想我們是在跟業餘歹徒打交道。」艾力克說。「選擇進出這般容易的公共場合交付贖金，也證明了這一點。」

「對你來說，也許進出很容易。」蘿拉說，「要划船的人可不是你。」

「這點我很抱歉。」艾力克說，「這是對方非常堅持的一點。但是綁匪選擇攝政公園泛舟池來交付贖金，就我來看，還算是相當安全的。」

「她知道怎麼划槳吧？」另一端有個肌肉男嘟囔了一句。

他身邊的同伴連忙用手肘拱了他一下。

「衝著這句話，事情辦完了之後，你們會開除他吧？」蘿拉說。

「如果妳希望的話。」艾力克說。

「那好。」蘿拉說，「咱們複習一遍：我帶著裝著所有贖金的皮包，划船出去，他們就會把羅伯特放掉——當然要毫髮無傷才行——坐上我的船，然後我載著他，再划回來。也許我可以把槳交給他，叫他自己划回來。但基本上，交易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對的。」

「好吧。但在我交錢之前，要怎麼確定我們一定可以接到羅伯特？」

「這個嘛，他們一定會先要求妳把錢交給他們。」艾力克說，「歹徒一定會來這套的，妳不用跟他們爭執。其實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選擇的地點，也不盡理想。這是另外一個理由，讓我相信他們根本就是門外漢。公園外是一圈外環道路，所以呢，他們想用步行的方式，蔽人耳目，根本就跑不了多遠。要不呢，就開車，每個出入口都會有監視器。妄想逃離公園的人，根本逃不開我們的法眼。交付時間這麼早，根本沒有閒雜人等迷亂我們的監視行動。一旦確認巴克斯頓動爵人身安全，我們立即通知蘇格蘭場。完美！所以呢，妳只消交付贖金，剩下的事情交給我們就成了。」

「他們怎麼知道，我們不會叫來大批警察，把公園團團圍住？」

「想來他們會派出斥候，觀察周遭環境，就跟我們一樣。而且我們會派人尾隨他們，只要一救出巴克斯頓動爵，我們馬上通知蘇格蘭場，把這群王八蛋逮個正著。妳就只要划船出去，再把船划回來就成了。」

「我想你指的是完成交易，再划船划到死。」蘿拉說，「好吧，咱們這就開始行動

吧。」

兩個小時之後，凌晨，還不到四點半，就在最早起的慢跑者還沒出現之前，一輛擦得晶晶亮亮的黑色加強型路華，就已經停在泛舟池南邊的公園大門邊。

後座乘客按下車窗玻璃，蘿拉想要看個清楚。

「不要把頭伸出車外。」艾力克建議說。他坐在方向盤後面。

「不用擔心。」蘿拉說，「我想，我不會比你精心挑選的這輛車來得更搶眼吧？」她打量周遭環境，盡量把頭縮進車窗裡，小心翼翼的往外瞧。

外頭一片漆黑，但是街燈投射出的光線，足夠勾勒出三明治店鋪跟船屋——她先前去過幾次，現在當然還沒開門。在這個公園小湖的邊緣，隱隱約約看見好些鴨子跟白鵝正在棲息，頭都塞在翅膀底下。

「我是眞的得去找艘船來划，」蘿拉說，「還是要踩很蠢的水上腳踏車？」

「這我們倒不知道。」坐在後座的亨利說。「看看他們幫妳準備什麼水上工具，妳就隨機應變吧。」

「那好，意思就是我慢慢的把船划到草木深處藏有壞人的小島，一路上，都得暴露在危險底下就對了。是不是這意思？」

亨利跟艾力克對望一眼，點點頭。

「那麼請問，你們這些配了槍的彪形大漢，會潛藏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裡，隨時待命。」亨利說。

「在兩百公尺開外隨時待命？躲在厚鋼板的車裡？」

「是的。」

「我能有把防身武器嗎？」

「妳有持槍執照嗎？」亨利問道。

「沒有。」

「那就不行。」

「如果讓他們發現妳身上有武器，買賣可能就做不成了。」艾力克說，「說不定還會發生更可怕的事情。特別是，我剛說過，在跟外行人打交道的時候。」

「明白了。」蘿拉說。

艾力克看起來有些歉意。他打開手提箱，取出一小瓶圓筒狀的東西。

「改用這個好了。」他提議。

蘿拉一看，原來是一小瓶胡椒噴霧器。

「這玩意兒還眞有用。」她說，「如果最後證明綁匪是一群小犬就好了。」

「抱歉。」

「算了，咱們還是按照計畫行事吧。」

「好。」艾力克說，檢查一下手錶。「是時候了。」

蘿拉單獨下車。

她沿著外環路走了幾碼，朝船屋的方向前進——下意識的回頭，看看車上那批全副

武裝的盟友有何指示。

但他們已經把車窗全關上了。

蘿拉嘆了口氣。習慣成自然，過馬路之前，她還是左右兩邊看看有沒有來車，然後穿過克萊倫斯門，走進攝政公園，經過一小段碎石子路，奔向湖邊。

黑暗中，棲息在人行道附近的綠頭鴨，難免被她一腳踢中，只聽到牠們嘎嘎的叫了幾聲，拍拍翅膀，讓出路來。

幸好我們不是靠奇襲取勝，蘿拉暗想。

一團漆黑，煙霧迷茫，能見度不超過眼前五碼。但她知道船屋在哪裡，還能朝著固定的方向持續前進。

她只希望不要不小心撞上鵝了。這種扁毛畜生可不像膽小的鴨子那樣好打發。

幾分鐘之後，她來到船屋，當然還沒有營業，不過通向船隻的側門倒是沒鎖上。停泊的船隻都用鍊條鎖上，蘿拉卻看到一艘船已經鬆開，只用一條繩索繫著，打了個鬆鬆的結。

池畔沒有半點風。感覺起來，黑色的池水，全然靜止。

蘿拉步下碼頭，坐進木船中。腳才踏了進來，船身就是一陣搖晃——她跟雷基曾經來這裡划過船，在池塘裡划船，對她來說，還不至於全然陌生。

她伸長脖子，看了看小島。大約在一百碼開外，在黑暗中，也看不甚分明。幸好她以前來過這個公園。

她抓緊槳。握杆有些潮濕，把另外一端，從水裡抬起來，槳板立刻滴下一串黏答答的液體。第一槳的破水前進與金屬的摩擦聲，劃破了一片死寂。

她下定決心壓低音量──儘管她也說不上來爲什麼──大致朝著小島的方向前進。也許過了五分鐘吧，她划了將近一半的距離。船首朝著小島，而她當然面向船尾，這樣划船才使得上力。所以每划一槳，她都得伸長脖子，轉頭過去，看看附近有沒有人出沒。

她現在已經划到一半了，在漆黑的岸邊，還是看不到人影。綁匪可能熄滅所有燈光，不讓來者發現他們藏身所在。

蘿拉正想要划下一槳，就在這時候，船頭卻撞到了什麼堅硬的東西。

「慢點。」那是一個男性的聲音。

蘿拉收槳，轉頭去看。她的船抵住了另外一條船。

在船上──一條十呎長的小船，跟蘿拉的差不多──坐著一個男人。

蘿拉不確定這些線索將來派不派得上用場，反正她就是拚命觀察細節。

這個男人狀似中等身材，不過他是坐著，究竟多高也很難說。他戴一頂園丁帽，壓得低低的，蓋住額頭，又用一塊布，或者圍巾、手帕之類的東西，蒙住下半張臉。

這是破曉前最黑暗的一刻，這種裝束完美達成綁匪的目的，蘿拉看不到任何足以辨識此人的特徵。

「拿給我看。」他說。

這人的聲音被圍巾摀住，顯得悶悶的。聲音很沉，但不自然，蘿拉感覺，那是故意壓低出來的聲音，有點像是故做深沉但明顯失敗的電台主持人。最特出的一點，是聲音裡面帶有嘶嘶聲。蘿拉確定下次再聽到這個聲音，一定認得出來。

裝滿一百萬英鎊的皮包就放在船尾、蘿拉的腳底下。她彎腰，舉起皮包，讓那個男人看仔細。

「放到我這兒來。」他說，指著他那艘船的船尾。

蘿拉很快卻很刻意的把皮包放回自己的船尾，擱得遠遠的，讓他搆不著。

「先讓我看到羅伯特．巴克斯頓勳爵再說。」蘿拉說。聲音平靜，刻意壓低，跟綁匪的口氣完全一樣。她認爲這樣講話有比較強的權威感。

綁匪瞪了她一眼。在這段時間裡，兩人分別坐在自己的船上，你瞪過來，我瞪過去，除了池水輕輕打在船身上的聲音，現場一片死寂。

然後男人打開手電筒，朝著小島的方向，長長的閃了一下。

那島還眞小——大約不到一百碼寬。但是岸邊密密麻麻的長滿了灌木叢與樹林，在黑暗中，蘿拉只能看到植物大致的輪廓。

又過了一會兒，有人閃了一下手電筒回應。

「如何？」蘿拉跟船上的那人說。

他又閃了手上的手電筒一次。岸上很快的再次回應。但這一次，手電筒不是朝前，而是往上，位置大約在一個人的胸前，照亮了一張男人的臉，光源在下巴，像是小朋友

惡作劇裝鬼嚇人。

那人的嘴巴上貼了膠帶，蘿拉猜想他的雙手大概也被縛住了，手電筒在別人手上。然後手電筒就關掉了。

這一切都在遠處發生，就這麼一閃，隨即陷入一片黑暗。從人質軀體的外觀與他的頭顱來看——當然要扣掉價格不斐的假髮——此人很有可能就是巴克斯頓。

當然，也可能不是。

「讓我再看一眼。」蘿拉說。

「不行。」船上的男人說。「就只能驗一次貨。要就給，不給拉倒。」

蘿拉遲疑了。

船上的男人指著蘿拉腳邊的皮包，打著手勢，要她把皮包扔到自己的船上。

「扔過來。」他說。

蘿拉考慮中。

她才不在乎錢呢。就算這錢是她的——可是，她不大可能有一百萬英鎊現金，那退一步說好了，假設她手上有相當於一百萬英鎊的寶貝——她還是連想都不想，立刻把它扔出去。

這種談判策略好像不大高明。

但是，巴克斯頓的幕僚長跟安全主任一致要求她先把錢給綁匪再說。只要把錢交給他們，他們還有什麼不放人的理由？

他們沒法殺人滅口，總不能在倫敦的心臟地帶公然行凶吧？他們早應該料想到安全人員分散四周，嚴密監控，更何況，天色即將大白。

他們逃不了，只能拿著錢，誠摯祈禱，安全人員不會窮追不捨。

「快點，好嗎？」男人說。

蘿拉點點頭。她彎腰，雙手捧起皮包，先擱在自己的大腿上。

她看著船上的男人，對方一副蠢蠢欲動的樣子。

然後她拎著皮包的兩個角落，從腿彎上舉起來，趕緊換手，托住底部，扔到對方的船上。

皮包「砰」的一聲，平安降落；蘿拉的腎上腺素大量分泌，這才發現她好像太用力了一點。

綁匪也嚇了一跳，船身猛然一沉，不過他很快的就穩住小船，狠狠的瞪了蘿拉一眼。

蘿拉聳聳肩，「抱歉啦。」她說，「以前沒幹過嘛。」

那人抓起皮包，打開，檢查裡面的錢。

然後闔上，看著蘿拉，點點頭。

「現在就剩下一件事情了。」他說。

「你別想玩什麼花招。」蘿拉說。她實在弄不懂綁匪還想幹什麼，但一定沒好事。

她又開始打量小島岸邊，並沒有羅伯特，也沒有拿著手電筒接應同黨的活動痕跡。

「還剩一件事情。」那人很冷靜的重複說。

「把巴克斯頓勳爵交給我。」蘿拉說。

「我們會放掉巴克斯頓勳爵的。絕不食言。但是，這筆錢只能算是訂金。」

「我就知道！」

「放心。我們不會要妳把月亮摘下來。儘管他已經把月球租下來，我也不會覺得意外。我們只想請妳幫個小忙，然後就會釋放妳的大人物。」

蘿拉瞪著另外一艘船。如果她手上有胡椒噴霧器，她一定按下去。

「怎樣的小事？」

「我們要那批信。」

「什麼信？」

兩艘船慢慢的漂開了。那人用槳板鉤住蘿拉的船舷，把兩艘船拉得再近一點。他壓低音量。

「我要寄給貝格街的那批信。」

蘿拉考慮了一會兒。

「你能不能說得詳細一點？」她說。

「詳細一點說：就是把那批上面盡是胡言亂語的信紙，還有蓋過郵戳的信封，拿給我們。我就把全世界最有錢的傢伙放回來給妳。」

蘿拉很不喜歡這個人。她最討厭別人語帶諷刺。

「我沒叫你跳針重講一遍，」蘿拉說，「我是要你講得詳細一點。貝格街上上下下每天都有很多信件來來去去。你總得告訴我你指的到底是哪幾封吧？」

「妳不要跟我玩把戲。」男人說。

「我又濕又冷，好想吃早餐。你才不要跟我玩什麼把戲呢。」蘿拉說。「如果你要我用信件換勳爵，再怎麼樣，也得把到底是哪一批信告訴我吧？」

反倒是男人遲疑了。蘿拉一度害怕他會鬆開鉤在船上的槳板，交易就此作罷。

「全部拿來。」他說。「過去這個月寄給貝格街夏洛克．福爾摩斯的所有信件，我全部都要。如果少了一封，少了什麼信紙、信封，那麼巴克斯頓勳爵就算回來，保證也會缺點零件。」

男人微微側頭，朝著小島的岸邊。他的同黨可能還挾持著巴克斯頓，站在那裡。現場太暗了，實在沒法分辨。

很明顯的，蘿拉想過頭了，太久沒有回應。

「辦不辦得到？」那人的聲音聽起來很不耐煩。「我知道妳有管道。我也知道這件事情對妳來說並不難辦。」

我當然辦得到，蘿拉想，只是不確定要不要把底牌掀開。

「這可能不容易。」她卻這麼說，「我需要一點時間。」

男人放開她的船。

「妳有二十四小時。」他說。

他用船槳抵住蘿拉的船身，用力的往外一推。

蘿拉的船頭轉了半個圈，儘管她很快就把船身調正，那人的船已經在幾碼開外了，瞬間在霧中消失。

蘿拉看了看岸邊，接應的安全小組還窩在路華裡，然後轉頭朝暗沉沉的小島望去，那是她最後見到羅伯特．巴克斯頓的地方。

她開始朝小島划去。

她知道她不該這樣做。但是她討厭綁匪出爾反爾，也不喜歡對方只肯讓她在遠遠的地方，看羅伯特一眼。她從頭到尾就不喜歡這個場景、這樣安排。

她的腎上腺素加速分泌。她把所有使得出來的力氣，全部放到兩支槳上，完全不在意姿勢是否狼狽，也不管她猛力划槳，濺起來的水珠，噼哩啪啦的全打在她身上。

感覺好像一輩子，但還是划到了。她的船首碰到了岸邊的淤泥，一轉身，瞥見有人狂奔到小島另外一邊的灌木叢。

蘿拉手忙腳亂的想要登岸，鞋子立刻陷進軟軟的泥巴裡。她索性脫掉鞋子，打著赤腳，在濕地上，跑了起來。

島上沒有明顯的小徑。蘿拉只好撥開灌木，踩在落葉、枯枝上，腳底下盡是斷裂聲，很不舒服，就這麼一腳高、一腳低的跑到了小島另外一邊的泥巴岸邊。

這島她都跑遍了。她很快的左右看了一下，半個人影都沒有。

就在這個時候，在她的右手邊，小島跟攝政公園岸邊的暗處，響起了引擎的聲音。

綁匪還備了另外一艘船。

她先聽到撲撲的打水聲，引擎聲猛然咆哮，隨後又傳出低穩的聲音，持續加速。她眼前一片漆黑，但從聲音判斷，船隻駛向湖較遠的那一端，只是沒法知道這夥人究竟是在哪裡登岸。

蘿拉站在小島這一頭的岸邊，不知所措。引擎聲逐漸遠去。

蘿拉又撥開濃密的樹叢，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停船的地方，內心一直祝禱剛剛在急匆匆的當口，有把小船拖到岸邊，不要已經漂走了。

一塌糊塗。

老天垂憐，船還在。

她坐進船裡，朝著她離開路華的岸邊開始划。

計畫中沒有料想到這個發展。但是，安全小組想來一定、一定採取了必要行動，在這批歹徒離開公園之前，掌握了他們的行蹤。

天色即將破曉，朦朧的黑暗讓位給朦朧的白霧。公園開始有人了，特別是在邊緣，運動成癡的倫敦人，正打算以三十分鐘的有氧運動，開啓全新的一天。蘿拉持續的划船，只希望成群的安全人員在外圍全程監控，完全掌握歹徒的一舉一動。

小船開始接近岸邊，現在她已經可以看見艾力克、安全主任以及所有人馬，都從車裡出來，站在岸邊，迎接她的歸來。

只是，蘿拉覺得氣氛有些異樣。

船頭撞上岸邊，蘿拉的手臂覺得一陣劇痛。

艾力克從路邊跑了過來，想要，蘿拉假設，幫她把船拖到地面上，但他卻在濕泥邊停下腳步，遲疑，看著他的義大利名鞋。

蘿拉自己把船撐到岸邊，滑過一半的濕地，光著腳，走下船——她也忘了把扔在小島上的鞋子撿回來——踏在污泥地上，踢踢拖拖的走了好幾碼。

一個路過的慢跑者、一個餵鴨子的老先生，還有一個推著嬰兒車的母親，都停下動作看著她。

蘿拉好不容易走完最後一步，幕僚長很英勇的伸出一隻手，把她拉了上來。

「謝謝。」蘿拉說，扯緊他的手臂，「抓到人沒有？羅伯特安全嗎？」

光看他臉上不安的神情，蘿拉就知道答案一定會讓她失望。

「很抱歉，」他說，「我們根本沒看到他們。」

蘿拉狠狠一拽，艾力克頓失平衡，趕緊把他的古馳樂福鞋踩進污泥裡，好不容易才站定身子。

然後她朝著公園路走去，經過路華也沒停下來。

艾力克叫道，「妳要上哪兒去？」

「回家。」她也吼回去，還撒了個謊。「你用不著載我，我自己會搭計程車，他們還比較牢靠。」

19

雷基晚上睡得不好，在早到很誇張的凌晨就醒了。

他又做了舊夢——或者說是一組舊夢，因爲他做夢很少只做一個，多半是不同的情節揉雜在一起，或者變形——簡單來說，他把白天清醒、無力完成的期盼，在夢境中實現。

他在很年輕的時候，替人油漆房子，補貼獎學金的不足。好些時候，他在午夜夢迴之際，發現自己的手臂上下擺動，還在白天沒處理完的屋簷邊，塗塗抹抹；他在學校分到的十七世紀歐洲史論文作業，也伺機竄入，更讓他疲於奔命。有時兩個情況會合在一起——於是，在他的夢境裡，他就得把屋簷下的托板漆成琺瑯藍色，好讓雨格諾教派[15]信徒，在楓丹白露飭令[16]下達之後，能順利逃離法國。

昨晚，就是這樣一個諸夢亂入的夜晚。他一直想把訂婚戒指放在蘿拉面前，但是台灣來的劉老頭，硬是把滿臉滴血的頭顱擠進來添亂，賴在辦公室裡，不斷要把那些信，或者翻譯，還是寫在紙上的什麼東西——在夢裡，可沒法百分之百確定——放在他的眼前。蘿拉那隻不識相的橘貓，也在兩人之間，跳上跳下。

雷基很討厭這些夢，耗費心神，沒半點助益。唯一的好處是起床之後，意志會很集

中。就像現在。

他決定要早點到事務所去，把劉先生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再看一遍，確定自己頗有先見之明，裡面全是胡說八道，再打電話給蘿拉，有必要的話，就開車到她家，把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開門見山，不說廢話，也沒有虛矯的儀式——就這麼生米煮成熟飯。

他在六點之前就抵達了貝格街。除了湧向內城、總是川流不息的各種交通工具之外，整條街還算是很安靜。幾道門外的夏洛克．福爾摩斯博物館前還沒有遊客聚集。角落裡的志願者酒吧距離開門時間還有好幾個小時。就連Pret A Manger[17]還有幾個書報攤，也還在準備當中。實在太早了。雷基只好省去他的晨間咖啡。

他進到多塞特大樓的大廳，除了警衛亨德烈克先生之外，空無一人。老先生一頭白髮，又高又瘦，七十好幾了，還是倔強的堅守崗位。這些年來，他都值大夜班，這份辛苦的工作，很少人能做得久。雷基始終覺得，那是因為亨德烈克喜歡有個去處，安靜的讀報紙、喝杯茶。試問還有比多塞特大樓大廳的警衛值班站更好的地方嗎？

亨德烈克盯著《太陽報》，連頭都懶得抬一下，不過在雷基走進來的時候，他好像

15 Huguenots，深受英國喀爾文教派影響的法國新教。
16 Edict of Fontainebleau，法王路易十四在一六八五年發布，宣布基督新教非法。
17 這是一家英國的輕食連鎖店，名稱源自法文，「立即可食」的意思。

揚了揚眉毛，淺淺一笑，動作細微，難以確認，雷基也不知道他在鬧什麼玄虛。

雷基獨自走進電梯，來到二樓。

露易絲想來還沒到，事實上，誰都沒來。這個樓層應該就只他一個人。

電梯門打開了。雷基走出陰暗的樓層，朝自己的辦公室走去。

腳底下好像踩碎了什麼東西。他彎身察看。

泥巴。乾掉的泥巴。今天早上並沒有下雨。

清潔公司一向很有效率。他應該挑個有空的時間，跟他們談一下。

雷基繼續朝辦公室走去，走到一半，停下腳步。

緊閉的門縫裡，透出微弱的燈光。事有蹊蹺。他總是記得把檯燈關掉。

雷基的手放在門把上，轉了轉，沒上鎖。這也不應該。

他猛然把門推開。

只聽到摔破的聲音——不知道什麼會碎的東西砸在地上，燈光隨即滅掉。

雷基趕緊把在牆邊的照明開關打開。

天花板上所有的燈都亮了，跪在地板上、收拾檯燈碎片的人正是蘿拉。

「喔，謝天謝地。」她說，「你讓我今天有個美好的開始。」

「我也是。」

「你怎麼不先敲門？」

雷基訝異的看著她。

「這是我的辦公室。」

「喔，」蘿拉說，「對，當然。但是，門關上的時候，敲門還是好習慣啊。你怎麼來得這麼早？」

「我睡不著。」

「喔，爲什麼？」

雷基聳聳肩。

「我也睡不大著。」蘿拉說，「所以，我想我就過來，再……處理幾件事情。」

「在我辦公室？」

這是一個全然無心的問題。雷基根本一點懷疑的意思都沒有，他舒舒服服的坐進辦公桌前的客戶椅上。

但是在辦公桌後面，坐在雷基律師大皮椅上的蘿拉，看起來倒頗爲侷促不安。即便這樣，還是很可愛。她穿著一條灰色的運動褲，雷基超喜歡她這樣打扮，因爲布料很軟，走動的時候，會清晰呈現她的腿部曲線。只是雷基也知道：蘿拉認爲這種服裝多半適合慢跑或者是其他可能會把褲子弄髒的粗活。她的褲腳邊緣沾到已經乾了的泥巴。

她還打赤腳。

「妳已經去慢跑過了？這是最新的流行式樣？」

「不。」她說，「我的意思是，對啦。小跑了一下。有人提到鞋子的極簡主義，對腳踝比較好。所以我就試試看。」

雷基點點頭，儘管還是很狐疑。

「所以，妳順路經過，就跑進來看看清晨六點有沒有人在？」

「我……我想確認你的影印機能不能用。」

「應該能。但是，影印機在露易絲的桌子旁邊，不在這裡。」

「我倒不知道，以前沒用過。當然啦，你們兩個都不在，所以——」

「妳到底要影印什麼？」

「喔，沒關係了。現在我知道它在哪裡，而且還是好的，這樣就成了。我們能不能好好的再吃頓午飯？」

「好啊。」雷基說。他的手探進西裝口袋，摸索一下，戒指還在裡面。

蘿拉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準備朝門口走去。

雷基動也沒動，卻焦慮得要命，只能乾瞪著蘿拉走到門邊，把門打開。

「妳的貓還好吧？」他問道。情急之下，也只想得出這句話。

蘿拉本來背對著他，一腳都要跨出門了，身子卻突然凝結住。她的頭跟脖子尤其僵硬——過了一會兒，開始顫抖。雷基還以爲自己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只是很少看見蘿拉．藍欽有這種反應。

她轉身看著他，眼角噙著淚水。

「羅伯特被綁架了。」她啜泣道。

「什麼？」雷基「蹭」的一聲從椅子上站起來。

「綁架！他被綁架了。」

雷基剛開始只能瞪著眼睛，過了好一陣子才回過神來。部分原因是：蘿拉任何以羅伯特開頭的句子，都會讓他惱火不已的緣故。

換個角度說——雷基這才琢磨透——「羅伯特被綁架」，就跟「羅伯特死於恐怖意外，他莫名其妙得來的巨大產業隨之沉入煙草碼頭」一樣好。如果運氣不壞，這段話很可能就是目前這起綁架案的精確描述，至少，也是某種隱喻。

羅伯特．巴克斯頓遭到綁架，在上流階層中消失。眞可惜。命運爲何如此多舛？但此時，蘿拉卻哭得跟淚人兒似的。她坐在雷基的桌邊，試著把淚珠拭去。

「我不應該告訴你，也不該通知警方。他們說我一定要保密。」

「綁匪一般都這麼說。」雷基說。他也坐在桌緣，挨著蘿拉。

「不是綁匪，是羅伯特的安全小組說的。」

「羅伯特被綁架，他的安全小組卻通知妳？」

「是的。」

「爲什麼？」

「他們說，我是最接近羅伯特家人的人。」

「這是什麼道理？」雷基說。他站起來，很快轉身。

蘿拉沒講話，從辦公桌上站起來。她知道雷基不高興，只是她沒法確定到底是爲了什麼——在這個當口，有太多種可能性。

雷基又轉了回來。

「所以都是巴克斯頓的安全小組在處理？」

「是的。」

「但妳又不是巴克斯頓的家人。」

「喔，你知道的——他的父母都過世了，又沒有兄弟姊妹。看了報紙的八卦版，他們就以爲——」

「好吧。」雷基連忙打斷了她。他可不想聽八卦版上有關她跟巴克斯頓的流言蜚語。他早就知道了。這幾個星期來，巴克斯頓在八卦版面上，不斷置入不同的線索，暗示蘿拉即將嫁給一個姓名縮寫爲R. B.的神秘媒體大亨。好像報紙怎麼寫，事情就會怎麼發生。好像他因此就可以影響蘿拉的決定似的。

「好吧。」雷基說，集中心思。「我會打給溫柏利，看蘇格蘭場的哪一位負責這個案件。」

「不行。」蘿拉說，「我們不能聲張。『消息不能走漏』，記得嗎？他們對於這一點非常堅持。」

雷基考慮了一會兒。法律規定遇到綁架案一定要報警。但是在實務上，沒有人會因爲這條罪名吃上官司。至少非家人，或者代替家人交付贖金的路人甲不會。

除非司法相關人員——比方說，大律師——在情況失控、要找人出來頂罪的時候，才會因爲知情不報，取消執業資格。

「好吧。」雷基再次同意。「那麼巴克斯頓的安全小組計畫何時跟綁匪見面？」

「已經打過交道了。我跟綁匪見過面。」

「什麼？妳跟綁匪見面？」

「安全人員說，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這些混蛋！」很少見到雷基臉上出現如此嚴峻的線條。「妳不應該捲到這種事情來。妳更應該知道妳不能跟綁匪見面。我希望妳不要再管綁架案了。」

「我已經捲進來了，就這麼簡單。我本來計畫把這件事情想明白，找到他們要的東西，在你還沒進來之前，趕緊離開。」

「什麼東西？」

蘿拉沒回答這個問題，反倒往門邊走去。她說，「沒想到這麼早就看到你，我可不想牽扯到你。」

「妳是不肯袖手旁觀的，對嗎？」雷基問道。

「對。」

「那麼這就關我的事情了，是不是？」

蘿拉在門邊停下腳步。她知道，如果她願意，大可一個人飄然離去。但是她不願意。蘿拉擠出一個淺淺的微笑。

「好的。」蘿拉說，「那麼就請你幫忙啦。」

20

「把來龍去脈跟我講清楚。」雷基說，「從頭開始。」

雷基坐在自己的大律師皮椅上，蘿拉坐對面的客戶椅。她從冰箱裡翻出一堆早午餐剩下的食物，攤在兩人之間的桌上。

「我不是餓，我是餓死了。」她說。蘿拉坐回椅子上，抹去嘴角殘餘的舒芙蕾。在狼吞虎嚥之間，她把抵達巴克斯頓總部之後發生的事情，娓娓道來。

她告訴雷基，她怎麼交付贖金，綁匪又怎麼提出新的要求，依舊扣住巴克斯頓，匆匆從公園裡脫逃。

「他們還要多少錢？」他說。

蘿拉遲疑了會兒。「他們不要錢。」

「那他們要什麼？」

「他們要信。」蘿拉說。

「什麼信？」

「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

「眞的嗎？」雷基說。他簡直不相信自己有這麼好運——如果是眞的話。

「當然。沒開玩笑。」

「這是這陣子以來，我聽到最好的消息。他們可以把所有的信件全部拿走，如果能繼續綁架巴克斯頓，那就更棒了。」

蘿拉瞪了雷基一眼。

「抱歉，不好笑。但這個要求就好像是有人問我：願不願意把惱人的頭疼轉給別人？我當然願意。不過，萬一我換回來腹瀉型感冒，這也划不來。」

蘿拉還是白眼相向。

「對不起。」雷基再次道歉。「所以他們要的是信？」

「是的，只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們想幹什麼。』

雷基點點頭。「那好，我們來看看這批信。」

雷基站起來，蘿拉跟在他身後走出辦公室，穿過走廊，來到秘書桌。

「他們有沒有提到究竟是哪一封？」

「他們說過去一個月來的所有信件。」

雷基抓起露易絲桌邊的郵件籃，把它拖到走道。

籃子裡面只有兩封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都沒拆。

情況不大對。雷基拿起那兩封信，很快的拆開來。

「生日祝福。」雷基說。「很明顯的，夏洛克同好會認定他的生日在一月，這兩封是這兩天才寄來的。綁匪要的，一定不可能是這兩封。」

「我想也不是。」蘿拉說。「他們要的是一整個月的來信，應該不只這兩封吧。」

雷基很快的在桌邊繞了一圈，看看有沒有信落在籃子外面。

沒有。

他這才想起來。

「可惡啊。」雷基說，「我請露易絲把一整落的信都寄給奈吉了。起碼有個十來封。」

「這不就是剛好稱了你的心？」蘿拉故做輕鬆。「綁匪要我們用信換人，偏偏我們手上沒有信把人換回來。」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要這些信。」雷基說，「我知道街那頭的小博物館垂涎已久，但他們不可能是幕後黑手，因為他們要，就是要把所有的附帶權利，整碗捧去，讓大家知道，真正的收信者是他們。福爾摩斯同好會也是一樣：你用非法手段拿來的東西，總不可能向全世界宣告，這些東西是你的吧？」

「我們真的需要弄明白綁匪的動機嗎？」蘿拉說，「我們不是只要知道那批信能把羅伯特救回來就夠了？」

她站在雷基面前，褲子上滿是僵硬的泥巴、頭髮還沒乾透，隨著時間的消逝，眼睛越來越紅、越來越濕。雷基猜想她很久沒睡了，看來隨時會崩潰。

「我會找到那批信的。」

「怎麼找？」

「我打電話給奈吉。那批信應該在他手上，不，一定在他手上。只要我們拿到那批信，就去換巴克斯頓回來。但首先，我要開車送妳回家，妳一定要答應我：不管他的安全小組在做什麼，或者要妳幹什麼，妳都不要再接近綁匪了，一定要先來找我。」

「很公平。」蘿拉說。她伸手出來讓雷基握著，好像他們倆剛完成了一筆房地產交易。

就在這個時候，她的腳底一軟，差點摔倒。

雷基趕緊扶住她。

「我還好。」她說。

「妳當然會好好的。」雷基說。

她的耳根聞起來有香奈兒的氣息，衣服卻是一股泥巴味兒。

「洗個熱水澡、睡個好覺，什麼毛病都能治好。」他說。蘿拉幾近虛脫，連回嘴的力氣都沒有。

緊挨著雷基辦公室的走廊上，有張小沙發，雷基連忙扶著她坐下。

然後他回到辦公室，打電話給人在洛杉磯的奈吉。

電話響了六聲，他的弟弟才接了起來。

「真高興聽到你的聲音，雷基，但我希望你知道什麼叫做時差。這裡早就過了晚餐時間，瑪拉跟我，正想要——嗯，結束一天的工作。」

雷基根本不理會他的抱怨，只說，「羅伯特．巴克斯頓被綁架了。」

電話另一端的奈吉並沒有回應，顯然是在思考。

然後他才說，「雷基，這樣幹會不會太激烈了一點？你跟蘿拉不是有某種『默契』？這麼說可以吧？」

「拜託，綁架他的又不是我！」

「喔。」

雷基聽到奈吉跟同房間的瑪拉說了幾句。

聽起來像是「他自稱人不是他綁的」。

「眞的不是我！」雷基對著電話尖叫。

「我相信你。」奈吉說，「蘿拉呢？」

「這問題就更犯不著問了。」

「那好。」奈吉問，「綁匪是誰？」

「我也不知道。」雷基說，「但他們要的贖金是那批信。」

「哪批信？」

「就是那批信。」

奈吉好一會兒沒吭聲。

「你是說他們要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那批信？」

「是啊。而且他們要的是我前兩天快遞寄給你的那一整批信。我親自把它們放進郵件籃裡。我現在要請你用隔夜快遞寄回來。」

奈吉又停頓了。更長的時間。

「雷基，這兩個禮拜以來，我都沒有收到你寄給我的東西。」

這個新聞讓雙方陷入沉默。

「我的天啊。」雷基說。

奈吉考慮了會兒，然後說，「雷基，人家被綁，關你什麼事情？從此之後大家再也見不著老巴，難道是什麼壞事嗎？」

「對蘿拉可能是。」雷基說。

「好吧。」奈吉說，「那我搭紅眼班機回來好了。」

雷基頓了一下，從辦公室的門口望出去，看著走廊，蘿拉可能在沙發上睡著了——但也沒法百分之百確定。他壓低音量。

「巴克斯頓最好活著。」雷基對著話筒說，「我可不想一輩子跟個鬼爭風吃醋。」

雷基掛掉電話之際，看見蘿拉的皮包放在他的桌子上。

說不定是他走運了。他拿起皮包，翻了翻，找到一個綠色小本子，通訊錄吧，但蘿拉不管什麼都記在上面。每一筆資料都記得完整清楚，不但有號碼，還有姓名、地址以及何時去電最合適的註記。就只有一筆例外：最後一頁，孤伶伶的出現在一片空白頁上，急匆匆的記下一個數字，沒有姓名，也沒有相關資訊。

雷基抄下來，趕緊把通訊錄放進皮包裡，順手拿起電話，撥了那個號碼。

就在這個時候，雷基辦公室外傳來一記悶響，好像是什麼東西撞上牆壁。

也許是露易絲來早了。也許是蘿拉醒來了。雷基走出門外，張望一下。

蘿拉還是躺在沙發上，眼睛閉著。辦公室依舊黑漆漆的，狀似無人。

現在的時間還很早。初級律師不可能在這個時候造訪，也不可能是清潔人員發出來的聲音，因爲他們工作的時間是關門之後的夜晚，不會挑這種還沒開門的清晨。如果是露易絲進來了——這對她來說，可是出奇得早——她會沿著中央通道走到她的秘書座位，顯然不會這麼大費周章。

就在這個時候，走廊另外一頭的小房間後，又傳出聲響。

雷基放著蘿拉躺在沙發上，趕緊朝那個方向跑去。

花了點時間，雷基來到走廊的這一端。

奈吉辦公室門打開了。裡面沒點燈，但是，有條門縫。

雷基走了進去。沒人。

然後他聽到一個聲音——從他剛才所在的辦公室方向傳出來——他這才驚覺他被調虎離山了。趁著他跑過中央走廊的空檔，入侵者卻朝相反的方向——也就是雷基辦公室以及蘿拉所在的位置——移動，反趁機來到了北邊。

雷基連忙離開了奈吉的辦公室，回頭跑回原地。

在另外一頭，蘿拉還是躺在沙發上。一個黑色的剪影，落在她身體的上方。一個肩膀寬厚的大漢，彎著腰打量著她，巨大的黑色手影，距離蘿拉的臉，只有幾英寸之遙。

那人轉過頭來，看著雷基的方向，但是先機已失——雷基猛然一越，朝著他飛撲而

來，鎖定肩膀的太陽神經叢，用盡全身的力量，正中目標。

那人被撞到身後的牆上，雷基的頭也沒有倖免，幸好只是側面劃過。他用左臂重擊大漢的下巴，再狠狠一推，把他摜到地上。

雷基重拾平衡，等腦子清醒了點，低頭察看。

那漢子蜷在走廊地板上，背倚著小房間的牆壁。他身穿黃褐色運動外套、深藍色牛仔褲、一雙尖頭皮靴。

他抬頭往上望，表情很吃驚，卻也憤怒。掙扎著站了起來，一時之間，所有人都搞不清楚接下來要做些什麼。

雷基本來想再把他打倒在地，但是，才一動念，立刻就縮了回去——蘿拉已經從沙發上站起來，一手按住他的手臂。

「等等。」她說。

身子擠進兩人中間。

「你也等一下。」她跟那個德州佬說。

然後她轉向雷基。蘿拉花了一點時間，撥開遮住她眼睛的頭髮，然後說，「他稍早的時候來過。他的名字叫史帝曼。我猜他是來這裡約個見面時間的。」

「是的，小姐。」史帝曼說，「謝謝妳。」

那人對蘿拉淺淺一笑，但轉向雷基的時候，臉色已經轉爲嚴峻。

雷基並不吃他這一套。「請在九點後來電。」他說。

「你會理解我爲什麼要這麼堅持。」史帝曼說，「我在找一個人，據說他自稱跟夏洛克．福爾摩斯有聯絡？敢問就是閣下您吧？」

「不是我。」雷基說。

「不好意思，那是我弄錯了。對方的名字叫做雷基．希斯。有人告訴我說這是他的法律事務所。或許你可以告訴我他在哪裡嗎？」

「我就是雷基．希斯，我並沒有自稱是誰。而你在未受邀的前提下，在休息時間，擅自進入我的產業，請你現在解釋你的意圖。」

那漢子帶著評估意味的看了雷基一會兒，點點頭。

「跟一封信有關。」他說。

雷基跟蘿拉交換了眼神。

「請繼續。」雷基說。

「我代表德州橡蔭的希拉蕊．克萊門斯女士。請問你聽過這個名字嗎？」

「我相信我們聽過德州。」蘿拉說，「我好像去過一次。」

「我的意思是希拉蕊．克萊門斯。」那人說。

「沒。」蘿拉說。

「沒。」雷基也說。

「也從來沒聽過克萊門斯銅業？」

「我相信那家公司一度是美國規模最龐大的礦產公司。」雷基說。

「這樣說來，你是聽過的。」史帝曼說，「坦白說，我不確定你是不是裝腔作勢。克萊門斯女士二十歲的時候，就繼承這家公司。那是八十二年前的往事了，淨收入到現在，幾乎是沒法計算了——她最近決定更改遺囑。」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又跟那些信有什麼關係？」

「克萊門斯女士終身未嫁。她沒有小孩。年輕的時候，精明得要命，你從來沒見過一個人，處理人際關係、經營公司，像她一樣的謹愼。但過去幾年——三年前，她曾經被她最鍾愛的馬踢了一腳，可能造成了某些影響——她對某些事情，變得有些偏執，但是還沒有嚴重到在法律上被確認爲無行爲能力。她會告訴你，今天早上銅的開盤價，也能告訴你，她年輕的時候最喜歡的貓叫什麼名字。但如果你問她，去年是誰跟她在紐約過除夕，她就可能會回答你一個小說中的角色。」

「我想我明白這件事情是怎麼來的了。」蘿拉說。

「這個慈祥的老太太把她所有的遺產，留給夏洛克．福爾摩斯了。」史帝曼說，「爲了這個目的，她還寄了一封信到這裡。我來，就是要保護她，不要被人佔了便宜。」

「也不要被你佔了便宜。」雷基說。「但我不明白你在窮緊張什麼。虛構的角色又不可能是眞正的繼承人。」

「的確沒錯。」史帝曼說，還狠狠的瞪了雷基一眼。「這也就是爲什麼你回了一封信給克萊門斯女士，建議她可以把所有產業請你來代爲處理的緣故。過去的法庭有過判

例——比方說，繼承人是一隻貓，就把遺產判給保管人；同樣的道理，你也可以打著夏洛克．福爾摩斯管理人的名義，欺騙那個可憐的老太太，把她的產業交給你！」

「胡說八道，我哪裡寫過什麼信？」

「雷基才不會做這種事情呢。」蘿拉說。

「可是他已經做了。」史帝曼說。

史帝曼伸手進外套口袋，雷基向前一步，預防他暴起傷人，史帝曼卻抽出雙手，兩掌一攤。

「這樣吧。」那人說，「我們能不能找個像是在談生意的地方？我再把手上的證據拿出來給你們看。這位小姐看起來好像都快站不住似的。」

雷基不喜歡德州佬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那種傲慢的態度；但他還沒來得及幹嘛，蘿拉就開始反擊了。

「我很好。」蘿拉說，「但是，對。我們何不假裝我們是一群非常理性的人，要討論一筆必須精打細算的買賣？」

又過了好一會兒，三個人在事務所會議室，圍著一張桌子坐好。

史帝曼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一封信來，攤在桌上。

「上個星期，我去探望克萊門斯女士，看看她最近生活如何，她好高興，幾乎稱得上是興奮。她說她終於把問題解決了，她的錢、價值不斐的各項家產，在她走了以後，就不會所託非人了。她還拿這個給我看。」

雷基跟蘿拉傾著身子研究那封信。

信很短，開門見山。這封信自稱是來自夏洛克．福爾摩斯，明確告訴對方，自己並不適合繼承遺產。撰寫者建議將全部遺產交給雷基．希斯處理。

「這封信不是我寫的。」雷基說。

「你有足夠的動機。」史帝曼回答說，「好處無可限量。我也看了秘書桌上的其他來信，感覺起來，『夏洛克．福爾摩斯』的簽名，就是出自你的手筆。」

雷基跟蘿拉瞪大眼睛看著那個簽名。

「那個H，還眞的像是你簽的。」蘿拉不大確定了。

「不，才不像呢。這——這個嘛，是有這麼點意思。我簽了我一定承認，但這不是啊。不可能。妳知道這筆跡像誰的嗎？」

「誰的？」

「巴克斯頓勳爵。」

「喔，拜託喔。」蘿拉說。

「妳有沒有仔細看過他的簽名？我在成噸的法律文件上，都看過他那雙豬手寫出來的狗爬字。我想，大半個倫敦的公司法律訴訟——好了，這麼講也許有點誇張，但往來文件一定有一噸—— 都跟這位先生有直接、間接的關係。誹謗、侵犯隱私、剽竊、惡意接收。他每次落筆都很用力，很顯然的是某種佛洛伊德的心理補償作用。請看這裡，在寫S的時候，甚至還把紙給戳破了。」

蘿拉看起來很不安。

「羅伯特到底爲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故意找我麻煩啊，當然。眞是的，也難怪他會鋌而走險，弄出個假——」

「雷基！」

雷基即時住嘴。他看著蘿拉，表示他聽到了蘿拉的警告：「綁架」兩個字差點就脫口而出了。

兩人連忙轉向史帝曼，看他有沒有反應。

「嗯。」史帝曼說，「你們兩個之間的彆扭，你們自己解決。我根本不在乎這封信到底是誰寫的。我們可以跳過這一點。克萊門斯女士幾天以前告訴我，說她收到這封信，立刻就寫了新的遺囑。我那時不在城裡，沒法阻止她。她找來證人，速戰速決，完成了遺囑的更動，將全部遺產交付給雷基．希斯，也就是負責處理夏洛克．福爾摩斯來信的你，進行管理。隨後，馬上就用快遞寄出去了。」

「寄到這個地址嗎？」雷基說。

「是的。」

「這也就是你在休息時間，偷偷摸摸溜進來的緣故？你想要把這封信給拿回去。」

「我不是偷偷摸摸溜進來的。我叫醒了大廳警衛，跟他說，我是爲了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來的。他就揮揮手，讓我上來了，他說，這種事情經常發生。」

「你找到了那封變更遺囑的來信嗎？」蘿拉問道。

「沒有。」史帝曼說。他轉向雷基，「在哪裡？」

漫長的沉默，帶動緊張逐漸升高。雷基一時之間弄不明白自己接不接受史帝曼擅自闖入事務所的藉口，除此之外，這人口氣如此頤指氣使，也惹得雷基很不高興。

「兩件事情。」雷基說，口氣很不好，「儘管大廳的接待委員會歡迎您的大駕光臨，但你在未獲邀請的情況下，擅闖私人產業，這是事實。第二，我馬上就要把你扔出去！」

雷基開啓自動駕駛模式，想講什麼，就想什麼——擺出審前聽證、最後通牒、要不就到走廊見眞章的架勢。

「首先，」雷基說，「我突然想到，從法律的觀點來看，也許克萊門斯女士當然可以把美國的礦業家產，移轉給英國的夏洛克．福爾摩斯，只要她有這個意願。我想你也知道，經常有人把財產贈與給他們的貓，法院還是會選擇適當的保管人，執行遺囑。那位女士愛幹什麼都可以，法院同意執行的機會剛好一半一半。第二件事情——」

「換句話說，那封信眞的是你寫的，想要爭取繼承權？」史帝曼說。

「當然不是他啊。」蘿拉說。

「不，」雷基說，「信不是我寫的。但是就原則而言，那位女士確實有權利。第二件事情——如果你唯一關心的就是那份遺囑——你乾脆叫克萊門斯女士再修改一次不就行了？」

「如果有機會的話，」史帝曼說，「兩天前，我開車從奧斯汀到達爾哈特去請她重

修遺囑。但是，無功而返。就在克萊門斯女士很高興的把全副家當，贈與夏洛克．福爾摩斯，好讓他打擊這個城市裡無所不在的壞蛋，就在同一天，她重度中風……過世了。」

現場一度陷入沉寂。

然後蘿拉說，「你的損失，我們聽了很難過。我不是說你可能會損失的金錢，而是哀悼老太太的過世。」

雷基瞪著史帝曼說，「所以，你在找那封更改過的遺囑，想要幫可能的繼承人討回數十億元的損失——我想這裡面也包括你的好處吧——想要在法院發現有這封信存在之前，就搶先找出來，把它毀掉。」

史帝曼也瞪著雷基，「我們沒什麼好說的了。如果你沒撒謊，你手上沒那封信——那就去把它找出來——轉交給我，你就會省去很多麻煩。在法律上，這種事情沒有固定的判例。貓，至少還實實在在的存在著，夏洛克．福爾摩斯可不是。如果眞的有某人拿到了克萊門斯女士龐大的家產，在幕後搞鬼的人，一定會以詐欺罪被起訴。」

雷基正想回嘴，蘿拉趕緊把手按在他的手臂上。

「我確定你們倆上了法庭，一定是旗鼓相當。」她跟史帝曼說，「但是，我沒時間聽你跟雷基在這裡辯論法律原則一整天。我們現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討論。所以，噓噓，請吧。」

「好。」史帝曼說。他從會議桌邊站起來，朝出口走去，卻在門邊停了下來。

「還有一件事情。」史帝曼說。「如果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而我沒有提醒你，我會覺得很遺憾的。」

「啥事？」蘿拉說。

「我只是克萊門斯女士的律師。事實上，我並不是遺產的繼承者，也不是她的親戚。不管你怎麼想，就算是生效，損失幾十億的人也不會是我。」

「但是她沒有結婚，兄弟姊妹走得比她還早？既沒有先生，也沒有還活著的小孩？」蘿拉說。

「對。但她有個姪孫。事實上，她有兩個。在我飛來這裡之前，我試著讓他們兩個知道我在處理什麼事情——我只聯絡到其中一個，沒找到的那個，可是個相當凶悍的人物。」

「所以你認爲其中一個會找上門來？」雷基問道。

「說不上來。」史帝曼說，「我控制不了他。我也沒法控制他。我不知道他會幹什麼，也不知道他到底會走多遠。但我想警告你一下。」

史帝曼穿過走廊，往電梯走去，硬底皮靴踩在木地板上，喀喀作響。蘿拉和雷基跟在他身後。史帝曼狐疑的轉過頭去看著雷基，雷基回敬一個白眼，電梯終於打開門，史帝曼走了進去，門又關上。

「價值幾十億英鎊的產業，」史帝曼才從眼前消失，蘿拉立刻說，「足夠讓人動念綁架了。」

「是的。」雷基說，「但說來也怪，如果你一露面就會因爲綁架案被捕，那麼你又怎麼在遺囑聽證會上充當原告呢？」

「你有被定罪的風險吧？是不是？」

雷基點點頭。

「我們的史帝曼並不是划船的那個人。」蘿拉說。「聲音不對。他也不在島上。我看過泥巴上的腳印，沒有任何一個是尖頭美國靴子。」

「他可能有同黨。」雷基說。「他說他不是遺囑的受益人，說不定那也是騙我們的。而且，人總是可以換鞋子吧？」

「是啦。但美國不同的靴子，我大概都看過，而且他們上床會不會脫掉，我都很懷疑。」蘿拉說。「不管了，我想綁架案應該不是他搞出來的。他是最有可能訴諸綁架手段的人，太直接了。不過老太太的姪孫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雷基點點頭，同意她的說法。但是他在心頭上忖度良久的懷疑，此時，卻終於忍不住，脫口而出了。

「那也要眞有綁架這回事。」雷基說。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相信我，我親自划小船去見綁匪，確有其人啊。」

「那說不定只是個障眼法，巴克斯頓想把妳拉回到他的影響圈。他有足夠的錢可以設這個局，安全小組負責執行細節，把妳拉進來，不讓外界插手。」

「這很蠢耶。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

雷基嘆了口氣。「也許不吧。但我不想讓妳捲到這件事情來。」

「雷基，我不能就這麼扔著他不管啊。」

「妳可以退到一邊，讓專家接手。他們總不能逼妳去跟歹徒周旋吧？」

「誰也甭想逼我。」

「那妳爲什麼還要管這檔閒事？」

「因爲這是我應該盡的本分。因爲他相信我能幫他解圍。畢竟，我欠他這麼多啊。」

「我怎麼看不出來妳欠羅伯特．巴克斯頓什麼？」

「別的也就算了，有件事情總不能不提吧？我總要還他在古典計程車案裡把你保釋出來的人情吧？」

雷基還眞不願意想起這件事。巴克斯頓曾經拿出一百萬英鎊保釋金，讓雷基免去一場牢獄之災——當然是蘿拉出面求情。雷基百般不情願，卻無力阻止——抗議無效，蘿拉還是開口求人——他那時就知道，這筆債總有一天要還的。顯然這一天，正是現在。

「他後來不是把錢拿回來了？」雷基說。

「這不是錢的問題。這是只要我開口，他就願意幫我一個大忙的問題。」

「我們倆都知道他爲什麼會這麼慷慨。他哪裡會在乎我在牢裡發霉？我們倆都明白他打的是什麼算盤。」

「很好，雷基，既然你這麼明白，告訴我——巴克斯頓到底在打什麼算盤？」

雷基答不出來。他想不出安全的陳述方法。他跟蘿拉就這麼面對面的站著，貼得很近，大眼瞪小眼。雖然在走廊擺好陣勢，但是在這個時候開口可能不是明智之舉。他可能已經說太多了。

「那就好。」蘿拉說，「我要回家了。在我們倆之間，還沒造成任何傷害之前。」

她轉身，按下電梯按鈕。

雷基沒法阻攔她。他知道。但在她走進電梯裡，雷基硬生生的把手伸進即將關上的電梯門。

「如果他們再打來，答應我，妳不能去見他們。妳要先跟我說。」

「你不是說你不想幫羅伯特嗎？」

「我才懶得管巴克斯頓呢，他的死活關我什麼事？但既然妳已經沒法脫身，那我就陪妳到底。所以，答應我，妳不要再去見綁匪，也不能倚賴白癡安全小組。妳要先打電話給我。」

「這又是什麼道理——」

「答應我。」

蘿拉誇張的嘆口氣。「我答應你。」她說，「我現在可以走了嗎？」

雷基抽回雙掌，讓電梯門關上。

然後，在電梯下降的同時，他趕緊跑到事務所對外的窗戶邊，觀察貝格街的動靜。

在蘿拉步出大廳、等計程車之際，他拿起電話，按下他從蘿拉通訊錄上抄來的電話號

碼。

響了兩聲之後，一個男性的聲音接了起來。

「艾力克。」那男人說。

「原來你就是負責羅伯特．巴克斯頓安全小組的那傢伙。」雷基說。

「請問您是哪位？」艾力克說。

「雷基．希斯。」

對方短暫沉默。然後說，「希斯先生，請您不要撥這個號碼。如果您想要跟巴克斯頓勳爵見面，請通過標準接待程序，安排時間。」

「如果你要求我通過正常管道，」雷基說，「那我就會讓每個管道知道巴克斯頓勳爵根本沒有辦法跟任何人見面。」

又是沉默。然後說，「蘿拉．藍欽告訴您了？」

「她別無選擇。」雷基說。

「你想要幹什麼？」

「你害她身處險地，別再搞這種事情了。」

「我們做足了萬全的事前準備。所有的狀況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下。」

「很明顯的，不可能是所有狀況。那是攝政公園啊，我的老天爺——周邊全都是通衢大道。」

「這誰不知道？請問重點是什麼？」

「你連派出像樣的人去把風都辦不到，眼睜睜的看著綁匪揚長而去，請問這算什麼完全掌控？」

「在每個出入口，都有我們的人在把守。」

「一樣——顯然沒用。我打電話來是讓你知道：如果你再要蘿拉．藍欽涉險，我就要毀掉你。」

「據我所知，蘿拉．藍欽有自己的主意，不會輕易受人左右。」

「除了這件事情以外。如果你再叫她一個人去見綁匪，害她傷了一根汗毛，我就要你死得很難看。」

「我就是吃這行飯的，希斯先生。請問您打算要怎麼辦呢？在暗巷裡蓋我的布袋？」

「據我所知，」雷基說，「這是學校女生搞的把戲。」

雷基掛掉電話。

他關上事務所的大門，鎖好，離開多塞特大樓，坐進他的車裡。

他希望巴克斯頓的安全小組把他的威脅，當做是他一時的情緒反應。但他其實並不是十分確定。

他坐進捷豹好幾分鐘，讓蘿拉的計程車先離開。這並不會造成他追蹤的困難。他啓動引擎，朝著蘿拉位於切爾西的住處駛去。

21

羅伯特·巴克斯頓又恢復神智了。

清醒前，他已經聞到鼻孔間的臭氣，感覺起來，甚至滲進了他的鼻竇。他確定這個味道，再也沒法從腦海中抹去。但此時，叫醒他的卻是個聲音。很刺耳，以前沒聽過。

「你還活著，巴克斯頓先生。就你觸目所及、鼻子聞到的氣味，你可能會懷疑這一點。想想，如果你敢的話，每天都在這種地方工作，年復一年，是怎樣的光景？但你活著，至少，現在。如果蘿拉·藍欽小姐即時把信送給我們的話，也許，你還可以苟活好一陣子。」

「什麼信？」

「你他媽的別跟我裝傻，巴克斯頓先生。」

巴克斯頓想了半天，他還眞他媽的沒概念。

比起渾沌的腦子，他的視線還清晰些，至少感覺起來是這樣，即便如此，對於眼前的這張臉，他也只能分辨個輪廓：蒼白，一盞幾英尺之外的電燈籠，僅能照亮臉上的些許區塊。

信？巴克斯頓死命的想。

「天啊。」他過了一會兒說，「你的意思是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

臉色蒼白的男子回瞪著他。

「這事跟遺囑贈與有關係，是不是？」巴克斯頓說，「你是從美國來的？聽口音不像。如果你真的是說那件事情——告訴你，就是個玩笑。沒別的意思。我故意要整希斯。就這麼簡單，沒有必要把我綁到這個地方來。」

蒼白男子就這麼靜靜的看著他，半晌，沒吭聲。

然後，他開口，「藍欽小姐比你聰明吧？你最好希望如此。如果錯了，你這輩子也甭想離開這裡了。」

「我到底在哪裡？」巴克斯頓問道。

「大約在阿爾伯特紀念亭北邊五十米、公園的下方幾米的地方。上面的公園曾經是英國國王私人打獵爲樂的圍場，在外面的老百姓可在餓肚子呢。把你這個腦滿腸肥的廢物弄到這裡來，可費了不少功夫！這可不是開玩笑。如果有人想要瞻仰大英帝國的象徵與墮落，就跟我一樣，那麼這個地方再合適不過了。」

蒼白男子站了起來，平舉電燈籠，照亮身邊手臂長度的周遭，讓巴克斯頓能比較清楚的看看環境。

「兩百年前，這裡是地下道維修工人組裝工具的地方。看到嗎？這裡有個凹槽，就是放燈籠用的——如果他們有的話。想從這裡跳下去也悉聽尊便——地下道現在的水深約三英尺，下雨的時候，會高一點。我在前後柵欄都換上新鎖，你想跑也跑不遠，不管

外面是什麼天氣，我勸你還是乖乖待著比較好。

「或者你覺得還是要跳下水道，那也成，但你知道你會踩在什麼地方嗎？我賭你不知道。但也可能知道個大概。在黑暗中，你看不見，不過應該聞得出來——女王的大便。我的說法非常精確，道道地地的女王產品。我猜你可能聞不出來皇室的排泄物，跟一般人有什麼不同。也許你可以。你說是不是呢？如果你拿紅酒燉牛肉當晚餐，拉出來的玩意兒，會不會跟吃香腸、豆子的不一樣？也許吧，我沒研究過。

「但我可以告訴你，如果想要落跑，你就一定要踩在皇室的排泄物上，因爲我們在海德公園的正下方，往北邊兩公里，就是白金漢宮。這裡的污水多半就是來自皇室馬桶。皇親國戚屁眼裡拉出來那些唏哩嘩啦的玩意兒，全都匯聚在這兒呢。是，我知道。我掌握得一清二楚。過去這十年來，我都窩在這個下水道——對一個想要闖天下、到大城市裡打拚的年輕人，這工作實在很有意思，對不？所以，我明白了。他們不讓我在下水道開創事業，實在是太可惜了。如果他們把我困在這裡，我怎麼找得到眞正的志向呢？」

「你眞正的志向是什麼？」

拿著電燈籠的男子搖搖頭，慢慢的轉身。

「等等！」巴克斯頓說，「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

「我當然知道。」

「那麼你得好好考慮一下。你恨英國皇室，對吧？我能體諒。想想我擁有的報刊。

如果我發動旗下記者集中報導，就能實現你的主張。」

「你那些煽情的媒體就是問題的一部分。要不是你們，皇室的新聞怎麼會成爲全國艷羨的焦點？」

巴克斯頓聳聳肩。「我可以改。」

「不重要了。你以爲我把你抓來，是爲了你印的那些垃圾？甭臭美了，巴克斯頓勳爵，能克制一下嗎？」

「等等——我可不是什麼眞正的勳爵，只是個秀罷了，不管追溯到祖宗八代，都跟皇室沒什麼血緣關係。」

拿著電燈籠的男子回頭看了巴克斯頓一眼，又搖搖頭，隨後關掉燈光。

22

逐漸入夜。蘿拉在切爾西的家中，卻不怎麼想休息。她泡了一杯伯爵茶，加上牛奶，喝上一點，打發時間，驅除睡意。

她能做的事情——她想了半天，好像也只能這樣——就是等待。

等綁匪跟她聯絡。如果綁匪先找上巴克斯頓安全小組的話，就等他們打電話來。或者，蘇格蘭場響著警笛，找上門來，那就是消息走漏了。更糟糕的發展就是，警方不但掌握狀況，還布局已久，兩個刑警靜悄悄的來找她，告訴她撕票的壞消息。

她想打雷基的手機，只想跟他說說話，聽到他的聲音就有幫助。但她不行，倒不是因爲兩人在貝格街最後的那一幕。

而是因爲她根本就知道雷基人在哪裡。如果她打電話給他，讓他發現她知道，他一定堅持要進來，然後——事情就會複雜到難以收拾。

她把茶放下，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前窗。她早就把窗簾拉起來了，這時，她微微分開半透明的窗紗，盡可能的遮住自己的身影。

距離二十碼不到的街頭，數過去第二個車道，停著一輛路華。她知道——至少有理由確信——這是巴克斯頓安全小組派來的。它是街邊體積最大的物體，她的鄰居不會開

這種大傢伙。而且這輛車抵達已經超過兩小時，都沒聽到開關車門的聲音，也沒看到任何人進出。

再過去十碼，但是在對街，從她的視線望出去，算是隱蔽得比較好一點，但還是藏頭露尾的，就是雷基的捷豹。

蘿拉回家之後，不只聽到一次他的車在門口巡邏。在薄暮時分，他的車停到路邊。雷基開過窗前之際，蘿拉橘色的貓從沙發跳上窗台，看來連牠也察覺到了，蘿拉走到窗邊剛巧看到雷基熄掉車燈。

他在那裡起碼窩了好幾小時，現在應該餓壞了吧？現在絕對不是去電的時機，這人肚子一餓，舉止便會十分怪異。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鈴聲響起，讓她心頭一驚。可能是綁匪。蘿拉灑了點茶到碟子裡。她深吸一口氣，讓自己鎮定下來。她讓鈴聲再響兩次，這才接起來。

「喂？」她說。

「就妳一個人嗎？」

她馬上就聽出來電者的聲音。

「雷基，我當然是一個人啊。幹嘛打電話給我？」蘿拉問道。

「只想確定妳沒事。」

「我為什麼會有事？」

「爲什麼——想到最近發生這麼多事情！」
「雷基，沒有人告訴過你，女人根本不想讓男人瞎攪和？她們只求男人聽話。」
「嗯……是啦。妳跟我說過，我想。如果我那時沒聽錯的話。」
「那你還打？」
「我想我有不同的看法。就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有人幫我把事情搞定，我會很高興的。」
「雷基，被綁架的是羅伯特，不是我。我已經答應過你，如果那批王八蛋打來，我一定會讓你知道之後，才會採取行動，是不是？」
「這個……是啦。但……即便是如此……」
「要不然這麼辦——爲了不讓我明天累壞了，今天晚上你讓我好好睡個覺。這樣公平嗎？」
「當然公平。」
「那好，晚安。」
「晚安。」雷基說。
蘿拉掛掉電話。
在道晚安的時候，他的聲音聽起來極有耐心，想來費了好大的勁兒。
不管了，反正也沒差。
蘿拉呑了一大口茶。電話又響了。

可能是綁匪。響了一聲，響了兩聲——她接起來。

「哪位？」

「他們打來了？」

這聲音蘿拉也認得出來。艾力克，巴克斯頓的幕僚長。

「沒。你也不該打來。你如果認爲我看到街邊那輛路華，車窗染得黑黑的，還以爲我會不知道那是你們派來的，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抱歉了，藍欽小姐。我們有我們的工作要做。」

蘿拉頓了一會兒。她眞的很想告訴他們，這種做法只會幫倒忙。但她知道，有話直說不是好主意。

「你們的工作，」她換個說詞，「在這個時候，就是讓我好好的睡一覺。這點你做得到吧？」

「好的，小姐。」艾力克說。

「謝謝。」蘿拉說，掛掉電話。

她看了看時間，快要十一點了。她清楚雷基知道她的起居作息。頭疼的是：羅伯特的安全小組也應該知道。如果他們都知道她清楚他們知道，那麼，現在上床的時間是早了點。不過，經歷這番折難，早點上床，他們應該不會覺得太奇怪。

所以，她把大門的燈關了。走到廚房，把那裡的燈也關了。

隨後是前房的燈，上樓進入臥室。她打開臥室的燈光，然後是浴室。她等了一段時

間，按照先後順序，把兩個地方的燈也關上。

行了。應該可以騙過他們。

她回到黑漆漆的一樓，順手取過她的伯爵茶——如果運氣好一點，這次她可以安安靜靜的喝杯茶了——等待。

23

雷基窩在車裡等待。

再等。

他停在蘿拉家的街邊，三棟房子之外，一棵胡桃樹下。

前頭有輛大得異常的路華，深染車窗，保險桿古怪的向外突出，雷基相信後面一定加裝了超厚鋼板，停在距離蘿拉家兩棟房子之外的地方，剛巧在雷基車子的斜對面。如果不是雷基決定低調一點，那裡就是他選定的監視地點。

絕無問題。這輛車一定屬於巴克斯頓的監視團隊，跟他的主子一樣的特性，張牙舞爪，生怕別人沒認出來。

他看著蘿拉打開廚房燈，再看著燈光逐一關掉，二樓的燈光亮起，最後連臥室燈也暗掉了。

她已經上床睡覺了吧。有點早，還沒十一點，但今天她應該是累壞了。

雷基也是。他靠回椅背繼續等待。閉上眼睛歇會兒，但馬上就睡著了。

突然間，他被震動驚醒。手機隨後響了起來。

他看了看手錶，都快凌晨一點了。

他拿起手機。蘿拉雖然關燈上床，但還是有可能是她打來的。

結果並不是。

「希斯先生？」

一個女人的聲音，雷基沒能立即聽出來是誰。

「我是溫斯洛太太。」她說，「很抱歉在這個時候打電話給你，希望你沒在睡覺，或者……辦什麼重要的事情。」

「妳不必多慮。」雷基說。

「我純粹是因爲不知道該打電話給誰。我想你可能想知道。也許你不在乎，因爲現在已經不重要了，劉先生──畢竟過世了，但是……我還是覺得不應該隱瞞。」

「什麼事？」

「一提起來就覺得好抱歉。結果證明，他根本就沒有錯。」

「我聽不大懂。」雷基說。很明顯的，老先生一定是犯了某種錯誤，要不然他也不會飄洋過海，在蘇活區的暗巷子裡，平白丟掉性命。

「那是我們從小就聽慣的童謠。」她說，「錯誤──我以爲是他翻錯了──是很明顯的。但沒錯──我的意思是，那根本不是他的錯。有問題的是原稿。」

雷基拚命想要集中注意力。

「妳的意思是說，其實，劉先生的翻譯是對的？」

「是的。」她說，「錯誤──是我以爲的錯誤──並不是寄給他的原稿跟翻譯之間

的落差。問題是出在寄給他的原稿，跟一般傳唱的童謠根本不一樣。」

雷基揉了揉眼睛，現在談這個好像太晚了一點。

「妳是說『解開我的鞋帶』？那隻鴨子？」

「是的，有那首，還有其他首。我以爲他翻錯了，其實他沒有。寄給他的原稿就錯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這得問提供原稿的沙德威索先生，看來是他在寄件給劉先生的時候，意外弄錯了。我自己也收到一個影本，直到稍早跟你談過，我才拿出來看。原來錯誤出在原稿上，翻譯是沒錯的。我剛打電話給客戶跟沙德威索先生，回報錯誤。」

雷基一度懷疑沙德威索這個名字，怎麼聽起來如此耳熟？卻想不起究竟在哪裡聽過。

「我確定他們會很感謝的。」雷基說，「尤其是在這種時候。」

「事實上，誰都沒找到。」溫斯洛太太說。「我留言了。原稿跟翻譯要同時修改才行。也許他們根本不在乎，不是每個人對品質都這樣斤斤計較。大家隨便慣了。」

「好吧。」雷基說，「妳想跟我說的是：劉老先生的翻譯其實沒錯，錯的是原稿。」

「是的。但我卻退了他的翻譯，我覺得好內疚。實在對不起他，他這麼大老遠跑來——竟然在暗巷裡，莫名其妙的被害。」

溫斯洛電話裡的聲音，聽起來悲痛欲絕，極爲眞誠。雷基覺得在這時候應該說個幾

句話。

「我們還不知道蘇活暗巷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說，「但是，妳對他的誤解，並不是導致他慘遭殺害的直接原因。」

這也算不上是安慰，做個律師，他最委婉的說詞也只能這樣了。

「我知道。」她說，「我知道人的確不是我殺的。但我還是想說，你能不能見我一面？我可以把原稿拿給你看——你就知道爲什麼我誤以爲翻譯是錯的。」

雷基很想說不。他好累。蘿拉佔據他的心頭，巴克斯頓，可惡，也在煩他。還有那批失蹤的信件。這麼多心煩的事情，在過去幾個小時裡，他早就忘記劉先生的意外了。

「求求你。」婦人說，「這樣我會好過得多。我了解這不是命案的直接原因，但是我眞的希望有機會能把我的發現拿給你看。這些童謠我從小唱到大，歌詞熟得不得了，怎麼會粗心大意到把語意完全相反的原稿寄給別人呢？『解開鞋帶』應該是『繫好鞋帶』，『拾起棍子』怎麼會變成『扔掉棍子』？現在我才明白，根本不是劉先生的錯——」

雷基試著回憶歌詞到底是怎麼唱的。「『一、二，繫好我的鞋帶。』」剩下的就全忘了。

「溫斯洛太太，」他說，「有錯的歌詞——是不是都含有一個數字？」

停頓。「這麼說起來，對的。」她過了一會兒回答道。「這一首的歌詞的確是如此。我得檢查一下其他的歌詞錯在哪裡。」

雷基看著隔街的蘿拉家——依舊黑漆漆，當然。他看了看後照鏡。安全小組也都還窩在他們的路華裡。

「好吧。」雷基說，「我幾分鐘之後到妳家去。但是我沒法待很久。」

「不。」婦人說，「我不在家，我在愛爾家進口倉庫，這就是他們組裝零件的地方，倫敦碼頭區附近，你能過來嗎？」

「好。」雷基說，迅速抄下地址。

然後他離開座車，直接走向路華，在駕駛座旁停了下來。

他用指節敲了敲車窗。

等了一會兒。沒反應。

他又敲了敲，用力些。

車窗放下來了。

「有何貴幹，希斯？」男性駕駛說。

雷基沒見過這個人，但是聽過他的聲音——那個叫艾力克的傢伙。他打電話給巴克斯頓，卻被他接起來的親信。

「跟你說一聲，我要離開一會兒。」雷基說。

「你根本不該來這裡。」

「我先前說的話，依舊做數。」雷基說，「如果你想再次利用蘿拉，我保證你會後悔。」

艾力克嘆了口氣。「你省點力氣吧，希斯。她已經叫我們滾開了。我們留在這裡，只是監視她的住家而已。」

雷基點點頭。

車窗關上。

雷基回到車上。綁匪顯然沒在蘿拉家附近出沒，巴克斯頓安全小組的車停得這麼張揚，料想他們不敢輕舉妄動。他也警告過安全小組。現在可以去料理旁的事情了。離開一會兒，應該不會有大礙。

他不確定這麼做好不好。他正進入什麼都不確定的渾沌期。但是他啓動捷豹，朝目的地駛去。

24

凌晨一點剛過，雷基開進西印度碼頭路偏遠處的一個死窄巷子裡。在他的右手邊是一棟棟十九世紀的兩層倉庫，磚頭頗有年歲，左手邊是興建中的某旅館水泥停車塔。

巷道內，每隔三十碼左右設置一盞節能路燈，光線暗黃，巷內一片陰沉。雷基放慢速度。就算是燈光昏晦，應該也不難找。每一個獨立的儲存空間，在入口處都設有鋁製的垂直捲門，時值深夜，他只要找到一個溫斯洛太太打開的倉庫門就成了。

他現在已經開到巷底，所有門都緊緊鎖著。

他倒車，看著釘在牆上的倉庫編號，但在這樣的光線下，實在很難辨認。

突然間，他停住了。

巷子裡沒有其他車子——就那麼孤伶伶的一部。這部車蓋了防水布，好像是準備存進庫房裡似的。但是，防水布覆蓋得倉促，並沒有綁妥，從後保險桿上看得出來，這是一部最新型的迷你小車。雷基下車，掀開防水布來察看。

迷你寶馬。乾乾淨淨、恰如其分、理所當然。如果讓雷基猜，他會說這就是溫斯洛

太太會開的那種車。

雷基走近這輛車旁的倉庫。沒錯，有個小小的金屬牌子，說明這裡是愛爾家進口公司的庫房。

大門關上，卻沒上鎖。掛鎖打開，掛在門底上方約兩英尺的地方。

雷基握住把手，拉門之際發出刺耳的金屬摩擦聲。

他看了看裡面。

一片漆黑。

他喊了聲。

也沒有回應。

雷基伸手沿著牆邊摸過去，摸到了電燈開關。

開關倒是好的，但也只在入口附近的天花板上，有個六十瓦的電燈泡亮起來。倉庫裡是成排的八英尺高貨架，這盞孤燈，也只照亮了前兩排而已。貨架與貨架之間的走道，在二十碼之後，逐漸隱入倉庫的暗處，但看得出來，在中段的地方，留有缺口。

某個東西重複發出嗡嗡的聲音——有點像是小型的電動馬達，斷斷續續的——在走道的另外一頭。

雷基順著走道，尋找聲音的源頭。

他接近走道交錯處，音源就在身邊。他仔細看了看角落。

就在那裡：倉庫的水泥地上，一個玩具搖搖擺擺的往前走，卻被貨架攔住去路，正

是溫斯洛太太拿給他看的玩具鴨子——跟眞的鴨子差不多大，白塑膠做成的，黃色的嘴巴，背上有面紅白藍的英國國旗。

「一、二，繫好我的鞋帶。」鴨子說。儘管小馬達持續哀嚎，鴨子的聲音還是聽得清清楚楚。它的眼睛也亮了起來——顯然只有在馬達啓動之後，才會出現的功能，因爲溫斯洛家的那隻鴨子就沒這樣——在暗暗的倉庫裡，綠光閃爍。

距離鴨子兩英尺的地方，有個打開的快遞紙箱，正上方就是貨架，雷基推想，那隻鴨子跟其他相同的產品，原來就放在那裡吧。

一張黃色的貨運清單就釘在木頭架上。雷基在微弱的燈光下，勉強看出總共有三個地址。

其中一個是皮卡迪利最大的紀念品店。他沒逛過，但經常開車經過——前幾天晚上，他把車停在劉先生遇害的蘇活區巷子附近，還看到這家店。

雷基站在通道上，左右看了幾遍，溫斯洛太太應該還在才對。

「溫斯洛太太？」他高聲叫道，還是沒人答腔。

「一、二，繫好我的鞋帶。」鴨子又冒了一句。沒多久，又重複了一次。很明顯的，發音機制跟踱步系統是同步的。實在很煩人。

雷基忍不住了。他抬起右腳，抵住鴨子，再輕輕的一踢，聽著塑膠滾動的聲音，滾到通道的另一邊去了。

那個地方的音響效果更驚人，似乎還有回音。

「蛋頭先生坐在牆上。」鴨子改口了。

懊惱的反而是雷基。溫斯洛太太可沒叫他來搞破壞。他來到走道暗處，彎腰把玩具拾起來。

燈光有氣沒力的投進來，勉強照到白色塑膠玩具輪廓的亮處，然後，他看到一個女人蒼白的手掌。

她四仰八叉的躺在水泥地上，面朝上，眼睛還是睜著，手指指著那隻鴨子，好像在譴責它似的。

「我的天啊。」

雷基跪在動也不動的身體旁邊，測試脖子上的脈搏，感覺不到任何跳動，順手還把鴨子扔了出去，這次力道夠大，撞上了後牆。玩具倒沒解體，但是，謝天謝地，它總算是閉嘴了。

頓時，一片沉寂。

雷基脖子上的汗毛，卻不由自主的豎了起來。

他好像聽到有人在呼吸——逐漸加速、腎上腺素大量分泌，在倉庫後方最暗的角落裡。

雷基沒敢轉頭，不想讓對方知道他聽到呼吸聲。但是，裝傻也裝不像，雷基沒法子，躲在倉庫後方的那人心裡也有數。

雷基想要跳起來，就在同時，那人卻搶先採取行動。倉庫只有一個出口，黑影急速

從雷基身邊擦過，使盡全力衝了出去。

雷基撲向黑暗中奔向出口的身軀。

那人的速度實在太快，雷基沒法扣住他的肩膀、阻止他前進；只是一度抓住，或者自以爲抓住了對方風衣的兩側。但那人身體一扭，雷基揪住的風衣口袋應聲撕裂，對方隨後一記拐子，打在雷基臉上，害得他往後一仰。

雷基跌落地面，也就這麼一個空檔，那人動作飛快，落跑的同時，還把整個貨架上的東西全掃到走道上。

雷基一腳高一腳低的踩在盒子跟碎片上，好不容易也趕到倉庫入口。但是太晚了。他的對手早就不見了。這人是不是跳過圍牆，跑到停車塔那頭，還是跑出小巷，轉到大街上去，已經沒法分辨。反正，說什麼也抓不到他了。

雷基回車上，找到手機，打給蘇格蘭場的溫柏利探長。

然後又回到倉庫裡去。

他再次跪在溫斯洛太太身邊，但已無能爲力。

在水泥地上，雷基看到隔壁的貨架底下，有個什麼東西。其實，是兩樣東西——兩張紙。可能是雷基跟嫌犯在扭打的時候掉出來的——當然也可能是溫斯洛太太跟嫌犯稍早衝突的時候，遺留下來的。

雷基伸手進去，把兩張紙條撿了起來。

其中一張是單薄的紙條，折了好幾次，成爲一個小方塊，有點像是劉先生在貝格街

事務所，拿給他看的英文、法文、中文歌詞說明書。但是，這張上面卻有手寫的校正——正是溫斯洛太太稍早跟他提到有問題的那幾個地方。

這可能就是她提到的原始版本，本來要拿給他看的，證明劉先生的翻譯正確無誤。一時之間弄不明白這原稿有什麼用，先把這張紙條放進外套口袋再說。

他看了看第二樣東西：一張生日賀卡，正面有粉筆畫出來的生日快樂的字樣。根據底部的說明，卡片是由鳶尾花公司出品的，該公司號稱提供女王的專用卡片。其他就無甚出奇之處，卡片的一角被揉爛了，好像是某人捏得太用力——想來是溫斯洛太太的手吧，雷基假設——被嫌犯一把扯過來造成的。

這張生日賀卡一定很了不起，雷基想，如果凶嫌為了這卡片被迫行凶的話。

雷基站著，沒有打開卡片來看，只是很小心的捏著邊緣——這可能是證據——隨後走回先前發現鴨子跟紙箱的架子邊。

這裡有更多的鴨子。架上還有好些有趣的小玩意兒：絨毛玩具、發條玩具、新奇但沒什麼用的塑膠筆跟鉛筆以及客製化文具。

依標籤看來，有個箱子裡面裝的都是鳶尾花公司出品的生日賀卡。

雷基檢查了箱子上的標籤。卡片顯然不是劉先生的作品，而是從印度進口的。就像是玩具鴨子一樣，收件者都是愛爾家進口公司。

箱子現在空了。但好像有什麼東西撒出來了。雷基把箱子推到一邊去，看了看裡面的暗處——沒錯，還有一張卡。

雷基伸手進去，取出那張卡，倉庫入口亮起了閃爍不停的燈光，還聽到汽車在巷道內踩煞車的聲音。

雷基把那張還沒打開的卡片放進口袋，手裡捏著那張被揉過的卡片，走向出口。

溫柏利探長趕到，只帶了一個助手。

「我還以爲你會把整個團隊帶來咧。」雷基說。

「我是啊。」溫柏利說，「麥克漢在這兒不是？全員到齊啦。快點，麥克漢，去把犯罪現場封鎖起來。」

菜鳥警官取出一捆膠帶，忙著封鎖現場去了。

「你只帶了一個警官。」雷基說，「怎麼也沒看到法醫？難道你要自己親自驗屍嗎？」

「這叫做『檢傷分類』，希斯。緊急狀況時的權宜安排。軍情五處跟皇室保護單位正在擔心一個新近出現的無政府主義者。那傢伙在網路上漏出口風，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跟同黨聯絡，在軍情五處破解他的溝通方式與圖謀之前，商借了蘇格蘭場的部分資源，找我的團隊協助皇室活動的警戒工作。一半的日常調查人力都被抽調出去了。」

溫柏利頓了一會兒，看看菜鳥警官把現場封鎖得怎麼樣了。看起來他有點手忙腳亂。

溫柏利搖搖頭，接著往下說，「我是很想告訴你，我們已經調出所有的人手，調查蘇活區暗巷劉先生謀殺案，對於眼前這個案子呢，也能盡全力偵破。但希望只是希望。

事實上，除非是皇室的緊急事件，我們是不可能調齊足夠的資源。」

「每個人都有輕重緩急的考量吧，我想。」雷基說。他很快的考慮——但更快的就排除——跟溫柏利提到蘿拉以及巴克斯頓被綁架的事情。笨手笨腳的蘇格蘭場菜鳥，應該去巡邏交通，他可不想把人命關天的大案子，交到他手上。

「到底是什麼風把你吹來這裡的？希斯。」溫柏利說。

「溫斯洛太太要我來這裡，好把某種跟劉先生翻譯有關的東西拿給我看。我趕到之後，發現她躺在地上斷氣了，接著又跟某個藏在暗處的傢伙扭打了一陣子。」

「那人長什麼樣？」

「根本沒見到他的臉。我想他的身高應該不到六呎，大概一百八十磅重吧。手很有力量，長滿老繭，身上還有一種香草的味道。」

「什麼？」

「我剛不是說了嗎……我聞到一種味道。香草。」

「你看到他攻擊溫斯洛太太嗎？」

「沒。」雷基說，「當然沒。要不然我就阻止他了。」

「你有什麼看法？是不是她撞見了一宗竊案？」

「有可能。要不就是他偷摸進來的時候，溫斯洛太太已經到了。有件東西他非得手不可，只好行凶殺人。」

溫柏利看了看周遭貨架、出貨單，還有郵遞紙箱。

「這裡會有什麼值得動手殺人的寶貝？」

「我也不知道。不管是什麼東西，我相信我跟他搏鬥的時候，嫌犯已經得手了。而那東西原來在溫斯洛太太手上——被他硬搶去的。」

雷基把那張一角揉爛的卡片遞給他。

「爲了這張卡片動手殺人？」

「我可沒這麼說。但我想這張卡片是我在逮住他的時候，從他口袋裡掉出來的。」

溫柏利打開卡片。

卡片立刻小聲唱出〈生日快樂〉。

「我最討厭這種東西了。」溫柏利說，「你當著大家的面一打開，全世界都知道你在過生日。」

「蛋頭先生摔了一大跤。」鴨子突然說。

「這又是什麼玩意兒？」溫柏利說，闔上卡片。〈生日快樂〉歌嘎然而止。

「玩具鴨子。」雷基說，「我想它原來是在工作台旁邊的箱子裡吧。剪刀上還有封箱膠帶的殘片呢。我想溫斯洛太太是在這裡拆開箱子的，也許是聽到古怪的聲音，於是帶著箱子走過來看看出了什麼狀況，沒想到卻遭到了凶手的伏擊。」

「那我猜這是一個小賊失手導致的意外。」溫柏利說，「他行竊之際，沒預料到倉庫裡有人。溫斯洛太太深夜約你來這裡見面，沒想到卻嚇到小賊，爲了脫身，他只好動手行凶，等你趕到的時候，他又如法炮製偷襲你。」

雷基點點頭，「有可能。」

「嗯。」溫柏利點點頭。然後朝他的手下揮揮手，叫他過來。

「麥克漢，把這交給法醫。」溫柏利很小心的捏著邊緣，把那張揉得有點爛的卡片交給麥克漢。

麥克漢突然打開卡片，〈生日快樂〉歌隨即響起。

「不要玩了。」溫柏利說，「好好的放進蒐證塑膠袋裡，請法醫驗一下上面的指紋。這裡是命案現場，該有什麼程序，不懂也得假裝一下。跟他們說，你的指紋就甭理會了。」

「蛋頭先生坐在牆上。」鴨子又唱起來了，搖搖擺擺的，一副要站起來的樣子。

「是的，長官。」麥克漢說，「遞給你一張卡片，只要是個人，大概都忍不住順手打開，我想。」

「你不是人，你是倫敦大都會警局的一分子。」溫柏利說，「請記得這一點。」

「是的，長官。」麥克漢規規矩矩的把卡片放進塑膠密封袋裡。

鴨子身上的馬達依舊嗡嗡作響，它蹣蹣跚跚的朝著溫柏利與雷基身邊的架子走去。

「天啊，這玩意兒眞煩人。」溫柏利說，「你不能關掉它嗎？」

「壓它的嘴巴就會開始。」雷基說，「把它摔在牆上就可以關掉，但也許有比較斯文的方法。」雷基撿起嗡嗡作響的鴨子，放在工作台上，「啊，這邊有個開關。」

雷基關掉開關，鴨子不再蠢動，安靜下來。

「非常好。」溫柏利說。

「我見過這樣的鴨子。」雷基說。

「你當然見過。誰沒見過這種玩具鴨？我記得我三歲的時候，也有這麼一隻，吵得要命，這種玩具很普通啊。」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玩具附贈的說明書，就是劉先生翻譯的。在溫斯洛太太叫我來倉庫之前，在她家裡也見過。」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鴨子暗藏玄機？」

雷基聳聳肩。

溫柏利叫他的助手回來。

「麥克漢！」

「有！」

「把這隻鴨子也拿去給法醫。」

麥克漢有點遲疑。

「怎麼啦？」溫柏利說。

「我沒有這麼大的密封袋。」麥克漢說。

溫柏利嘆口氣。「把它放在車上，帶回去就成了。」

「是的，長官！」

麥克漢小心翼翼的捏起鴨子的黃蹼，帶著它出門去了。

雷基看了看手錶。

「你要趕去什麼地方嗎？希斯。」

「是啊，我……跟蘿拉有個約會。」雷基說，故意加進一些玩樂的語氣，當然跟現在的情況完全相反。他並不想跟探長說他得開車回蘿拉家，窩在車上，繼續監視。

「在這個時候？她一定等得很心焦吧？希斯，你可以走了。我不想耽擱你們的好事。」

「掰啦。」雷基轉身離開，「萬一法醫發現了什麼線索，你會讓我知道吧？」

「如果他有所發現的話。」

25

蘿拉的電話鈴響了。

她都快從椅子上摔下來了，茶碟還放在腿彎上，這麼一震動，剩下的茶全灑在地上了。

她看了看鐘。凌晨五點。

她不知道電話響了幾聲，只知道自己睡著了。

她接起電話。

「妳一個人嗎？」

這一次不是雷基。

這一次，電話裡的聲音跟她在攝政公園船上聽到的一樣。感覺起來摀住了嘴巴，也許是裝的，也許是因爲訊號不好，但她馬上就認出講話的人。

「是的。」蘿拉順口回答，隨即後悔。也許她回答得太沒有防備，所以，她暗自下定決心，接下來開口要再慢一點。也許可以騙到他們，至少要考慮一下需不需要誤導他們，而不是反射性的把實話招出來。

「有人在監視妳嗎？」

「沒有。」根據她的新規則，蘿拉想了一會兒才回答。

「妳在撒謊。」那聲音說。

可惡，蘿拉想。

「要不就是妳太粗心大意了。安全小組不就把車停在兩棟房子之外？」

「喔。」蘿拉說，「謝了。這樣安心多了。」

「避開他們，做得到嗎？」

「可以吧。」蘿拉說，「但你也知道，這可不是我的專長。如果有人跟蹤我，我又沒察覺，總不能叫我負責吧？」

「妳做得到，也非做到不可。」那聲音說，「妳得把信一個人帶過來。如果有人跟蹤妳，巴克斯頓勳爵就沒命了。」

蘿拉花了更久的時間才回答。

「我會小心不讓別人跟蹤我。」她說。

「妳找到信了沒有？」

我的天啊。現在要怎麼回答？

「還沒。」

換成對方沉默了。

然後那聲音說，「如果妳沒把信拿給我們，我們也用不著巴克斯頓了。如果我們用不著巴克斯頓，他就得死。」

「我知道上哪裡去找信。」蘿拉很快的說。又撒了一次謊，但這一次，她別無選擇。

「但得花上一點時間。」

「妳有三小時。」

「我需要更多的時間。」

「三小時。我們會通知妳會面地點。妳必須要獨自前來。沒有信，巴克斯頓就沒命。如果有人跟蹤妳，他照樣得死。」

聲音消逝，電話掛了。

好一陣子，蘿拉動彈不得。

那批信一定還在貝格街的什麼地方。沒別的可能了。她跟雷基一定疏忽了什麼地方，沒搜仔細。否則的話，就半點指望也沒了。

她突然想到，遲了。窗簾不知道拉嚴實了沒有，千萬不能讓安全小組看到她接過電話。

她看著起居室的窗戶。還好，只留了一條縫。不可能有人在對街透過那麼點縫隙，還能看到她的動靜。

屋外一片漆黑。沒有月亮。她爬到樓上，穿上深藍色的慢跑服裝，這是她能找到最深的顏色。她沒有開燈。

她走到樓下，進到廚房。

她放了點吃的在塔巴斯可的盤子裡。誰知道牠什麼時候要回來？

她從廚房的小窗子望出去，在出門前，規畫一條最隱密的前進路線。然後她躡手躡腳的從廚房的側門溜出去。

26

奈吉．希斯六點多一點就抵達貝格街了。

他直接從機場過來，紅眼班機果眞名不虛傳。他坐在最中間的位置，一邊是哭鬧不休的嬰兒，一邊是打呼震天價響的男士，他連一秒鐘都睡不著。

他的眼睛跟身體都渴望休息，他的心靈跟生理時鐘卻不允許。

從雷基告訴他的消息研判，已經沒剩多少時間了。

奈吉踏進多塞特大樓之際，大廳幾乎沒半個人影。右手邊，銀行的玻璃門依舊深鎖。

白頭髮的大廳警衛倒是在，下巴抵著胸膛，看著《太陽報》，不知道是睡著了，還是讀得入神。奈吉決定不要吵他，沿著他的左手邊的通道前進，直接去按電梯。

警衛的頭突然抬了起來。

「不好意思，這位先生，能告訴我您是哪位，想要造訪何處？簡單說，你要上哪兒呢？」

奈吉轉身說，「早安啊，亨德烈克。」

亨德烈克斜睨著他。奈吉往前走了幾步，好讓他看個清楚。

「喔！」等到奈吉走到三英尺開外，老先生終於認出他來了。「眞是抱歉啊，希斯先生。我沒認出你來。」

「可以理解。」奈吉說，「已經過了好幾個月了。我想我應該變得有點像美國人，難怪你會狐疑半天。」

「並不是這樣的，先生。」亨德烈克說，「雖說你曬得有點黑。因爲有人批評我這陣子的工作有些失職之處，要我在未來確實改進。」

「誰跟你說這些？」

「你哥哥。」

「我哥哥就是這麼頑固，對吧？」

亨德烈克的身子往前傾，一副志同道合的樣子，低聲道，「這話進不得第三人的耳裡，好吧？對，這兩天情況有點緊張。以前啊，他從來不擔心有人上他的樓層，甚至希望越多人上去越好，我跟你老實說。」

「我想他是希望不時有些客戶上門吧？」奈吉說。

「嗯。」

「但我想現在他會覺得不速之客有點煩人。不說這些了，這陣子有訪客，還是先讓我們知道比較好，特別是那些不在上班時間來訪的人。」

「他就是這麼說的，所以我才特別問你一聲。」

「這是應該的。」奈吉說，「回頭見。」

奈吉搭乘電梯到貝格街事務所。

他踏上靜悄悄的樓面，離開電梯，往對面走去。

這地方看來沒什麼差別，但是，感覺有些異樣。

幾個月前，如果雷基要他出門去弄清楚某封來信的來龍去脈，他一定開開心心的展開調查。事實上呢，他也這麼幹了。

但是這一次，他回來純粹是擔心蘿拉有危險。全然不同的心境。

也許因爲準備美國律師考試殘存的緊張。也許是別的緣故。也許是因爲時差。反正他的感受不同就是了。

他經過露易絲的桌前。時間太早，她當然還沒來。

他走到他原先的辦公室，門關上了，卻沒上鎖。

他開門，打量內部陳設。

在他走了之後，這地方好像沒怎麼使用。桌上沒有鋼筆、鉛筆。綠色的吸墨氈倒在原處，任職期間留下的咖啡漬也沒人處理。電話還在。不過沒見到黃色的立可貼還有紙夾亂扔在桌子的皮角落。

桌上就一樣重要的東西——專門放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來信的金屬籃。

籃子前面有張紙條，是雷基幾個月前留下的手諭，那時信件已經堆得讓他有點心煩了——至少他是這麼覺得：「給奈吉。」

奈吉微微一笑。

籃子本身是空的。

奈吉突然心念一動，眼神從空信籃抬了起來，快速投向房間右方的暗處。一個很搶眼的龐然大物——十九世紀四層抽屜的橡木檔案櫃，五英尺高——依舊在那裡。

奈吉審視檔案櫃背後的陰影，總要確認一下：沒有，沒人潛伏在那裡。去年夏天逼他飛奔洛杉磯的舊事，並沒有重演。

發現自己的神經緊張，奈吉不禁啞然失笑。也許應該找個人把這個大塊頭推到走道的另一邊去，以後就不會有人妄想藏在後面了。但又有誰在安排家具位置的時候，會去預防有人躲在檔案櫃後面？

奈吉跪在櫃子前面，幾個月前他在使用這間辦公室的時候，那裡是他放信的地方。當然現在不會有人把信件放在那個地方，但是他總得看一下。

他打開底層抽屜看看，裡面只有一個綠色的檔案夾。

檔案夾裡也是空的。

「可惡。」奈吉嘟囔了句。

就在這個時候，身後響起了個聲音。

「希斯先生，好久不見。什麼風把你吹回倫敦來的？」

奈吉關上抽屜，回頭察看。

他看到一個身材矮小的傢伙，身上的灰色西裝看來保守，但是剪裁得宜，看來甚是

昂貴。

過了一會兒，奈吉終於認出他來。

「您是瑞佛提先生吧？」奈吉說。

「是的，多塞特租賃。」

「那又是什麼風把您——」奈吉話還沒講完，電話鈴響了起來，他只好住嘴。他接起電話，眼睛還是盯著瑞佛提看。

是亨德烈克打來的。

「希斯先生？」

「是的。」

「如果有人上樓的話，你說要我通報一聲是嗎？」

「是的。」

「那麼，我想你應該知道——一個穿灰色西裝的小個頭上去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層樓。喔，等等，我弄清楚了，是二樓，因爲我看到燈亮在那裡。想來電梯停在那兒，你知道吧？」

「知道。」奈吉說，「聰明。謝謝您的提醒。」

「不客氣，希斯先生。我會特別留意周遭動靜的。」

「很好。」奈吉說，「請繼續努力。」

奈吉掛掉電話，轉向瑞佛提，語氣中不免有些懷疑，「我知道你負責多塞特大樓的

租賃業務，但是，你怎麼會跑到雷基．希斯的法律事務所，在──現在是幾點？頂多六點一刻的清晨？」

瑞佛提清清喉嚨，看了看周遭，不怎麼自在。

「我能坐下嗎？」

「就只能一會兒。」奈吉說，訝異自己的態度竟是這樣的不客氣，「我很忙。」

「我也只能待一會兒。實在彆扭，我本來是想跟你哥哥談的，但最近電話都聯絡不到他。」

奈吉知道最好不要解釋原因何在。

「但有的時候，我也沒法替我哥哥決定什麼事情。」他反而這麼說。

瑞佛提沉思一陣子，微微聳肩，一屁股坐在奈吉對面的椅子上。

「可以請教你──你回倫敦的計畫是什麼？也就是說，你回來是打算長住嗎？」

奈吉不明白這個人爲什麼要這樣問；但他也想不出來什麼理由拒絕回答。

「不是。」他說。

瑞佛提點點頭。

「爲什麼問這個問題？」奈吉說。

「你知道你哥哥很討厭事務所一直得代爲處理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信。」

奈吉腦海的警示燈號頓時亮起。他當然知道。他還知道雷基不應該把這批信寄到美國請他處理。

「是嗎？」奈吉說。

「不然呢？」瑞佛提說，「他一天到晚抗議，最近還來找我抱怨了一次。」

「喔。」奈吉說。

「其實我也沒那麼在乎。」瑞佛提說，「在一般的情況下。反正他也是把信寄給你回覆。」

奈吉摒住呼吸。瑞佛提不應該知道的，他接下來說的話，更是讓奈吉大吃一驚。

「我們覺得這麼做也沒什麼問題。」瑞佛提說。

鬆了一口氣。

「我們？」奈吉說。

「我的意思是，」瑞佛提很快的說，「我認為兩個希斯只花一份代價，這筆買賣還算划算。但是最近又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

瑞佛提停頓了一陣子。他回頭一看，發現辦公室門還開著，站起來，把門關好。

「洗耳恭聽。」奈吉說。

瑞佛提深吸一口氣，然後說，「有人已經開價了。」

奈吉花了點時間琢磨這句話。「你的意思是說：有人要收購多塞特大樓？」

「是的。」

「這個價錢可低不了。」奈吉說。

「是不便宜。」瑞佛提說。

「出價的人是誰？」

「我當然不能透露詳情。但是價錢開得不錯，租賃委員會正在考慮。」講到這裡，猛然往椅子裡一沉，好像對這個買家很不以爲然。「這件事情，我們——我——從來沒想到眞的會發生。」

又是我們，一時之間，搞不清楚他說的「我們」是不是指租賃委員會。奈吉正想要追問個明白，瑞佛提又接著說了。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買賣都還沒有成交，我會盡力去阻止。但我需要個保證。」

「怎樣的保證？」

「交易一旦作罷，整棟建築依舊屬於多塞特，那批信還是得寄到這裡來，也就是說，現在的承租方——你的哥哥——不能拒收。他不能跟郵局說停止寄送，也不能把這批信轉給街角的博物館，或者其他不負責的阿貓阿狗。」

堅持現狀不能改變的瑞佛提，感覺起來還有點興奮。

奈吉花了點時間去徹底思考一遍。他很想跟瑞佛提說，現在不是討論這種事情的好時機，但他不可能讓對方知道綁架案。

「你說你不反對現在的回信方法——也就是把信寄到美國給我處理？」

「不反對。」瑞佛提說。「我們欣然同意，租約條款可以按下不表。我們允許這樣的做法，儘管你哥哥可能不知道我們是故意裝做視而不見。」

「那你就拒絕買家吧。」

「你確定嗎？」

「確定。寄給福爾摩斯的信，絕對不會被多塞特大樓退回。我負責處理。」

瑞佛提不甚相信他的豪語。

「你要怎麼做呢？」

「雷基會改變心意的。」奈吉說，發現瑞佛提並沒有馬上就相信他，又補充一句，「要不然，我就會找個方法讓他改變心意。」

瑞佛提正視奈吉好一會兒，這才點點頭。「那好吧，」他說，站起來準備離開，「我盡可能的去說服租賃委員會。」

「還有件事情。」奈吉說。

「什麼？」

「告訴我誰要收購多塞特大樓。」

「你知道我沒辦法。」

奈吉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一輪。賣大樓跟遺失的信件應該沒有關係。誰會爲了那批信件把多塞特大樓買下來？

無論如何，他沒看到瑞佛提有所退讓的意思。

「那好。」奈吉說，「你說不能說，那就甭說了。掰。」

奈吉的椅子一轉，背對著瑞佛提，盯著檔案櫃最下端的抽屜瞧。

瑞佛提在門邊停下腳步。

「我想。」瑞佛提說，「檔案櫃既然沒用的話，我應該把它移到樓上去。你哥哥把信都寄給你處理，犯不著再收進櫃子裡了。」

「這就不勞您費心了，是不是？」奈吉說，頭回也不回，「這櫃子是雷基的東西。」

瑞佛提微微一笑，搖搖頭。

「不見得。」他說，「他剛搬進來，還是新房客的時候，是我借給他的。這櫃子並不是他的東西。」

「那麼這檔案櫃子是你的囉。」

「也不是。這櫃子也不是我個人的。但由我負責保管，我想你可以這麼說。所有櫃子都歸我保管。」

奈吉轉身瞪著瑞佛提。「你是不是應該解釋一下？」

瑞佛提做個鬼臉，好像是說他已經講太多了。他研究奈吉的表情一陣子，點點頭，「好吧。」他說，「其他的櫃子在樓上。帶你去看看。頂樓。」

瑞佛提轉身，朝電梯走去。

27

奈吉跟上瑞佛提，擠進電梯，跟他一起來到頂樓。

電梯門一打開，就看到一片空蕩蕩、擦得精亮的地板，往右延伸了好幾百英尺，沒有任何辦公室隔間，沒有桌椅，什麼都沒有——就是一片地板，遠端有個窗戶，可以眺望街道。

緊挨著電梯的左邊，是唯一一間辦公室，小小的。一出電梯，奈吉就朝那邊走去。

「不。」瑞佛提說，「另外一邊。」

奈吉跟著瑞佛提來到頂樓的另外一個角落。

「我確定你聽過這個說法，」瑞佛提邊走邊說，「夏洛克．福爾摩斯，確有其人，長短篇小說也都是真實發生過的案件，柯南．道爾爵士只是華生醫生的經紀人，負責打理出版事務而已。」

「當然。」奈吉說，「我的意思是，我當然聽說過。」

「那麼你可能也聽過第二種說法：雖然夏洛克．福爾摩斯是虛構的人物，但是蘇格蘭場卻暗自鼓勵第一種說法散布傳播，讓倫敦日益猖獗的犯罪分子，投鼠忌器，重新考慮一下他們的企圖。」

「這我也聽過。」奈吉說。

瑞佛提點點頭。「大家竟然會相信這種說法，還是讓我覺得很訝異。」

兩人邊走邊聊，來到頂樓的另外一端——出人意表的是在剛出電梯的時候，還沒特別注意到——這裡有道沒有任何記號的小門。

瑞佛提打開鎖，開門，走了進去。在房間前端的舊金屬天花板上有盞燈，他拉了下鐵鍊。

燈亮了起來——但是室內依舊昏暗——這是一間窄窄的儲物間。

一面牆是空白的，對面是整排的十九世紀木製檔案櫃，個頭都不小，樣子看起來都很像雷基辦公室裡面的那一個，但壓迫感更重，一座接著一座，算算至少有十二英尺長，佔據了絕大部分的牆面。

奈吉也跟著走了進來。感覺起來，這些檔案櫃連人都可以躲進去。室內的空氣彷彿凝滯了起來，原本在外面聽得一清二楚的街頭噪音，在這裡，頓時沉寂了下去。

「這批信經歷好些年頭了。」瑞佛提說。「最老的一批——可以追溯到一九三〇年代——如果你這麼一路算下來的話。最後兩個檔案櫃是空的——留待未來使用。倒數第三個裝的是今年的檔案，包括最近還放在你們檔案櫃的那批來信。這裡面包括了你來之前的那位可愛女士處理的來信——她比臨時雇員歐克先生還要早。我想你見過歐克先生吧？」

「是的。」奈吉說，「如果你所謂的『見過』指的是我發現他的屍體，他的頭還被

打爛的時候。」

「是啦。」瑞佛提說，「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適應。」

「我眞不知道這麼久以前就有這種來信了。」奈吉說。他沿著泛黃的橡木檔案櫃，緩緩前進，仔細研究金屬小框裡標誌的日期。

「本來就很少人知道。」

有一個櫃子收藏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間的來信。另外一個裝一九三七年到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來信量出奇的多，單單這一年就佔了一整個櫃子。

就這麼一年一年，或者是幾年幾年的排下去，直到最靠裡面的牆壁。

奈吉停在倒數第三個檔案櫃。

「這是今年的吧？」奈吉說。

「是的。」瑞佛提說，「包括了最近才寄來的信。由於你哥哥每兩個星期，就會把一批信寄到大西洋的另外一邊去，來信只會在辦公室裡放上短短的一陣子，我實在沒法冒險。於是每個星期，我都會挑一天，等到大家都離開大樓，再溜下去，把你哥哥放在郵件籃裡，準備要寄給你的那些來信，複印一份保存起來。這當然很麻煩。我實在很想跟你哥哥說，請他幫我拷貝一份，但這麼一來，就等於告知他違反租約，把這批來信寄給了你。」

趁著瑞佛提說得口沫橫飛，奈吉拉了拉檔案櫃的抽屜。鎖上了。奈吉正想把口袋裡的鑰匙拿出來。

「不行！」瑞佛提說。

「你說什麼？」

「不能開。這些是檔案，除非在極端緊急的狀況，否則任何人都不能私閱檔案。」

「我的鑰匙可以打開所有的檔案櫃吧？」

「是的。」

「意思是：裡面的檔案我可以看囉？」

「僅限極端緊急的狀況。」

「明白了。」奈吉說。他停頓下來，從瑞佛提看到檔案櫃，思考接下來要幹什麼。

「如果眞有極端緊急的情況發生，那麼在我的監視下，我可以允許你審查特定檔案。」瑞佛提說。

「收到。」

「有這種緊急情況嗎？如果沒有，我可得離開了。我跟市政府有個約會。」

「沒有。」奈吉說。他退開一步，離檔案櫃遠了些。說什麼也不能讓瑞佛提知道綁架案的消息，除非其他所有辦法都用盡了。

說不定還有一條路好走。

「沒有緊急狀況。」奈吉說。

「那我們可以離開了嗎？」

「當然好。」奈吉說。

兩人走向電梯。奈吉希望瑞佛提立刻就離開大樓。

但是走到電梯前面，瑞佛提卻沒有停步，經過電梯門，往他的小辦公室前進。

可惡。

電梯門打開了，奈吉只得走進去。

「再見！」瑞佛提說，隨即進到辦公室內。

奈吉知道他得等下去。他乖乖的待在電梯裡，門關上，帶他回到樓下。

28

奈吉回到事務所的樓層，走出電梯，直接經過走道，回到他昔日的辦公室。
在進去之前，他放慢了腳步。
燈光還是暗的，他出門前關掉了。但是，門卻敞開了，他確定他有把門關上。
他潛近門邊，聞到一股香奈兒的味道。
他往裡面瞧了瞧。
一個身材誘人的——卻有些邋遢——女性，站在桌邊，彎腰打量橡木檔案櫃的底層抽屜，看得入神，奈吉人都進來了，她也沒回頭。
「空的，我跟妳說。」奈吉開口。
女人轉過來，全身都僵硬了。
還眞是蘿拉，奈吉猜對了——但是，看起來跟尋常時候的她不大一樣，一時之間，奈吉沒法百分之百確認。
她的紅頭髮沒洗，感覺顏色比較深，塌塌的掛在臉龐。她可能想把頭髮綁在腦後，但不曉得是忘了，還是沒有時間。奈吉發現，她身上穿的是運動專用服飾，從她的模樣看起來，好像是她跑完馬拉松，又天昏地暗的睡了一大覺。

「妳看起來很有精神。」奈吉說。

蘿拉笑了，嘆了口氣，屁股挨在桌沿。

「別扯了。」她說，「我知道自己是什麼德行。那個大廳的好好先生，亨德烈克，把我攔下來，堅持要我出示證件。我翻了半天，找到過期《太陽報》上的照片，再擺個一模一樣的姿勢，他才肯放我上來。」

「雷基害的。」奈吉說，「他跟亨德烈克說要再小心一點。」

「雷基告訴你發生什麼事情了嗎？」她說。

「就說信不見了。還有巴克斯頓。找不到信，人也沒了。」

「這下可好，鬧到全世界都知道了，但我想你知道應該沒什麼關係。」蘿拉頓了一會兒說，「我有個法律上的問題，糾紛之類的事情。」

「請說。」

「如果有份遺囑，差不多能讓人得到這世界上所有的財富，偏偏給了一個不相干的外人，然後它又不曉得飄哪裡去了。你擔心它突然出現，本來該你合法繼承的產業，掉進別人的口袋，你會怎麼辦？」

奈吉想了想。就眼前的情勢研判，她問的不全然是理論上的問題。

「我不知道。」奈吉過了一會兒說，『也許先綁架羅伯特．巴克斯頓勳爵，再勒贖，指定一批我認爲包含遺囑的文件來交換，但不要特別點名遺囑，這樣就不會有人懷疑我是綁匪了。」

「對，這是個方法。」蘿拉說，「但假設你找不到那張莫名其妙的遺囑，眼見家產就要斷送給外人，而你這個最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繼承者，一毛錢也拿不到。那你又該怎麼辦？」

奈吉聽完，又想了一會兒。

「只好走回傳統老路，」奈吉頓了下，「想個聰明的辦法，把新的繼承人殺了，讓他沒法接收產業，自然而然的回到我，原本繼承人的手裡。」

蘿拉點點頭。「是啊。」她說，「我也在擔心這個。」

「或者，」奈吉說，「爲了保險起見，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既把遺囑弄回來，再永遠除去這個可能繼承遺產的心腹大患。」

兩個人都沉默下來，然後蘿拉說，「你得幫我找到那批信。」

「當然。」奈吉說，「就我們兩個忙不公平。我打電話給雷基，把他挖起來。」

「還是讓他睡吧。我確定，他還在我家門外半條街的地方露營呢，監視我的動靜，確認我沒自找麻煩吧，我想。巴克斯頓的安全小組也在半條街外，駐紮在另一頭。我是從廚房後門溜出來的，翻過籬笆，沿著鄰居的矮樹叢，逃到另外一條街，這才避開兩方人馬的監視。」

「這麼做聰明嗎？」

「我最近已經分不出什麼聰明、什麼笨了。我只知道雷基眞的把我的事當成他的事了——」她嘆了口氣，「這很甜蜜。但我可不想爲了這種事情，危及他的性命。我讓他

覺得這忙他非幫不可，也就夠了。我現在唯一需要的協助，就是找出那批信。剩下的，我大可自己料理。」

奈吉點點頭，儘管他未必贊同蘿拉最後一句話。

「那就快點動手吧。」奈吉說。

「我還以爲信件應該在檔案櫃裡，就是你以前收信的地方。但你看，裡面是空的。」

「是啊。」奈吉說，「但這裡還有別的檔案櫃，在樓上一個奇怪的房間裡。」

「你是說你知道信在哪邊？」

「有可能。」奈吉說，「至少也有複本。」

「有什麼我就要什麼。」蘿拉說，「就算綁匪雞蛋裡挑骨頭，至少也要他們出示羅伯特還活著的證據，再來抱怨這不是正本。」

「只是要把信弄到手，可得費點功夫。瑞佛提把它們當皇冠一樣保護。」

「我沒什麼時間了，奈吉。」

奈吉點點頭，抄起電話，打給大廳的亨德烈克。

「亨德烈克，你還醒著吧？」

「當然，先生，沒理由在這當口打瞌睡。」

「你說得對。現在的你，應該正處於精神抖擻的階段。瑞佛提先生離開大樓沒有？你注意到了嗎？」

「瑞佛提先生？」亨德烈克的語氣有點不確定。

「穿灰西裝的小個頭？他應該每天都會進來。剛剛一兩分鐘內，你有沒有看到他走出去？」

「有的，先生。他剛剛走出去。如果我的心臟支持得住的話，我應該可以追上他。你要我去追嗎？」

「不，不，完全不用麻煩了。他回來的時候，你能夠打通電話通知我嗎？」

「好的，先生。還有一個名爲露易絲的女士，也差不多天天都進來，宣稱自己是雷基先生的雇員。」

「是的，她是雷基先生的秘書。」

「她也可以上去吧？」

「可以。」奈吉說。

「她進來的時候也需要通知您嗎？」

「不，那就不麻煩了。還有，亨德烈克？」

「先生。」

「現在差不多是早上七點鐘。我剛剛不是提到上班時間之外，進入大樓要加強盤查嗎？」

「是的，先生。」

「現在可以取消了。只要等瑞佛提先生回來的時候，知會我一聲就行，好嗎？」

「沒問題，先生。」

奈吉掛掉電話。

「我要趁瑞佛提先生不在的時候，溜到樓上去偷信。」他跟蘿拉說，「等著，我馬上回來。」

「我跟你一起溜上去。」蘿拉說，一副要站起來的樣子，只是身體實在太虛弱了。

「不，偷偷摸摸還是一個人比較好。」奈吉說，「如果我十分鐘之內，沒把一堆信帶回來給妳。接下來的搜索行動就由妳帶隊。」

「公平！」蘿拉說，「而且我餓壞了。在最上層的抽屜裡面，有沒有巧克力豆？」

「說不定有一些。」奈吉說，「但那是幾個月前買來的。」

「沒問題。」蘿拉說。

她打開頂層抽屜，看到一把拆信刀，一本空白的筆記本，一支短短的鉛筆頭——最後，終於，看到一小包巧克力豆。

「啊。」她說，「全都是生活必需品。」

奈吉讓蘿拉待在小辦公室裡，搭乘電梯到頂樓去。

奈吉踏出電梯時，樓層靜悄悄，一如他的希望。

頭上的照明沒開。天光已經透過靠街邊的百葉窗，滲了出來，勉強可以分辨寬敞的大片木板，打磨得精亮，幾乎全是空的。如果眞有必要，奈吉破門而入，想來也不會有人發覺。

奈吉往左察看瑞佛提的小辦公室，大門依舊深鎖，沒點燈。確認。

奈吉轉身向右，很快的就走向極右側的儲物間。上鎖。意料中。

他帶了兩個大紙夾，以防萬一，但他希望不要這麼大費周章，試試自己的直覺——他掏出用來開辦公室檔案櫃的鑰匙，插進去試試看。

真轉動了。

奈吉開了門，走進去，很自然的開始摸索電燈開關——隨後改變心意。犯行再小，他現在還是非法闖入。規矩壓根沒道理，但他還是打壞了規矩——至少也是瑞佛提立下的規矩。躲在陰影裡，總比大剌剌的開著燈，行動要來得自在點。

儲物間窄窄的，他摸到後方，來到可能裝有近期來信的檔案櫃。

他打開第一層，看到一個橄欖綠色的文件夾，裡面有十來封信，外帶信封。他檢查了一下文件夾標記——沒錯，就是這段時間。

他想要馬上偷看一下信件內容，但房間太暗。現在他反而希望剛剛把電燈打開了。

沒差。他把整個檔案夾拿走，彎腰檢查同一個檔案櫃的下層抽屜，確認他沒有錯過其他的信件。他沒有。勝利！他有點小得意，慶祝一下，站著歇會兒。

但很快，他就站不住了。

不知道什麼東西撞上他右邊的太陽穴。

他的膝蓋不由自主的軟了下來。

在這個窄窄的房間裡，有人想要從檔案櫃跟奈吉之間，硬生生的擠出一條路。奈吉下意識的抓緊手上的檔案夾，腿部使力，讓自己重新站起來，緊緊貼在檔案櫃對面的牆上。

攻擊他的人——比他高個一兩吋，至少比奈吉重個六十磅——粗壯的胳膊一撞，揪緊他的領口，抵在牆上。

「我要那批信。」那人說。

口音很明顯，老美腔，美國人在講這種廢話的時候，感覺起來都假假的。兩年前，他在西區看過一齣不怎麼樣的歌舞劇《德州飄香院》[18]就聽過這種口音。

「你能說得再清楚一點嗎？」奈吉勉強透出氣來問了一句。

顯然不能。這人低聲——幾近咆哮——回覆了幾句話，一隻手放了下來，想要去搶奈吉手上的檔案夾。

奈吉只會一招防身，好幾年前，一個無聊夏天，在補習班裡學的，只對這種過分自信的偷襲者有用而已，因爲他只用一手揪住他的領口——沒想到這美國人還眞這麼大意。

奈吉左手臂一個迴轉，手肘撞開偷襲者的右手，趁著間不容髮的一瞬，右手放開檔案夾，五指張開，惡狠狠的擊向那人的喉嚨。

大出奈吉意外的是：這招竟然有用。至少一陣子。那人一聲哀嚎，踉蹌退開。奈吉

彎腰，撿起地板上的檔案夾，撒腿就跑。

出了儲物間，屋外的天光也只把光滑的地板照得微亮。奈吉跑到另外一頭去，默禱那邊有消防梯。這地方是根據最新的消防法令設計的，既然消防梯不在這一頭，那一定是在對面。

他衝過電梯，看到樓層燈號變換，有人搭乘電梯正在上來。但是，奈吉聽到背後沉重的步履聲，知道他實在沒法等。他趕緊跑到盡頭，有個角落，在瑞佛提辦公室旁邊——辦公室門已經打開了，奈吉發現；先前沒仔細察看，實在是白癡——就是消防梯，謝天謝地。

奈吉開門，正要踏出第一步，身後一個力量，又把他拖了回來，粗魯的摜在地板上，力道不歇，害得他一路滑到瑞佛提辦公室的牆邊。

那美國人一腳重重的踩在奈吉的右手臂上，彎腰去搶檔案夾。

這下可犯了大錯。這人完全沒注意到電梯的動靜。

突然間，他痛苦的罵了句髒話，手頭一鬆，檔案夾掉到地上，趕緊捂住脖子後方。

他一轉身，只覺得天搖地動。

亨德烈克，腳步不很穩，站在偷襲者的另外一邊，電擊棒壓在那人身上，薄薄的白

---

18 *The Best Little Whorehouse in Texas*，這是一齣百老匯歌劇。

頭髮散了開來，臉上毫無懼色，但似乎對眼前的情景有些困惑。

還躺在地上的奈吉，踢開踩在他手臂上的腳掌，那人往後一倒。

奈吉連忙爬了起來。他想從亨德烈克手上接過電擊棒，老人的膝蓋沒力，沒法彎下腰來，用電擊棒抵住那個美國人。

「我可以的，先生。」亨德烈克說，不想放開手上的武器。在奈吉的協助下，他還想再電美國人一次。

「夠了！」躺在地板上的人說。「我的天啊，住手！」

29

蘿拉在樓梯間狂奔，雖然她整夜都沒怎麼睡。對無時無刻都可能掉入狗仔隊埋伏、在報上出現半裸照片的女明星來說，保持身材苗條是當務之急，而且爬這幾層樓梯，跟柯芬園地鐵站每天上演的短程衝刺相比，根本算不了什麼。

稍早的時候，亨德烈克打了奈吉的分機，被她接了起來。「奈吉說，看到瑞佛提回來，要我知會他一聲。」他說，「別人進出應該就不用理會了吧？」

「不用。瑞佛提先生回來了嗎？」

「沒，我沒看到他回來。」

「喔。」

「倒是有個美國人上去了。我覺得這人比瑞佛提先生要恐怖多了。塊頭相當大。」

「講話有德州口音？」

「我不大確定妳的意思。」

「記得《朱門恩怨》？電視上播的美國影集？」

「啊，記得很清楚。沒錯，那人講話就跟電視影集一樣。」

當然也有別的可能性。但是蘿拉聽起來，這人實在很像稍早登門尋釁的討厭老表史

帝曼。

「亨德烈克，很抱歉問一句——你身上有武器嗎？」

「當然有。五萬伏特的電擊棒，我還上完兩小時的訓練課程。要不要帶上？」

「有什麼就帶什麼。」

蘿拉懶得等電梯，她知道亨德烈克得靠它。她從抽屜裡抽出拆信刀，就往樓梯間跑去。

她現在已經爬完四層，只剩最後一層。她聽到樓上防火門打開的聲音，有人咒罵了一句——可能是奈吉吧——然後砰的一聲，接著就是鬥毆之後的嚎叫。

她的腎上腺素急速分泌，一鼓作氣，跳上最後的三個階梯。

她把門拉開，拆信刀平舉胸前，衝了進去。

「夠了。」美國人叫道，「別再來了。」

那人躺在地板上，四腳朝天，聲音淒厲，不斷討饒。

奈吉站在他的身邊，但更關鍵的是亨德烈克，用上過兩小時訓練課程的電擊棒指著老美，一副要再給他吃點苦頭的模樣。

蘿拉往前走了幾步，拿著拆信刀，加入他們的行列，拿著電擊棒的亨德烈克，在另外一頭。奈吉站在中間。

「夠了。」奈吉跟亨德烈克說，「讓他先喘口氣。」

裝著信件的檔案夾躺在地上，就在奈吉的腳邊。蘿拉彎腰，沒講什麼，拾了起來。

她轉身面對奈吉之際，順手把檔案夾藏在身後。

「拿去。」她把拆信刀交給奈吉，「有必要就刺下去。」

奈吉點點頭，看了看美國人的腳邊，外套口袋，都沒看到檔案夾的蹤影。他再看自己的腳邊、身後，還是沒見到檔案夾。

蘿拉也不見了。

奈吉這時才聽到電梯關門運行的聲音，他一轉身，朝著那個方向大叫：「等等！」太遲了。他只瞥到蘿拉略帶雀斑的手裡，拿著一個橄欖綠的檔案夾，電梯門倏地關上，迅速往樓下移動。

奈吉一度想要追下去，但是一轉頭，看到亨德烈克，勇敢歸勇敢，拿著電擊棒指向老美的手，卻顫顫微微。那人可是彪形大漢啊，奈吉知道他是沒法離開現場的。更何況在他衝到一樓之前，蘿拉早就在街上了。只要她不想被抓到，誰知道她會躲到哪裡去？

蘿拉顯然不想被抓到。

奈吉無計可施，只好低聲一直嘮叨。

「可惡，雷基一定會罵死我的。」

30

蘿拉離開多塞特大樓，很快的沿著貝格街一路走下去，準備攔一部計程車。

剛踏上大街，手機就響了。

「妳還剩十五分鐘。」那個聲音說，還是蒙著，跟以前一樣。

聽起來不像美國人，但湖上的那個也沒有美國口音。想起剛剛的那一幕，實在沒法排除德州繼承人涉案的可能性。蒙著嘴說話，可能就是要掩飾刺耳的口音。她也認為，其中一個繼承者夥同了熟門熟路的英國同謀，犯下了這起綁架案。

「我知道還剩多少時間。」蘿拉說。話一出口就後悔，也許她的口氣應該禮貌點，不要招惹綁匪，不該暴露自己的不悅。

但她隨即轉念，不需要這麼委屈。綁匪有他們的目的，不管她的態度怎樣，他們只要達到目的就好。

「妳拿到信了沒有？」

「有。」蘿拉說，「事實上，我還是弄到那批信了，儘管你們都在幫倒忙。」

對方良久沒有回應。

「妳這是什麼意思，解釋一下。」

「你的美國同夥剛剛想要把信偷走，難道不對嗎？」她胡亂猜的，自己也沒有把握。

對方又沒吭聲，更長的時間，然後那聲音又說，「妳拿到信了嗎？」

「在我手上。我能見到羅伯特嗎？」

「找部計程車到皮卡迪利廣場。妳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他在那裡嗎？我可以見到巴克斯頓勳爵嗎？」

「如果妳照吩咐行事，今天中午以前，還妳活的巴克斯頓。如果妳想玩什麼花招，就等著收屍吧。現在去叫計程車。」

對方掛掉電話。

蘿拉招到一部計程車。

根據她的手錶，趕到皮卡迪利廣場，只花了十八分鐘。

綁匪的指示就那麼多。她也只好在廣場中央的厄洛斯展翼雕像下等著。

氣溫很低，冷風從四條大道的十字交叉口灌進來。現在還是晨間上班的尖峰時間，蜂擁而來的遊客跟通勤上班族一如往常洶湧。

蘿拉的手機響了，她接了起來。

「接下來要怎樣？」她說。

「去英國百貨。」

「英國——」

「就是街角的紀念品店。到第一個結帳櫃台，隨便買點什麼。」

「買什麼？」

「什麼都行，要大一點，用得著購物袋的那種。現在就去，七分鐘之內出來。」

蘿拉很快的過了街，進到英國百貨。她猜，在這段時間裡，綁匪應該看不見她才對，但她卻想不出利用這段空檔能幹什麼。七分鐘也太短了點。

她直接走向結帳櫃台，隨手拿起她第一眼看到的東西——在櫃台右手邊的箱子裡，拿出一個大大的灰色絨毛玩具，某種英國熊吧。

她拎著裝著熊的購物袋走出店門。

手機又響了。

「拿信給我們看。」

「什麼？」

「把信舉高給我們看。」

蘿拉伸長手臂，高高舉起信件檔案夾，只要有人藏身在附近的樓上，就一定看得到。

「把信放進購物袋。」對方要求。

蘿拉照辦。

「妳不能再坐計程車了。」那聲音說，「接下來搭地鐵。如果妳覺得這不是妳這種身分應該做的事情，給我忍著點。」

這段話說得奇怪，聽進耳裡還不只不舒服而已。「你太高估我了。」她說。「閉嘴。到對街海馬基特路的自動販賣機，買一張全天全區的地鐵票。」

「我自己有月票。」

「很好。還是去買地鐵票。走左手邊的驗票口，下樓梯到北線，東月台。」

「我們到底要去哪裡？」蘿拉問，「我這個人很會認路，你直接告訴我要去哪裡就成了。」

對方掛掉電話。

蘿拉緊緊抓著購物袋，跟著一群人走過莎夫茨伯里大道，再次經過廣場雕像，來到海馬基特路的皮卡迪利地鐵站。

她走進地鐵站，在某個自動售票機前，按照指示，買了一張全天周遊卡。買票花了兩分鐘，這裡是大站，出入口前大排長龍，但她還是擠過驗票口，跟大夥兒一起湧向搭乘北線的樓梯。

東西月台通道的交叉口，有個音樂家緊貼著磁磚牆，演奏小提琴，琴盒打開，靜候樂捐。他拉得甚是動聽，蘿拉有時會駐足欣賞一會兒，扔一兩個英鎊進去，儘管很多人不能接受，在人來人往、急匆匆的通行要道上，有個人在這裡擋路。

今天她可沒這閒情逸致。她衝下樓梯，速度要夠快，免得有人從她背後看不見的地方，直接衝過來；但也不能快到把她前面拄著枴杖的老太太撞倒。兩個身材粗壯的鄉巴佬，發現自己走錯路了，逆向撞上蘿拉，幸好她早就注意到這兩個人，購物袋緊緊的抓

在身前。

她終於來到月台。沒什麼人的日子裡，在冷清小站上，你可以從這一頭走到另一頭，有需要的話，還可以思考一陣子，但在這裡可不成——在這種大站、在這種時刻。長長的月台上，摩肩擦踵，都是擠不上上班地鐵，只好繼續等下去的乘客。

地鐵的播音系統用破鑼般的聲音宣布，幾條連接線暫時關閉，兩個站暫時停止服務。

遠遠的透出一個光點，低沉的行進聲隆隆作響，隧道中的空氣出現波動。列車接近，蘿拉從窗口望進去，只剩站的空間了。

她站在東月台。究竟該不該搭上這班列車？對方沒告訴她。在運作正常的情況下，每隔兩分鐘就有一班列車進站，駛向不同的終點站。是這一班嗎？她的時間是不是掌握得剛好？還是應該搭稍早的那班，或者接下來的一班？

「小心間隙。」列車上的錄音提示說。列車門打開。想要到皮卡迪利廣場的乘客往外衝，站在月台上，想要離開皮卡迪利廣場的乘客，同時往裡衝。這裡素來是這樣，如果你知道往哪裡去，手上沒有別人覬覦的物事，殺進殺出也不難辦。

但是蘿拉卻有無法克服的劣勢，她不知道該去哪裡，只好緊緊抓住手上的袋子，身邊的壓力增大了，周遭的人全都擠了過來，突然間，她明白了，勒贖物件的交付可能跟終點站沒有關係，這也就是哪條線都無所謂的緣故：交付地點就在搭乘地鐵的路上。

又有人從左邊擠過來了。沒關係，反正她把袋子揪在自己手上，可以感受到重量

——然後她低頭察看。

沒錯，袋子還拎在手上，絨毛玩具也在；但是，裝信件的檔案夾不見了。

她四處張望。在她的前面，乘客拚命想要擠進列車裡，在她的後面，人們又急匆匆的離開月台，擠向她背後的樓梯。

只有一個人不在進出的兩個方向上，而是很靈巧的閃躲人潮，一路朝遠端的出口奔去。

蘿拉指著那個賊，正想要呼叫援救。在她後面的群眾裡，突然冒出了個聲音，比她還先叫出聲：「看！那是蘿拉．藍欽！她本人在這裡！」

許多人沒聽到，或是聽到也不在乎，只有幾個人有反應。一個帶著兩個小孩的媽媽，剛下車就見到蘿拉，趕緊拿出相機，挨了上來；另外兩個人回過頭來，匆匆的看了一眼。就這麼一會兒的耽擱，人潮立刻停滯下來，比平常更加擁擠，把蘿拉密密實實的裹住。

沒人罵髒話，也沒人叫「往前走好不好？」這是最常見的英國長龍，有一定的禮儀必須遵守。

但盧文也有破例的時候。蘿拉眼見偷信賊已經消失蹤影。「實在很抱歉。」列車正在離站，她沿著車廂邊，殺出一條血路。她面帶微笑，推開月台上的乘客。「實在很抱歉，非常謝謝你。」

終於她匯入離開車站的樓梯間。

奮力走完階梯之後，回到主站大廳。出站之後，就是海馬基特路。

她四處張望了一會兒，儘管結果她早就了然於心：她出來得太晚了。

皮卡迪利廣場周遭，被可愛建築包圍的天空上，投射進戶外廣告的各色光影。街上擠滿了嘰嘰喳喳的遊客、浮躁跳脫的年輕人，還有奔赴職場的通勤族。藍欽被徹底擊敗，一件絕對不容出錯的任務，最後還是搞砸了。

她呆呆的站在原地，朝陽把她照得不斷眨眼，力阻眼淚掉下來。

她希望，不要養成失敗的習慣。

31

在多塞特大樓的大廳裡，認識雷基．希斯的銀行行員，光看他的臉色，就知道千萬不要擋住這個人的去路。

其實，雷基並不會把怒氣發洩在任何人身上，因爲他最痛恨的人正是他自己。

他的直覺早就告訴他狀況不妙。直覺早就要他離開車子，直接衝到蘿拉的門口，再次確認她在家裡，一切平安。

相反的，他卻在門外，觀察、等待。等待、觀察，似乎一切都正常，只是因爲蘿拉按照老習慣，逐一關燈。等待、觀察，只是因爲巴克斯頓的安全小組，還在原地待命。他從倉庫回來之後，並沒有察覺到任何異狀。

等待、觀察——直到清晨被一個熟悉、卻不該出現在這種地方的聲音驚醒。聲音直接來自車門外，就在他的身邊。

他按下車窗，往下看，蘿拉的貓——養在家裡的貓——天剛破曉之際，卻在他的車門邊。

他立刻衝出車門，奔向蘿拉家的台階，先是按了門鈴，發現沒回應，他就掏出備份鑰匙，直接開門進去。他跑到樓上，發現蘿拉的床根本沒有睡過的痕跡，然後發現蘿拉

平常穿的運動服不見了，隨即下了樓梯，看到沒喝完的茶杯放在水槽，廚房的後門敞開——到這個時候，羅伯特．巴克斯頓的安全小組，這才蜂擁擠進前門。

僵局——以及隨之而來的混亂、指責誰該監視誰、爭論任務歸屬的聲浪——持續大約十分鐘，直到安全小組最後兩個肌肉男，終於放棄閉嘴爲止。他們的個性跟他們的老闆出奇的相像，卻連巴克斯頓可憐的智商都沒有。

小組領導——先前跟雷基講過話的艾力克——終於把他的手下聚攏起來，從大門撤出去。艾力克說了幾句話，不很大聲，大意是把剩下的工作交給專家料理，在雷基還沒來得及反應前，整個團隊就魚貫撤出蘿拉家，回到他們的路華車上，油門一踩，很快的離開位於切爾西的清幽小住處，疾駛回國王路。

雷基的手機響了，露易絲打來的。剛剛有場小衝突。露易絲感到很抱歉，事情發生得很早，她還沒有來。但可以確定的是：一個美國人被奈吉打到淤青。蘿拉沒吭一聲就出去了，不過現在又回來了，但看起來很不開心。

現在連瑞佛提先生也來了，他說呢，雷基最好還是進來一趟。

雷基趕回多塞特大樓。他進到大廳，注意到亨德烈克並沒有堅守崗位，隨即搭上電梯，回到律師事務所。

電梯門一開，雷基就看到露易絲站在走廊的末端，不斷的往外張望。一見到雷基，叫了他一聲，連忙迎了上來。

「他們都在會議室裡。」露易絲說，「剛剛進去的。」

「誰剛進去?」

「奈吉、蘿拉、亨德烈克先生。兩個美國人。還有瑞佛提先生。我想這次會議是瑞佛提先生召集的。」

「這是我的事務所。瑞佛提憑什麼在我的事務所裡召集會議?」

「這個嘛……」露易絲說,「但他們已經走進去了。」

「幹什麼呢?」

「開會吧,我想。幾個小時前,他們就不打架了。」

「蘿拉還好吧?」

「還好,有點疲倦吧,我想。」

雷基朝會議室走去。

「先生?」

「是的,露易絲。」

「你不是要我去查劉先生在皮卡迪利廣場那邊到底買了什麼嗎?我打了一輪電話,我想我應該是查出店家在哪裡了。」

「很好,謝謝妳。」雷基來不及細想,直接走向會議室。

雷基打開會議室門,朝裡面望了一眼。

他看到奈吉跟蘿拉在橢圓形會議桌的中間,挨著坐在一起。

坐在首位——也就是他平素坐的位置——的是瑞佛提。坐在他身邊的是滿臉憂色的

亨德烈克。

會議桌的另外一邊中間，坐著史帝曼，德州來的律師。在他身邊的傢伙，身材更壯碩一些，脖子與鼻子的皮膚曬得紅紅黑黑，但是不及他脖子上兩條紅色的掐痕與脖子上的淤青來得搶眼。

雷基一開門，蘿拉的眼光立刻轉了過來。

雷基從沒看過她這麼邋遢。

他立刻走到她的身邊，一屁股緊挨著她坐下——目的是保護她的側翼，奈吉坐在另外一側——擺出一副跟隔桌的美國人針鋒相對的態勢。

很明顯的，正式的會談已經進行一陣子了。

「很開心希斯先生加入我們的討論。」瑞佛提說，彷彿這會議時間早就定下來，而雷基卻遲到了。

瑞佛提隨即轉向在座諸位。

「史帝曼先生有話要說，我相信大家都會很關切的。」瑞佛提說。

「謝謝你，瑞佛提先生。」史帝曼說，還很有點派頭，站著的感覺是在法庭進行辯論。

雷基一陣厭惡。

「坐下，好不？」雷基說，「在這裡的人聽得很清楚。」

「你說得對。」他說，「不需要這麼正式。我想，這不用花很多時間。在達比先生

返回休士頓之前，我只消總結一兩件事情也就成了。我想在座各位，有些可能還沒見過達比先生。達比先生是克萊門斯女士的姪孫，在不久之前，他還是克萊門斯女士遺產的兩位合法繼承人之一。好啦，哪件事情我們要優先處理？是克萊門斯女士將遺產贈與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的案子，還是達比先生蒙受傷害與鬥毆與非法拘禁，這兩項罪嫌呢？」

「你眞的是得失心瘋了。」奈吉說，「是你的客戶意圖傷害與鬥毆吧？」

「這不是事實。就算這是眞的，也無法證實。在場沒有任何人認爲需要報警。我唯一想得出的理由就是你們自知理虧。所以，我想相關的事實僅有審視如下現況：究竟是誰掛了彩？人在現場的達比先生，在脖子與喉嚨等處，有明顯淤傷。而你們，衝突的另外一造——是吧？毫髮無傷。」

「這不相干。」奈吉說，「先動手的人是他。」

「不，不是我。」達比反駁。

「不，就是你。」奈吉說。

「不，不是我。」美國人重複說詞，一臉無辜模樣。

「這樣，各位明白嗎？」史帝曼說。「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現在我們唯一親眼目擊的就是亨德烈克先生使用電擊棒，連續兩度電擊我的客戶。」

亨德烈克默不作聲，可憐兮兮的，滿臉惶惑。

「持用這種武器，我想你應該有執照才對，亨德烈克先生，因爲我知道持有電擊棒

必須要有執照，而且拿到還不容易，講到這裡，在場的藍欽小姐——我實在很抱歉，把妳也拖了進來。但我希望這不會妨礙妳的興致，在我返回美國前，依舊能與我共進晚餐——」

蘿拉轉了轉眼睛。

「想也甭想。」雷基跟美國人說，聲音很高亢。

史帝曼根本沒理他。

「——但是生意歸生意，藍欽小姐，事實上呢，使用殺氣騰騰的拆信刀，威脅我的客戶。真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想大家心知肚明。」

雙方你來我往，瑞佛提都沒作聲，只靜靜的坐著，眼神定在會議桌上想像中的某個點上。但現在他抬起頭來。

「你到底想要什麼？」他說。

「好問題。這帶到第二件事情。第一，大家必須了解，最終決定克萊門斯女士遺囑執行的是美國法令，特別是德州法令。這裡是遺囑的簽署地點，也是她當時的居住地，這跟文件最終是否寄到倫敦無關。

「也就是說，明知最終結果，一定是遺囑被判無效，咱們實在沒必要虛耗時間，製造這麼多不必要的麻煩。所以呢，我在這裡只想說——」

「不，你省省吧。」奈吉打斷了他的話頭，怒目瞪向對邊的兩個美國人。

「你說什麼？」史帝曼說。

「我想我知道你接下來要跟我們談什麼條件。」奈吉說，「我倒不是說我們一定會拒絕。但是講起法律──在美國跟在這裡一樣，任何人都可以根據個人意願，贈與受稅收法規管轄權所及的主體，並不考慮受益人是誰或者什麼事物。這是很常見的情況，舉例來說，經常有人把財產留給寵物。我確定你們都知道這一點。在倫敦有個歌星，最近留了幾千萬的遺產給尼可拉斯，她的貓，附帶一個條件：每天晚上都要放她的歌給貓聽，可能有人會認爲這是個很高的代價。重點是：只要遺囑符合制訂的法律要件，有人見證，立囑人當時心智正常，那麼只要遺囑能夠執行，就應該正常執行。」

「她把偌大的家業贈與一個小說中的虛構人物，心智怎麼可能正常？」史帝曼說，「單就這個決定而言，就可以證明她在改立遺囑的時候，腦筋已經糊塗了。」

「事實上，不，你的講法說不通。每天都湧進這裡的信件，可以駁斥你的立論。許多心智正常的人，相信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存在。事實上，在倫敦有個擁有諸多會員的社團，要求入會者必須相信福爾摩斯跟華生確有其人，而道爾不過是華生的出版經紀人。」

「夏洛克．福爾摩斯哪可能是眞人？」史帝曼很激動的說。「總不能把遺產交付給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小說人物！這要誰出面繼承呢？」

「在這個案子裡，這根本不是重點。」奈吉說，「因爲克萊門斯女士在修改遺囑的時候，已經把遺產交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代理人雷基．希斯先生。按照遺囑的規定，希斯先生大可出面繼承。」

個頭比較大的美國人站起來了。

「等我們把遺囑撕了，看你們還繼承個屁！把遺囑給我交出來！」

「遺囑又不在我們手上。」蘿拉說，也是「噌」的一聲從椅子上站起來。「你們這些混蛋心裡明白得很，擺什麼臭架子，神氣個什麼勁兒，你們不過是養牛的混混——」

「每個人都坐下！」雷基說。

瑞佛提很快的抬起頭來，皺著眉頭，然後繼續盯著會議桌上想像的中心點。

「如果你們把遺囑賣給了別人，」史帝曼說，「那麼你們最好告訴我那個人是誰——」

「你別鬧笑話了。」雷基說，朝著兩個美國人比個手勢，請他們落座，「除了遺囑的受益人，別人拿了又有什麼用？你們的目的只是確認遺囑的處置權力不受任何干擾，不能讓不相干的人對著克萊門斯女士的家產指三道四，對不對？」

兩個美國人坐下來了。

「對。」史帝曼說。

「那麼，也許我們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只是我們幾個得商量一下。」雷基說。

「好的。」史帝曼說。「我們可以暫時到一邊去，等你們幾個商量好。」

雷基按下了會議室的對講機，通知他的秘書。

「露易絲，這兩位美國先生要離開會議室一會兒，請他們坐在妳辦公桌旁的客椅上，哪兒都不能去，請妳把眼光緊盯著他們，一秒都不能離開，好嗎？」

「全神貫注，不打折扣。」露易絲說。

兩個美國人離開了。

瑞佛提還是安坐在主席的位子上，頗爲期待的看著奈吉、蘿拉跟雷基。他們也用同樣盼望的眼神看著他。

「怎麼？」瑞佛提說。

「『我們幾個』的意思，」蘿拉說，微微指著坐在她身邊一左一右的兄弟倆。「雷基指的就是我們這幾個。」

「喔。」瑞佛提說，很明顯的非常失望，「這麼說也是。」

瑞佛提站了起來，很有禮貌的離開會議室，還把亨德烈克也帶走了。

他們前腳才走，雷基立刻瞪著奈吉。

「你跑回來幹什麼？」雷基問道。「我難道會想去搶別人的遺產嗎？我是那種白癡嗎？」

「我忍不住啊。」奈吉說，「實在很抱歉，我就是討厭那個人的態度。而且我才剛考完加州的律師考試，實在是沒法把這件事情從心頭擺脫掉。」

蘿拉伸長身子，確認對講機確實關好了，然後低聲說，「重點是：我明明把那批信交給他們，爲什麼這兩個美國人還要上門來討呢？」

雷基與奈吉有些遲疑，對望了一眼，雷基這才說，「我想我們必須考慮一個可能性：妳的信並沒有送到他們手上。」

「你的意思是：剛剛發生的事情，只是一宗隨機搶案，只是有人想要偷我的包包而已？」

「不，他的意思是：綁架案可能跟美國人的遺產糾紛，沒有任何關係。」奈吉說。「沒錯，那兩個美國佬是想要那封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遺囑。但是跑到外國去綁架人，還大張旗鼓的表明自己的美國身分，光天化日的跑到律師事務所來，要求取回那封信，誰會那麼短路？」

三個人都沉默了，眞得好好想想。

「這個嘛，」蘿拉說，「他們是美國人啊。」

雷基搖搖頭。「最關鍵的一點是：如果他們眞的拿到遺囑，何必上門來討？綁架案的幕後黑手不可能是他們。」

蘿拉不喜歡這個結論。但她知道這是實情，整個人跌落椅墊裡。

「所以我弄丟了贖金。」她說，「也沒把羅伯特換回來。而且，我們連信被誰搶走都不知道。」

雷基按鈴通知露易絲。

「請他們都回來吧。」雷基說。

「馬上辦。」露易絲說，「先跟你報告，我等會兒能不能離開幾分鐘？我要去哈洛德一會兒，馬上回來。」

「妳去吧，露易絲。」雷基說，儘管他覺得時機有點奇怪。

很快的，他們就聽到美國人沉重的腳步逐漸逼近，瑞佛提也跟著進來，把門關上，坐定，依舊把眼神投向會議桌的中心點。

「如何？」達比問道。史帝曼使個眼色，請他不要這麼猴急。

「我相信我們做成結論了。」雷基說。「奈吉跟我需要一點時間，釐清幾件事情。請你們明天上午十點鐘再回來，我想我們可以達成協議，徹底終止克萊門斯女士的遺囑執行，不管她的信是寄給我，還是夏洛克．福爾摩斯，寄給誰都一樣。」

「我現在就要解決！」達比咆哮說。

史帝曼一手按住達比的肩頭，示意他稍安勿躁。

「可以。」史帝曼說。

所有人都站起來。

史帝曼在離開之前，轉向蘿拉。「藍欽小姐，看來我還得再留一夜。所以呢，我的晚餐邀約還是算數的。如果妳願意考慮，那眞是我個人的無上榮幸——」

「拜託。」蘿拉說，「不要逼我叫亨德烈克帶著他的電擊棒再回來好吧？」

32

雷基、蘿拉跟奈吉出了會議室，回到外頭，在秘書桌附近聚集。外出採買的露易絲還沒有回來。

兩個美國人離開大樓，耳根至少清靜點。

瑞佛提回到他位於頂樓的秘密基地，臉色看起來有些惱怒，不過雷基不知道他在氣什麼。

先不理他，他們有更重大的事情要考慮。

露易絲辦公桌後方的牆壁上，有個掛鐘，設計得很滑稽，報時的是一群卡通牛。儘管如此，時間卻看得很清楚。

蘿拉坐在露易絲辦公桌旁的椅子上，瞪著掛鐘。她好累，無力思考。她只知道她快沒有時間了。

「我弄丟了贖金。」她說，「沒把羅伯特換回來。綁匪到現在也沒打電話來。他們說中午以前會聯絡的啊。」

雷基掉頭去看掛鐘，現在快十點半了。

「為什麼說中午？」奈吉問。

「我不知道爲什麼。也許是因爲他們整個下午都想在酒吧慶功，或者搞什麼綁匪得手之後，一定要幹的事情。」

「現在就認定綁匪大獲全勝，還太早了吧？」雷基說，「信在他們手上，巴克斯頓被他們綁了，但他們從這兩個玩意兒上面能弄到什麼好處？」

「爲什麼指定十二點？而不是兩點、三點或五點呢？」奈吉說，「如果你是綁匪，當然希望在追緝人員上門之前，時間越寬裕越好。你不至於會說『要不，咱們明年夏天再聯絡』，但肯定是能拖就拖。」

「現在還不到中午。」雷基說，「還是有……希望。」

雷基呑呑吐吐的說這番話的同時，時間不留情，滴滴答答，掛鐘響起半點報時。

蘿拉把頭埋進雙掌之中。

每個人都講不出話來，等著下一秒的流逝。

奈吉站起來，順手翻了翻露易絲桌上的報紙。「中午以前一定會發生什麼事情。」他說，「也許是某種公共資訊，要不在社會版，要不就有行事曆之類的預告，當然也有可能在這裡——」

「等等。」雷基說，「停，回到前一頁。」

「這一頁嗎？」奈吉翻回《鏡報》的前一頁。

「有了！」雷基說，指著只有兩欄高的新聞，附著一個小小的標題。

奈吉讀了出來：「『國王十字站死亡車禍，行人身分證實。倫敦大都會警方交通部

門發布消息，本月初國王十字站前一名男性遭卡車碾斃，身分已然證實。死者，亞瑟·沙德威索，二十四歲，據報急衝至車前——』」

「沙德威索，」雷基說，「我聽過這個名字，把原稿寄給劉先生請他翻譯的人，就是這個姓。溫斯洛太太在遇害身亡之前幾個小時，才告訴過我。」

「爲什麼蘇格蘭場隔了好幾個星期，才公布死者姓名呢？」奈吉說，「我只能想出一兩個原因而已。」

「你的意思是說：這不是例行程序。」蘿拉說，「而是要掩住大衆的耳目？」

雷基點點頭。「溫斯洛太太昨晚慘遭謀殺，死在進口倉庫裡，想要找到沙德威索寄給劉先生的翻譯原稿。我親眼見到血淋淋的這一幕。看起來劉先生列印出來、寄給我們——其實是寄給福爾摩斯的信——裡面的翻譯，其實是正確的。沙德威索擅自變動的地方，跟歌詞有所出入，劉先生也如實照翻。從小就聽過這些童謠的人，一看就知道歌詞錯了，但劉先生卻不知道其中差別。我想這就是重點，跟溫斯洛太太打交道的進口公司，就是希望她把翻譯工作外包給劉先生這樣的人。」

「標準的層層轉包。」奈吉說，「進口公司經常是空殼公司，目的就是洗錢——提供合法的掩護，讓資金的進出變得非常難以追查。」

「就這個案子而言，」雷基說，「是洗訊息。」

「怎樣的訊息？」蘿拉問。

「我們要核對差別在哪裡。」奈吉說，「我們還找不找得到劉先生的翻譯？」

雷基搖搖頭，「除非我們能找到他寄給貝格街的原件。蘇格蘭場從倉庫裡拿走一個副本，做爲謀殺案的調查證據。我特意給溫柏利一份，只是他要好一陣子，才有時間研究。目前，他正忙著保護皇室，避免他們遭到傳說中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攻擊，而這——」

雷基突然沒說話了。

蘿拉、奈吉、雷基三個人也沉默下來，面面相覷。

「天啊。」蘿拉說。

「大家好！」

三人連忙轉身。露易絲回來了，兩手抱了一個巨大的購物袋。

「你們可能在猜我上哪兒去了吧？」她的聲音很愉快，充滿購物精力。「我可是逛了三家不同的店，才終於找到了。在哈洛德，你們不知道吧？這是最後一個了。」

「找到什麼？」雷基問道。

「就是劉先生在皮卡迪利買的那種玩具。」露易絲說，「你要我去……」露易絲突然住嘴，眼睛瞪著她緊挨著辦公室旁的檔案架。

「喔，我的天啊。」她說，「喔，希斯先生，我擔心你會很生氣，先跟你說對不起。」

「什麼？發生什麼事情了？露易絲。」

她把購物袋放在桌子上，轉向檔案架，那裡專門收放初級律師送過來的各種程序文

件。

「我知道我告訴你本週只有兩件初級律師的委託辯護案。」

「然後呢？」雷基說，順著露易絲的眼光看過去。

在架上有三份文件。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露易絲說，她拿起三疊文件中最後的一件，「遵照您的指示，我上週停止接受新的委託案。我真的不記得有收過這一份——但很明顯的，是我忘記了，跟其他兩份混在一起。我想，我太粗心了。實在很抱歉。我希望沒有超過期限。」

「據我所知，妳從來沒有忘記過任何一件委託案。」雷基說。

雷基從她手上接過那疊文件，解開繩子，把文件攤開來，轉向蘿拉跟奈吉。

「那批信。」雷基說。

「怎麼會——」

「我毫無概念。」雷基說，從裡面挑出一封信來。「這批是上個禮拜收到的信。一個愛荷華州的福爾摩斯迷，還是個在學校唸書的小女孩，另外就是德州來的遺囑。」

雷基打開一個最大的信封。

「這就是劉先生寄給我們的童謠翻譯。」

「難道童謠跟案情有關？」奈吉說。他取來露易絲剛剛往桌上一扔的購物袋，拿出一個很大的塑膠玩具。

「對，就是那個莫名其妙的鴨子。」雷基說。

「也就是劉先生在英國百貨買到的東西。」露易絲說，「同一款的產品。」

「我確定他買這個玩具，是想跟溫斯洛太太證明，他翻譯跟輸出的文件沒有錯。」

雷基說，「但是我想結果可能正好相反。我們只要壓一下鴨嘴就知道。」

「壓一下鴨嘴？」蘿拉問。

「鴨子會唱出一段歌詞。」雷基說，「可能跟劉先生的列印文件有些出入。」

「好，壓吧。」奈吉說，「我來對照一下劉先生的翻譯。」

蘿拉壓了一下鴨嘴。

「一、二，繫好我的鞋帶。」鴨子說。

「劉先生的翻譯可不是這麼說的。」奈吉說，「翻的是『一、二，解開我的鞋帶』。」

「當然錯啦。」蘿拉說，「兒歌本來就不是這麼唱的。」

「是啊。」奈吉說，「沒關係，再壓一次。」

蘿拉又壓了一次鴨嘴。

「三、四，關上門。」鴨子說。

「這句倒沒錯。」奈吉說，「翻譯的文字跟鴨子唱得一樣。再壓一次。」

「五、六，拾起棍子。」鴨子說。

「這裡的翻譯又錯了。」奈吉說，「上面寫的是：『扔掉棍子』。」

「剛好相反。」雷基說，「溫斯洛太太說，翻譯中充滿了這樣的錯誤。」

「這是一種密碼。」奈吉說，「暗藏的訊息就在翻錯的地方。二次世界大戰，盟軍使用類似的手法，在《週日泰晤士報》上，刊登填字遊戲，答案中有很多明顯的錯誤；而每個錯誤的答案裡，都包藏了即將登陸諾曼地的情報。同理可證，我們要特別注意文意相反，卻包含數字的歌詞。如果歌詞跟一般的唱法相反，裡面包含的數字，或者是密碼，或者是電話號碼，要不就是某組對方意圖傳遞的訊息。只要到紀念品店，買一隻這樣的鴨子，對照說明書上的錯誤，組合相關數字就成了。如果你一時沒對出來，再按鴨子的嘴巴也行。」

「還眞有人買了。」雷基說，「劉先生就買了一隻，因此被殺。」

「我們沒有時間這麼一直壓下去。」蘿拉說，「讓我看一下說明書，『黑綿羊，咩咩』——上面說牠沒有毛，這當然是錯的。童謠唱說，牠的毛滿滿三袋，所以我們得到數字三。是不是就這意思？」

「一點兒沒錯。」奈吉說。

「那好，等會兒。」過了一會兒，蘿拉說，「我全圈起來了。歌詞中明顯出現錯誤的地方，總共有這麼幾個數字。」

她把說明書遞給奈吉。

「七個數字。」奈吉說，「可能是電話號碼。」

腿彎裡放了隻鴨子的蘿拉，看看奈吉，又看看雷基。

「這個嘛，」她說，「我們該怎麼辦？要不要撥撥看？」

「好啊。」奈吉說。他取出手機，準備撥號。

「不，等等。」雷基說。

奈吉住手，還剩三個數字。

「怎樣？」奈吉問。

「怎樣？」蘿拉說。「我們總算有點頭緒了。現在可沒剩多少時間。」

「如果我們撥這個電話，真是綁匪接起來了。他們就會發現我們已經知道，真正的關鍵是這份說明書。」

「你是說他們會發現我們知道他們要的其實是說明書？」奈吉說。「但我們也只知道這些。」

「在這個當口，」蘿拉說，「讓他們認爲我們掌握一些線索，也不是件壞事。至少我心裡舒服些。」

雷基想了想。

「好吧，撥吧。」雷基說。

奈吉又開始撥號。

「不，等等。」雷基說。

「怎樣？」奈吉問。

「剛剛在倉庫裡，發生了一件小事。我們——就是我、溫柏利跟他的助手——做了

某個動作，讓鴨子安靜下來。」

「所以？」蘿拉說。

「也許不相干。」雷基說。但他卻站了起來，從蘿拉腿上取過鴨子，放在桌子上，瞪著它。

「現在可以了吧？」奈吉說。

「不，等等。」雷基說。奈吉、蘿拉跟露易絲投來狐疑的眼光。

「抱歉。」雷基說，「再忍耐一下。」

雷基取過鴨子，在走道上走了十步，到另一頭的角落停下來。他把鴨子放在地上，然後回到秘書桌跟大家在一起。

「好啦，」雷基說，「現在撥吧。」

奈吉又開始撥號了。

「等等。」蘿拉說。

「又怎麼了？」奈吉說，這次只差最後一個號碼。

「等等綁匪接起電話——萬一眞是他們的話——我來跟他們說。」蘿拉說，「同意吧？」

奈吉跟雷基點點頭。

「當然。」雷基說。

「那好，」蘿拉說，「撥吧。」

奈吉又拿起手機，很快的按了六個數字。

他在按最後一個號碼的時候，看了看雷基跟蘿拉。

兩人點點頭。

奈吉按下最後一個數字。

兩秒鐘沉默，慢吞吞的讓人心焦。雷基朝鴨子的方向瞄了一眼。

「響了。」奈吉說，「一聲、兩聲、三聲。對方掛線了。」

「再打一次。」雷基說。

奈吉又撥了一次，大家都在等著電話聲響起，雷基卻始終望著鴨子的方向。

依舊，沒動靜。

雷基長長的舒了一口氣。

「你期望有什麼反應？」奈吉問，「爆炸？」

雷基轉過頭來，對著奈吉跟蘿拉說，是。

「爲什麼會有人想把炸彈放進塑膠鴨的肚子裡？」蘿拉說，「這不是很蠢嗎？怎麼不放一枚到你的燈籠短褲裡？」

奈吉跑出去，把鴨子撿回來，放在桌子上。

「呃，」奈吉說，「我以前怎麼沒注意這鴨子的眼睛是綠的？你有嗎？」

「沒。」蘿拉說，「以前它的眼睛不會亮。」

「原來密碼有這個功能。」雷基說。

「啓動，就跟電腦一樣。」奈吉說。

「或者準備發動攻擊。」雷基說。

奈吉把鴨子放在露易絲的桌子上，好像要動手術似的，再從抽屜裡取出一柄拆信刀，探了探鴨子腹部的塑膠板，撬了開來。

「如果裝有爆裂物，顯得太輕了點。」奈吉說，「我的意思是，至少現在還沒裝。」他把鴨子舉起來，察看黑黝黝的塑膠洞。

「空間倒是夠的。正常的鴨子——我的意思是一般的塑膠鴨——應該沒有這個設計。」

奈吉用拆信刀往內部探測一下。一片不到一英寸見方的褐色電子晶片板，就這麼掉在桌上。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是就我看來，這是一個擁有雙接收端器的晶片。」奈吉說，「其中一個接收我們剛剛從手機打出去的密碼，通知晶片預做準備，讓某種功能預先呈現待機狀態。等到時機成熟，會有別的訊號傳到另一個接收器上，執行預定任務。」

奈吉把晶片塞回鴨子的腹部。露易絲從桌子的另外一邊拚命盯著看。

「鴨子講話靠的是哪種零件？」她問。

「鴨子附有一個小小的發聲板。」奈吉說，「這個部分吧，我確定。就像是有些卡片會對你唱生日快樂歌一樣。」

奈吉把扣好底蓋的鴨子，重新擺好。雷基從風衣口袋取出他從倉庫裡拿來的賀卡。

「就像這樣的卡片？」雷基說。「在愛爾家進口公司的倉庫裡，跟鴨子一樣，也有這麼一整箱的生日卡。」

雷基把卡片放在桌上，讓大家看個清楚。卡片還沒拆開，邊緣的封條還好端端的。

「再做一個測驗？」雷基說。

「你是說這一張除了會唱生日快樂歌之外，還有別的本事？」蘿拉問道。

「咱們來弄清楚。」雷基說，當下就想把卡片打開。

「不，等等。」奈吉說。

奈吉趕緊拿起鴨子，把它擺到雷基原先安放的位置，這才回到桌邊。

「事前謹慎，總比事後後悔來得好。」奈吉說。

雷基點點頭。撕開封條，打開卡片。

生日快樂歌隨之響起。

「蛋頭先生，摔了一大跤。」鴨子說，搖搖擺擺的朝他們走來。

雷基闔上卡片。

生日快樂歌嘎然而止。鴨子也跟著不動了。

奈吉吐出一口氣。「這就對了。看來我們先是用密碼啓動了鴨子的某種功能，然後打開生日卡片，待命的鴨子就展開行動。我想，這得轉好幾個無意間造就的場景，才能導致最後的結果。只是我一個場景也想不出來，畢竟我不是專家。」

手，從倉庫取走一隻鴨子，送去分析。」

「蘇格蘭場是。」雷基說，「而且他們手上也有這樣的玩意兒。溫柏利請他的助

「那麼他們可能已經有所發現——」

「他們把這起命案視做一般的刑事案件，可能還沒好好端詳這隻鴨子呢。」

奈吉站了起來，把電腦晶片放進口袋。「總得有人跑趟蘇格蘭場，請他們多加注意。」

「如果我們知道誰過生日，或許會有點幫助。」蘿拉說。她從雷基手上接過生日卡，打開。

生日快樂歌又開始唱了。蘿拉凝神讀卡片裡面的賀詞。這一次，他們讓整首歌唱完，「祝妳生日快樂，艾希頓—鐵蒂女士。」卡片唱，「祝妳生日快樂。」

「我的天啊。」蘿拉說，「貴婦艾希頓—鐵蒂女士的生日派對，就是今天要舉行啊。」

「喔，對啊。」露易絲說，「報紙不就這麼寫嗎？『貴婦艾希頓—鐵蒂舉辦活動，支援紅松鼠』。遊行隊伍將從她位於漢普斯特德豪宅，前往海德公園的蛇形湖。一個小公爵會在那裡加入他們的行列，眾人合唱生日快樂歌，隨即繞湖慢跑一周，感謝夫人以個人之力，搶救瀕臨絕種的紅松鼠。活動預計中午展開。」

所有人的眼睛都瞄向時鐘。

差一刻，十一點。

蘿拉雙手蒙住臉龐，「送上正午茶，搭配蘿拉·藍欽捐贈的爆破密碼。」

「現在還沒十一點。」雷基說，「距離她打開生日賀卡，還有一個小時又十五分鐘的時間。」

奈吉點點頭，「不擔心。」

雷基拿起電話。「我打給溫柏利。他會立即處理炸彈危機，取消活動，巴克斯頓的事也不能再瞞他了，假設巴克斯頓還——重點是，現在該是警方出面接手的時候了吧？」

「雷基，」蘿拉說，傷心的語氣前所未聞，「打就是了。」

雷基趕緊撥給探長。

就在大夥兒等著探長接電話的同時，奈吉說，「他們要怎麼把炸彈送進會場？公園裡不是遍布安全人員嗎？」

「是有幾個，但沒你想得那麼多。」蘿拉說，「絕大多數的警力，都調去支援威爾斯王子宴請各國顯要，在倫敦城的另外一頭。這個活動只有小公爵、貴婦艾希頓—鐵蒂，還有一批來路混雜、新登場的社交名人。」

「就算這樣，對方要怎麼行事？難道要找個人腋下夾著那隻鴨子，大剌剌的闖進去嗎？還有，為什麼要用鴨子？怎麼不弄隻紅松鼠什麼的？」

「鴨子會漂？」蘿拉問說。

「是啊。但還是得放進湖裡，那邊當然有警戒線。他們要怎麼混進去？」

「我聯繫到人了。」雷基說，「不，可惡，真是的——又是語音信箱。」

「等不及了。」蘿拉說，「我直接去艾希頓—鐵蒂家，看我能不能阻止遊行隊伍出發。雖說我沒在邀請名單上面，但現場總該有幾個我認識的人。」

雷基點點頭。「我直接奔向海德公園。如果妳沒法阻止遊行隊伍出發，也許我能找人在車隊抵達之後，阻止他們繼續前進。露易絲繼續打電話給溫柏利探長，奈吉去蘇格蘭場。」

露易絲背後的時鐘，又傳來無辜的輕柔報時聲。他們轉頭去看時鐘，又轉回來打量彼此。

「好消息。」奈吉說，「我們還有整整一小時。」

蘿拉拾起塑膠鴨。

「妳要帶這個去嗎？」奈吉說。

「有個道具比較好。」

「妳要怎麼跟遊行隊伍說？」

「『小心鴨子』吧，我想。」

33

雷基從貝格街開上公園路，計畫轉南到格洛斯特宮，朝海德公園開去。但是他卻在十字路口停了下來。往北一條街，就是攝政公園，蘿拉跟綁匪會面的野鴨池塘就在那裡。

那次會面有點蹊蹺，讓雷基無法釋懷，感覺就是不對。雖然時間所剩不多，但繞路到攝政公園也耽擱不了多少時間。

雷基轉彎，在與野鴨池平行的路面上，慢慢的開車，瞪著蘿拉曾經登上的小島。那頂多是狹長的一片土地，稱之爲「島」實在很勉強，就跟這個小池塘取名爲泛舟湖一樣。池子周邊是一圈高高低低的樹木與矮木叢，如果眞想躲在裡面——至少一時半刻——在岸邊的人還眞不容易發覺。

巴克斯頓的幕僚長說，他們在每個制高點都布置了斥候。他們實在沒理由說謊，應該是事實。就公園周邊來說，就沒有什麼建築物或者濃密的綠蔭能夠遮蔽綁匪的行蹤。如果說他們眞的從公園周遭橫越外環路，那麼巴克斯頓的安全人員要不徹底瞎了，要不就是蠢到難以置信。

除非有人撒謊：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可能性，雷基至今沒法排除有人從中搞鬼。

時間不夠了。他知道。

但他還是把車停到路邊，走出捷豹，往船屋走去。那是蘿拉跟綁匪糾纏之前的出發點。

船屋開始營業了。沒人排隊，運氣不壞。

「我能租艘馬達船嗎？」雷基問店員，其實他心裡早有答案。

「不行，抱歉。」她說，「你只能租划槳船或者腳踏船。」

「喔，」雷基說，「不知道耶，有人說先前她在池塘裡見過外掛式的馬達船。」

「那種外掛式的馬達船只有皇家公園管理處才有。」年輕的女生說，「但那不是拿來租的，那是專供公園管理員與自來水維修人員使用的。」

「了解。」雷基說。他現在確定，留在這裡的時間，會比預期來得長。

「那麼我租一艘划槳船吧。」他說。

雷基付了租金，很不耐煩的瞪著眼前的小島，察看手錶，等店員把繫船的繩索解開。

然後雷基跨坐進去，死命的往前划。

可能只是白費力氣而已。到頭來一無所獲。但他還是持續划著。

終於，船頭抵到小島軟綿綿的污泥裡。他踩進四英寸左右的污泥跟髒水裡，把身後的小船拖上岸。

他扔下小船，伸直身體，四處眺望。

打從蘿拉登島，這裡都沒有下過雨。雷基低頭看著污泥，發現蘿拉上次也把船拖上岸，不過她拖到更堅實的土地，已經接近岸邊的灌木叢——就在那兒：蘿拉的腳印，她追蹤綁匪一直進到樹林。雷基甚至還找到她的一隻鞋子。

雷基跟著她的足跡，跳過樹叢中的一條窄溝，進到一小片開闊地，周遭大約四十英尺，長了一圈的樹木，其間還有矮木叢跟水蘆葦，隱密性很高，從岸邊根本什麼也瞧不見。

雷基繞著走一遭。過沒多久，他就來到蘿拉一路把綁匪追到小島另一端的起點。沒錯，這裡又出現她的腳印——還有別的腳印，蘿拉說得沒錯。

雷基研究了會兒腳印，得不到什麼線索。他畢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腳印，他當然看得出來。一個男性，不，兩個不同的男性，鞋子的尺寸不一樣。更多的線索，就得等溫柏利的鑑識人員來現場蒐證，但現在沒這個時間。

雷基彎腰，慢慢的在抵著矮木叢生長的蘆葦與呎許高的草叢間行動。

他從樹上折斷一根樹枝，探測腳底下。

污泥。污泥。還是污泥。

然後他抵到某種堅硬的東西。

他的腰彎得更低，仔細觀察，撥開雜草的時候，他發現相當容易，好像先前有人撥過，又復原似的。他索性跪下來，用手把雜草跟鬆散的污泥推開。

原來是這個：一個正方形的金屬板，大約二十英寸乘以三十英寸，嵌在一個水泥框

裡。金屬板上鐫著幾個字：「皇家公園自來水及下水道」。

一般人絕對看不到這塊板子──漫不經心的鑑識人員都未必能察覺──畢竟有人把污泥、落葉跟呎來高的雜草故意堆在上面遮掩。

這就是雷基唯一想得到的答案：為什麼有人離開小島，就憑空消失在攝政公園裡，竟然沒有任何人看見？

忘了馬達船吧。根據雷基的看法，那艘船只是煙霧，船上可能半個人都沒有。重點是這個下水道的蓋子。這玩意兒可能歷經半個世紀，根本沒人碰過。雷基明白，如果他的假設是對的，經過這麼久的塵封，現場又沒有工具，他是不可能赤手空拳把蓋子掀開的。日復一日累積的塵土，外加鐵鏽，早就把蓋子跟周遭連成一體了。

他幾乎希望他猜錯了，倒還省力。

他又跪在泥巴地裡，用兩根手指頭清出金屬板前方的兩條水平凹槽，試著提提看。

金屬板竟然動了。不多──感覺起來這塊板子至少有個六十磅重──但可以移動。

雷基調整姿勢，找出最好的著力點，想把蓋子抬高一點，卡在水泥邊上。

他的雙手扣緊兩邊，奮力一舉，再把金屬板往水泥框邊的空地一推，直沒入濕濕軟軟的草地裡。

「我的天啊。」雷基嘟囔道。

他往下一看，水泥井裡有一排橫著的鐵桿，權充梯子，直直通向一片漆黑的小室。

他還眞希望這蓋子掀不起來。

但事已至此，他看了手錶，只剩四十五分鐘，但還是沒法確定他究竟踏上了正途沒有。

但他已經走了這麼遠，別無選擇，只能力拚到底。如果他的預感無誤，那麼他抵達海德公園所需的時間，大概跟他塞在車陣裡，殺進殺出的時間差不多。

他脫掉風衣，甩在一棵樹上，開始往下爬。

八個階梯，一路往下——然後，他來到一個直徑大約十英尺的小室，由褐紅色的老磚頭蓋成的。

這裡看來是十九世紀，甚至十八世紀就蓋好的——他沒法確定。歷經漫長的時間，流水磨去尖銳的稜角，黏液堆積在表面，磚頭變得非常平滑。

這裡有兩條通道，都是七到八英尺高。一條往南，一條往北。這個選擇倒容易。一路往南的應該是通到海德公園。

除非他的料想全錯了。

雷基先彎腰，確認一下他不會撞到通道的上緣，隨後，拚了命的往前走。

污泥滲入他的鞋尖，浸濕了襪子，讓他腳指頭變得很難過，這地方陳腐的怪味，不斷攻擊他的各種感官。

到目前爲止，這還只是悶久了的水、污泥跟黏液組成的氣味。

他希望這一路走去，不要碰上難以措手的惡劣情況。只是他幾乎確定這期望終將落空。

34

在蘇格蘭場四樓新裝潢好的福利社裡，奈吉隔著一張玻璃咖啡方桌跟麥克漢警官遙遙相望，心裡卻琢磨不透為什麼蘇格蘭場沒法吸引到像樣的年輕人加入呢？

麥克漢警官就是笨，沒別的形容。

就外觀上來說，奈吉會覺得他還挺高的，肩膀窄窄，大都會警校畢業的典型菜鳥，年紀大約二十五，不超過三十。

心智上呢——這才是最關鍵的——腦子就是不靈光。

在過去的半小時裡，奈吉在蘇格蘭場的走廊上，追蹤麥克漢。根據值班員警說，溫柏利探長率領他絕大多數的手下，前往克萊倫斯宮，負責維護王子國際宴會的安全。奈吉問到的每一個人，都說麥克漢是溫柏利留守的代理人，所以他就這麼一路找來，麥克漢原先都在那裡，偏偏奈吉就是來遲一步。

奈吉鍥而不捨，終於找到了他苦尋不獲的警官，就在福利社咖啡壺邊幾步之遙的地方。

「我想你並沒有全盤了解我跟你講的事情。」奈吉說。他手裡那個電腦晶片，距離麥克漢只有幾英寸，迫使他下意識的退後了一些。「我想這是引爆器。」奈吉至少說第

三次了。

麥克漢顯然不是一個會大驚小怪的人，在回覆之前，他還慢條斯理的攪了攪眼前的咖啡。

「這玩意兒是你在鴨肚子裡面找到的。」麥克漢的語氣彷彿這句話可以解決全部問題似的。

「是的。」奈吉說，「我哥哥說，昨天在碼頭區的刑事現場，你們也取走了同樣的一隻，送到蘇格蘭場的化驗室裡。他說得沒錯吧？」

奈吉心裡明白，這麼說就是跨越了一個老百姓的分寸，但是講禮貌，好像也沒法取得進展。

麥克漢左右張望了一下，點點頭，然後直接看著奈吉，他的眼睛瞇起來，原本平滑的額頭，出現了好幾條深刻的線條。

「是的。」麥克漢說，「你哥哥的確出現在犯罪現場，先前，還插手了幾個案件。很明顯的，在蘇格蘭場裡，某些人可以接受他擁有特權，或許是因為他在『古典計程車案』裡的表現。但我，跟其他人一樣，很不以為然。」

「這鴨子，」奈吉說，舉起晶片，「我們能不能回過頭來談鴨子的事情？」

麥克漢的前額線條更嚴峻了。

「我把鴨子送進化驗室去了，依照溫柏利探長的吩咐。我可不聽你們兄弟倆的使喚。化驗結束，他們自然會告訴我，但看來他們還沒有結果。」

麥克漢站了起來，強迫自己嘴角上揚，笑容流露出虛假的歉意，純屬公關應付。

「很抱歉，我必須去執行別的勤務了。謝謝您的參與。蘇格蘭場永遠歡迎大家的回饋，也歡迎外界對我們的工作批評指教。在您離開前，不要忘記付您的咖啡錢，請特別注意的是：您持用的是來賓證，無法享有警官的特殊折扣。」

麥克漢轉身朝福利社的出口走去，轉進大樓內部的走廊。

奈吉對他這種冥頑不靈的態度感到很惱火，但還是克制下來。掛著那張在他胸前晃來晃去的來賓證，去櫃台結帳，付過咖啡錢，考慮下一步。

首先，他決定，把來賓證藏起來。一走到走廊，他立刻把它塞進襯衫裡面。寧可沒有證件，讓別人起疑，開口查詢，也不要昭告天下，他是個外人，並不具有警察身分。

第二，繞過麥克漢，直接去化驗室。

奈吉走樓梯來到二樓，一副回到家的樣子，悠哉游哉的在走廊上閒逛，就這麼一路來到化驗室的玻璃門前，沒半個人盤問他。

現在又有一個問題：化驗室的入口始終上鎖，進出要靠識別卡，奈吉當然不可能有。

奈吉退開一步，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潛伏在走廊邊的飲水機後面，避免引起他人注意，趁有人進去的時候，尾隨混入——這當然要運氣很好才成。

然後他停住了。站在玻璃門前，他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化驗室的中間區塊，一路到另一頭的出入口之間，沒有任何阻礙。目前沒有工作人員在裡面。左邊的證物櫃卻看不大

清楚，而就在這個時候，麥克漢緩緩的進入他的視線，手臂下好像夾著什麼東西。

這就怪了。蘇格蘭場有很多內部規定。麥克漢警官當然有權限進入化驗室，但是，證物一旦送到這裡，在鑑識人員缺席的情況下，他沒有理由再接觸證物。

奈吉看到麥克漢抬頭瞄了一眼，好像跟他有相同的懷疑。

奈吉趕緊往牆壁的方向縮回來一點，剛好讓麥克漢看不到他，等一陣子，再偷偷的挨到門邊繼續觀察。

麥克漢顯然很滿意化驗室裡就他一個人，把剛剛從證物櫃裡取出的東西，放在中央的證物長桌上。

奈吉現在看得很清楚了，閃亮的金屬長桌上，映照出黃白相間的塑膠玩具——是一隻鴨子。

麥克漢從桌子底下的抽屜裡，取出一個很大的證物袋，把鴨子放進去，封好，又謹慎的四周打量一下，這才朝另外一邊的出口走去。奈吉遠遠看到玻璃門在他離開後，自動鎖上。

奈吉深吸一口氣。原來這人不笨，反倒是壞得厲害。

麥克漢想來是前往停車場。但他一定不願意冒險從前門出去。他是微微搶先一步沒錯，卻不知道他的勾當已經被人識破，這是奈吉的優勢。

奈吉轉身，狂奔過走廊，三步併兩步，任憑來賓證在他的胸前晃來盪去。

他衝到大廳，透過窗戶往外望去，找到停車場的出口。出口關著，還沒有人走出

來。這意味著他還有時間。

奈吉從大門衝了出去。

一個看來很想幫忙的警官湊上來，好像想問奈吉是不是出了什麼狀況。奈吉跟他擦身而過，沒時間解釋。

「多謝你的好意。」奈吉回頭叫道，「只是不想錯過下午茶而已。」

停車場的前門正對百老匯，一個現代感造型的方塊指標，上面寫著「新蘇格蘭場」[19]慢慢的轉著。正下方就是停車場的出口，只有持有效證件的車輛經過，大門才會打開。

奈吉跑到門邊，剛剛抵達，大門同步打開了，顯然有人在停車場的另外一端出示了有效證件。

大門柵欄升起的時候，奈吉站在車道的正中央，他順勢轉身，回頭看著停車場的方向。一輛舊款的紳寶正朝著他開來。

方向盤後面的正是麥克漢。

一時之間，奈吉也想不出什麼招數。他動也不動，兩腳穩穩的踩在出口前，雙手平伸，手掌豎起，好像單憑肉身就可以構築堅強的屏障，叫道，「停！」

接下來，他只能祈禱好運降臨。

---

19 蘇格蘭場搬過幾次家，現址位於百老匯十號。

35

蘿拉的計程車抵達漢普斯特德。從肯第希城左轉，沿著報春花丘開了好長的一段路。他們經過好些巨邸豪宅，位置居高臨下，可以俯視遼闊的漢普斯特德荒野與倫敦壯麗的天際線。

如果說住處是最可靠的社會階級指標，這趟旅程讓蘿拉明白，她還差得遠呢。是的，她在倫敦舞台劇上小有成就，也開始接演第一部電影。但她只能在切爾西勉強負擔一間蝸居，跟漢普斯特德這種等級的富豪區，根本沒得比；而她在倫敦劇場界的身分，也絕對無法與艾希頓—鐵蒂在社交界的地位，相提並論。

她們倆沒有面對面見過。但是蘿拉偶爾在平面媒體的八卦版上，看到好些謠言，說她擊敗了年華逝去的艾希頓—鐵蒂，飾演新電影裡那個天眞無邪的女主角。

蘿拉希望今天不要爲了這種事情鬧得不愉快。她心裡清楚：自己扮演清純女主角的機會，也是一點一滴在流失。希望貴婦艾希頓—鐵蒂跟她一樣有哲學觀。

蘿拉看了一下手錶，更焦急了。「還要多少時間？」她問司機。

「我們已經到了。」他說。蘿拉看著窗外，對了，他們還眞到了。計程車轉進一個長長的車道，兩旁是柔潤的綠色草坪，通向前方配置寬敞白柱陽台的透天豪宅。

艾希頓—鐵蒂女士的車隊已經集結完畢。總共有四輛加長禮車，第一輛已經轉上車道。

「讓我在這裡下車。」蘿拉說。她把車錢付給司機，不等找零，很快的就衝向最接近她的那部禮車，算來是倒數第二輛。

蘿拉狂敲駕駛座旁的玻璃窗。「請停下來，拜託。」

那車也沒眞的停下來，不過卻放慢了速度。後座乘客把車窗放下來，正是貴婦本人。

「我不知道妳也喜歡運動。」艾希頓—鐵蒂說，發現蘿拉得加快腳步，才跟得上車子的速度，語氣中又透出一絲狡獪，「今天的天氣眞適合慢跑啊，妳說是不是？我確定今天至少會有五十幾個人參加。我其實是很想邀請妳來，但今天不只是慶祝我的生日而已。」

「喔，我知道。即便如此，我還是很樂意參加。有件事情眞的很重要，拜託，請妳現在就把車子停下來吧。」

「喔，實在是很抱歉。妳自己看嘛，這輛車已經坐滿了，而且呢，進度也有點落後了。」貴婦艾希頓—鐵蒂說，「這樣吧，還有一輛車跟在我們後面。那輛也許還有位子。如果眞有的話，我想他們一定很歡迎妳加入吧。」

聽起來也沒什麼指望。蘿拉猜，也許艾希頓—鐵蒂女士眞的看過八卦小報的胡言亂語。

在蘿拉還來不及回應前，車窗就搖上去了，禮車加快速度，朝大門開去。警告好像收不到什麼效果。

蘿拉只好跑到車隊的下一部禮車——也就是遊行車隊的最後一輛——敲了敲乘客車窗。

車窗放了下來。

「蘿拉——眞高興見到妳！」

蘿拉認出車裡面的年輕女性，一位化妝師。兩人並沒有直接的競爭關係，而且她還比蘿拉年輕。運氣不錯，這讓她覺得有能力，也比較好意思開口。

「我也是啊，貝妮絲。」

「妳怎麼在禮車旁邊慢跑？」貝妮絲問道。「我知道妳很喜歡跑步，但是，我們應該先開車到公園，然後才開始——」

「我可以坐進來嗎？」

「當然可以！」

禮車停了下來，乘客座旁的車門打開，蘿拉就這麼溜了進去。

車子繼續往前開。

「我剛剛看到妳跟艾希頓—鐵蒂女士講了幾句話。」化妝師說，「我好高興妳能加入我們。我們剛剛在裡面慶祝她的生日，簡單乾一杯，現在要到公園慢跑，呼籲紅松鼠保育。如果我們在路上碰到四處橫行的美國大型灰松鼠，我想我們應該可以踢牠們一

腳。」

「我們有沒有辦法跟領頭的車輛聯絡？」蘿拉問道。

「我想有吧。」化妝師說。「對了，妳放隻黃鴨子在大腿上幹什麼？」

「說來話長。」她壓下對講機跟司機說，「我們能跟領頭的車輛講話嗎？」

司機舉起他的手機。

「我有這個啊，小姐。」

「打電話給他們，拜託，請他們立刻停止車隊遊行。」

「抱歉，請再說一遍。」

「請他們立刻停止車隊遊行。」

司機回頭看了蘿拉一眼。她正視著對方，臉上的表情告訴他，她可不是在開玩笑。

司機還眞幫她打了電話，跟電話另外一端的人簡短交換意見，然後轉向蘿拉。

「抱歉，我們恐怕沒法停車，但不用擔心，我們很快就會抵達目的地，如果妳忘記暖身的話。」

「讓我跟領頭的司機講句話。」蘿拉很魯莽的說，「現在！」

司機遲疑了一會兒，透過隔窗，把手機遞過來。

「請你立刻停止車隊遊行！」蘿拉一接過電話，劈頭就說，「取消所有活動，立刻疏散現場人群。」

「請問講話的是哪一位？」

「蘿拉・藍欽。」

「妳是哪一方邀來的嘉賓？」

「這不重要。」蘿拉說，「請你立刻停止車隊遊行。有炸彈！」

「製造炸彈威脅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小姐。」那人說。

「我不是說我用炸彈威脅別人，我是告訴你，你們的目的地那裡，有炸彈，會爆炸！」她頓了好一會兒，「至少有這個可能，我想。讓我跟負責人溝通一下好嗎？」

「負責人就是我，小姐，我是托利警官，蘇格蘭場。」

「你只是負責這項勤務，但是溫柏利探長負責的卻是皇室正在進行的所有活動。請電洽蘇格蘭場，告訴他們，我跟你說了什麼，再跟他們說，打這通電話的人是誰。別忘了提醒他們，奈吉・希斯這個時候，應該已經趕到蘇格蘭場了。他知道前因後果，也會證實我的警告並不是空穴來風。」

「請稍候。」警官說。

對方就此沒了動靜，長達三分鐘。蘿拉從車窗望出去，車隊仍在緩緩前進，遠處已經可以看到海德公園的蘭開斯特門了。蘿拉預估車程不到五分鐘。

終於，謝天謝地，電話的另外一端終於有回應了。

「溫柏利探長正在克萊倫斯宮執行王子晚宴的維安工作。」托利警官說，「但我找到蘇格蘭場的麥克漢警官，他已經上線了，妳要跟他講話嗎？」

「好啊，請轉過來。」

蘿拉等著麥克漢的電話轉過來。窗外，海德公園周邊的樹林，已經閃出綠油油的光芒。這是一個美好的冬日早晨，沒下雪，清清爽爽，正是慢跑的好天氣。車隊越來越近，他們幾乎就要到了。

「藍欽小姐，我是麥克漢警官。我能幫妳什麼忙嗎？」

「警官，你一定要阻止車隊前進，取消慈善活動，趕緊疏散現場聚集的人潮。那裡有炸彈，只要生日慶典一開始，隨時可能爆炸。」

「製造炸彈威脅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警官，我不是說我在製造炸彈，我是把我打聽出來的情報告訴你啊。」

「我明白了，那麼，請妳解釋得詳盡一點好嗎？我們在公園周遭部署了相當多的警力，請問炸彈要怎麼送進來？」

「是一隻鴨子，就像是我大腿上的這一隻。我可以拿給你看，只是這樣就來不及了。」

「如果妳大腿上放了一隻可能是爆裂物的鴨子，藍欽小姐，我可以建議妳現在就把它扔掉嗎？」

「炸彈不在我的鴨子裡，警官，是另外一隻鴨子，只是跟我的鴨子長得一模一樣而已。」

「我明白了。但是歹徒爲什麼會選擇把炸彈放在鴨子裡呢？」

「我不知道，警官。也許是因爲把假鴨子混在公園池塘裡的眞鴨子裡面，比較不會

引人注目？還是因爲它會漂？」

「妳的理論有說不通的地方，小姐。活動舉辦的地方並不是在湖邊，而是在草地上，所以，歹徒的計畫要怎麼樣才能得逞呢？」

「麥克漢警官，草地跟湖邊不是挨在一起嗎？是不是？」

「我不知道，小姐。我必須要確認一下。」

「警官，請設法與奈吉·希斯聯絡好嗎？他現在應該就在你們的辦公大樓裡面。他會證實我的推論是有根據的。」

麥克漢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說，「喔，對的。」他說，「奈吉·希斯的確在我們辦公大樓裡。現在正在接受警方的拘留調查。」

「拘留——」

「謝謝妳對蘇格蘭場的關心，藍欽小姐。我們很感謝也鼓勵妳繼續爲公衆事務發聲。祝妳有美好的一天。」

麥克漢掛掉電話。

禮車駕駛接過電話，關掉對講機。

然後駕駛——蘿拉也只好跟著——把注意力轉回路上。

車隊停了下來。

他們抵達海德公園了。

36

雷基完全不知道他花了多少時間。現在，他開始擔心了。距離他爬下來，起碼過了十分鐘，說不定二十分鐘都有可能。萬一他已經用掉三十分鐘，那麼他顯然就犯了大錯了，當他像隻沒頭蒼蠅在地下打轉，頭頂上早就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了。一想到這個可能，他的胸口為之一緊，比隧道引發的封閉空間恐懼症還要嚴重。

這隧道美其名是個具有「多功能」的地底系統，雷基光從味道就可以判斷出來。暴雨來襲，可以洩洪，平常，就是一般的下水道。

裡面的光線晦暗，他根本看不清時間。他眞的應該買一支他媽的附有螢光功能的數字錶。

從最初下來的小室一路往前，他還沒有碰到相同寬度的地方。他三度經過交叉點，頭上人孔蓋的縫隙，透一點光下來，勉強看得出叉路通向遠處。其中兩條的出口被鐵柵欄封住了，第三條比他現在勉力前進的這一條還要窄，於是他判斷——至少也這麼希望——往那邊走，並不是好選擇。那條窄道可能只是為了維修，開闢出來的輔助通道，應該是死路一條。

除開交錯點短暫投下的光線之外，多半時間，他都得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摸黑

前進。為了維持平衡，他伸出一隻手，接觸旁邊滑溜溜的磚牆。雷基猜想這是幾百年來，污水蒸發留下的髒東西，不斷累積凝固，加上地底濕氣重導致的結果。

他聽到某種聲響。頭頂上轟隆隆的。他胡亂在外套上擦擦手，再按到濕淋淋的牆壁上。微微的震動，非常確定。震源在很遠的地方，但是感受得到。

錯不了。只有一種可能——地下鐵。剛剛有列車經過他的頭頂。

這應該是北線，前往貝格街站——雖說雷基辛苦跋涉良久，但除了這一站以外，附近並沒有別的地鐵站，也就是說他前進的方向大致正確——前方就是海德公園。

或許盤桓在他心裡的假設是錯的——他一直懷疑歹徒就是利用這個地下通道，繞開警戒人員，把炸彈送進海德公園——不過至少可以讓他抵達目的地。

他拔腿奮力前行。

運氣好一點的話，他會找到一個沒有上鎖的鐵柵欄出口，爬上乾燥的路面，不要這麼一路拖泥帶水的掉進泰晤士河，受困於午後漲潮，鬧不好還以溺斃收場。

現在到底幾點？會不會太遲了？

蘿拉可有辦法阻止車隊前進？

或者她自己也脫身不得——受困在堵塞的車陣中？如果他剛剛決定開車，說不定現在也落到這樣的下場。

他實在不該把這件差事派給她的，如今，徹底失敗，沒有翻身餘地。

他只得勉力拔足，繼續前進。

如果翻譯劉先生第一次來找他，他第一時間該做什麼，就做什麼，或許情勢不至於無法收拾。劉先生不會被殺。炸彈陰謀可能早被破獲。蘿拉也不會身處險境。

如果蘿拉第一次來找他，請他幫忙處理巴克斯頓綁架案，他第一時間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也不至於落到這般田地。巴克斯頓可能還活著——當然也可能一開頭就被撕票，但是炸彈陰謀說不定早就破獲了。

而且蘿拉就不會身處險境。

他只好使盡力氣往前跋涉。腳底下的泥巴，水分越來越重，小腿越陷越深，幾乎都到膝蓋了。他索性全力衝刺，不再扶著牆保持身體平衡，只在黑暗中，把雙掌平推在胸前。

他真的快沒時間了。如果奈吉在蘇格蘭場找到溫柏利了呢？如果蘿拉阻止車隊遊行，一夥人全回漢普斯特德喝下午茶了呢？天啊，如果外頭的演變，能由他決定就好了。全盤皆輸。

突然間，眼前出現變化。或許它早就在那邊了，只是現在才意識到。

光。光想到這個字，都差點讓他笑出來，但真的是——光。在隧道的末端，出現光明。

至少也是某個可以辨別位置的地方。

他加快速度，覺得頭有點昏。前方好像是個小室，就跟他剛爬下來的地方一樣，只是採光更好一些。

距離出口就只剩五十碼的距離了。雷基只覺腳底一滑，整個人衝了出去。他連忙伸出一隻手臂，想要撐住身體，只見手掌到手肘之間，全陷在泥裡。他趕緊用另外一隻手支援，總算在整個頭埋沒之前，把身子穩住。他晃了晃，好不容易才站了起來。

只差幾碼了。幾乎就要到了。他看到一盞黃色的燈前後擺動，指著他的方向。這樣的耀眼，什麼都快看不見了。雷基往前一撲。

就在這個墊高的小室邊緣，他又摔倒了。

但是這一次，他沒來得及伸手撐住地面，整個臉就朝著髒髒臭臭的河水掉了進去。

就在此時──他的頭栽進泥裡，雙手想跟先前一樣把身體撐起來，但是力道一岔，雙掌滑開──雷基卻覺得有人拉著他的衣領，硬生生的拉住他。

「他媽的觀光客！」一個男人的聲音。

雷基兩手這時才撐住地板，使勁一推，加上扯住他衣領的力量，終於站起來。

雷基搓了搓滿是污穢的手掌，找了一塊半乾的地方穩住，隨後將臭烘烘的水從眼角抹去，瞇起眼睛。他比了個手勢，請救他的人把工業用電筒放低一點，否則他根本什麼也看不見。

那人把電筒放低了些，雷基這才看清楚了點。他是一個穿著及膝長靴的男人，淺綠色制服，肩膀上有皇家公園處的標記。這人沒有自我介紹，但在他的襯衫口袋上有紅色繡出的「艾斯匹」的字樣。

「你一定會挨上數也數不清的各種預防針，說不定連衛生署庫存的丙種蛋白球[20]都會被你用光。」艾斯匹說，「搞不清楚狀況！除了我之外，難道還會有人在這種下水道裡漫步，自得其樂嗎？這裡又不是遊戲區。現在後悔來不及了吧？混蛋，下水道觀光客！」

「我才不是——你剛叫我什麼？」

雷基花了時間打量他的恩人。艾斯匹的身高跟他差不多，體格厚實，看來五十五歲左右。皮膚有點蒼白，就拿倫敦的標準來說，都顯得太白了。工人階級口音，雷基在上大學之前講話的調調就這樣，不過卻帶著一絲關切之意。

他身上的制服雷基倒是經常在皇家公園見到；制服不新了，好像穿了很久似的。他拿探照燈的模樣，感覺起來也有個幾十年經驗。

「下水道觀光客！」艾斯匹說，「你不是第一個給我碰上的人，還有別的二百五。就是因爲下水道不容易進，進來也不怎麼舒適，所以你覺得這是探險的好場所。可惜不是這樣。你可能會管它叫地底暗流，宣稱你在衛斯本河[21]或者在泰伯恩[22]或者什麼其他亂取的地名，披荊斬棘——但你不是。你不過是拖泥帶水，踏著小便，迎向大便的地下道觀光客。」

「相信我。」雷基說，「要不是別無選擇，我才不會跑到這種地方來。」

制服男狐疑的端詳雷基。

「你自己看。」雷基說，「我難道會穿著一身西裝，自願到下水道來玩嗎？犯得著

還穿皮鞋嗎？」

那人點點頭。

「也是。」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白條紋西裝。看起來是假掰的上流階層，我是會這麼想。」

「謝謝。」雷基說。

「那麼你來這裡究竟要幹什麼？」

「我要盡快趕到海德公園。」雷基說。

艾斯匹考慮了一下。「一般人說你可以『走地底下』，」他說，「指的是坐地鐵——可不是下水道。」

「再過幾分鐘，」雷基說，「海德公園的集會現場，會有炸彈爆炸，起碼得死十幾個人。如果我沒猜錯，這裡會一路通向爆炸點。不管怎樣，我一定要馬上趕去才行。」

在雷基解釋的同時，公園處職工流露的表情，卻難以判斷。雷基看得並不十分確切，只覺得他的姿勢很僵硬。

「聽起來覺得滿離奇的。」他跟雷基說，「你到底是誰？」

---

20 可以在短時間強化人體免疫力。
21 一度是倫敦的洩洪道。
22 原本是泰晤士河的支流，交會處就在海德公園附近。

「雷基．希斯，御用大律師，貝格街法律事務所。」雷基說，希望他的職稱能夠得到更熱忱的合作。

艾斯匹又舉高電筒，研究他的臉。

「好吧。」艾斯匹過了一會兒才說，「我帶你去那裡好了。」

他把電筒從雷基臉上移開，在他們立足的小室周遭轉了一圈，不連雷基冒出來的那一條，還有三條隧道。中間的那一條感覺起來是銜接雷基剛剛跋涉半晌的主幹道，相較之下，左右兩條要略窄一些，但是高度還是夠，只要雷基彎點腰就成了，地面也比較乾。

「你就跟著我吧。」那人說，照亮了他左邊的那條隧道，「要不是遇見我，我保證你會走錯路，再也不會有任何人看到你，直到你被淹死，漂在泰晤士河，像一坨白條紋大便爲止。」

37

在蘇格蘭場，奈吉被請進專供恐怖重犯使用的偵訊室。大門深鎖。室外，還不只一位，總共有兩位制服警察把守。牆邊，也不只一面，而是有兩面跟牆一樣高的單面鏡，提供不同單位的代表，如果他們有空的話（不過他們一般沒這個閒工夫），觀察審訊進行的實況。

而奈吉也不只面對一個，而是三個審訊官──便衣警官皮爾斯，年近六十，法醫實驗室的歐希雅，年約四十許，還有麥克漢警官。

讓奈吉很訝異的是：他在大門攔下麥克漢警官，控告他在塑膠鴨的肚裡，暗藏炸彈引爆裝置，沒半個人把他的話當眞。

可能吧，奈吉早就跟自己說，這種結果是可以預見的──但他還是想不出別的辦法。

鴨子就放在桌子的正中央。

「好了。」皮爾斯說，「先讓我確定沒弄混了。你說在場的麥克漢警官，把爆炸裝置藏在鴨子的腹部，放置在汽車的後車廂裡，試圖闖出蘇格蘭場的安全大門。這鴨子目前在我們桌上。」

「是的，但這不是爆炸裝置，」奈吉說，「而是引爆器。」

「是的，我剛說過了。」皮爾斯探長說，有些惱怒，「只是爆炸相關裝置。」

「正確。」奈吉盡可能的配合。

「你可能不知道。」皮爾斯繼續說，「麥克漢警官去年在『爆炸裝置偵測與處置』的課程上，以第三名的優異成績結業。」

「我還眞不知道。」奈吉說。他看了看手錶，時間所剩不多，但現在還分不出來，這樣行險究竟是虛擲光陰還是能拖慢悲劇的發生。

「若非如此，」皮爾斯說，「我也不敢推薦我太太的姪子協助溫柏利探長，擔任這方面的工作。」

「了解。」奈吉說。

「這就好。」皮爾斯說，身子往椅背一靠，雙手交握，好像這麻煩已經被他擺平了。隨後，他的身子前傾，又補了一句，「你應該知道阻礙大都會警方履行職責，可是大罪一件吧。」

「麥克漢警官並沒有履行職責，」奈吉說，「他在犯罪案件調查期間，私自竊取證物——其中包括一枚引爆裝置，意圖在此刻正在進行的社交活動中，製造恐怖攻擊。我已經警告好幾次了，就在這個小時之內，時間所剩不多。」

「好吧，如果照你宣稱，這裡有一枚引爆裝置；也跟你宣稱的一樣，在這個鴨子的肚子裡，那麼緊急狀況就不會發生了，不是嗎？」麥克漢說，「這鴨子已經在我們的掌

控之中。」

「像這樣的鴨子還有很多隻。」奈吉說，「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我相信這種由愛爾家進口公司進口、組裝的鴨子，極可能改裝成爲炸彈——在內部裝有引爆晶片，只缺爆裂物質以及知道啓動密碼的主謀者一聲令下。」

「一派胡言。」麥克漢說。

歐希雅，鑑識人員，身子往前靠，拿起了那隻鴨子。

「讓我們看看晶片好不好？」她說。

「我無所謂。」麥克漢說，「看吧。」

奈吉長嘆一聲。終於，調查有點進展了。

歐希雅很小心的撫過鴨子的每一道邊緣。

「好的。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鴨子狀的塑膠玩具。可能是鵝也說不定。大約有五十公分長，二十公分寬。白色塑膠身體，黃色塑膠鴨嘴。」她掂了掂，又放下來，「大約二十盎司重。」

「檢查底下的洞。」奈吉說。

她瞪了奈吉一眼，請他不要指使鑑識人員，隨即檢查電池槽。

「這邊有一個電池槽。」她說，「大約四公分乘六公分，包含——」她看了看裡面，「兩枚五號電池。」

「還有另外一個空間。」奈吉說，「就在旁邊。看到沒？沒有蓋子，妳得把它撬

開。」

奈吉又被賞了一記白眼，但是法醫還是撬開了隱藏隔間。

「第二個空槽，」她說，「大約兩公分乘以三公分，包含——」——她看了半天，「什麼也沒有。」

「妳確定嗎？」奈吉跟歐希雅說。

她把鴨子舉高，把空洞轉給奈吉跟其他人看個清楚。

空的。

「重罪一樁。」麥克漢很滿意的下定論。「干擾警官履行職務，重罪一樁。」

奈吉半晌講不出一個字來。

他看著時鐘。距離海德公園舉辦的生日宴會，只剩最後的十分鐘。

奈吉斜睨著麥克漢。

「他可能把晶片放在大衣口袋裡、褲子口袋裡。他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藏好。」

「這是莫須有的指控，嚴重侮辱執法人員。」麥克漢說。

奈吉看著法醫，希望她能秉公處理。

「請把大衣給我。」她對麥克漢說。

麥克漢嘆了一口大氣，好像十分爲難似的，隨後站起來，脫下大衣，交給歐希雅。

她檢查口袋，全是空的。

她指著麥克漢的褲子。

麥克漢，這次沒有裝腔作勢，直接就把皮帶解開。

「不，不，拜託。」歐希雅說，「只要把口袋翻出來就行了，請吧。」

麥克漢照指示動作，把褲子廉價的口袋襯裡翻出來示衆。

全是空的。

「重罪難逃。」麥克漢的姨父說。

還剩五分鐘。

這事很有蹊蹺。晶片一定在麥克漢身上，除了極短暫的時間之外，奈吉的眼光都沒有離開麥克漢。如果他是趁亂把晶片扔在車外，一定逃不過隨即展開的搜索。蘇格蘭場的人員的確在現場搜索過，卻毫無發現；如果蘇格蘭場在自家的搜索都不徹底，那它乾脆關門算了。

應該有所發現。晶片沒理由消失。只是就算找到，經過這番磨蹭，也太遲了。

突然間，奈吉才想到，答案其實這麼明顯。

「我能打通電話嗎？」

「在我們把你移送拘留室之前，可以用公用電話，打兩通。」麥克漢說，嘴角滑過一抹微笑。

「用不著。」奈吉說，「一通就夠了——就是現在——用我的手機。」

麥克漢看了奈吉一眼，很是懷疑。

「如果能把爭執做個了結，那你就打吧。」皮爾斯說。

奈吉掏出手機，很快的按下他們在貝格街研究出來的密碼。

從麥克漢的臉上，奈吉可以看出他這才想明白即將發生的事情，正想要站起來阻止

——但，太遲了。

「蛋頭先生坐在牆上。」鴨子的聲音說。

但聲音不是鴨子發出來的。

皮爾斯看著麥克漢。

「你是不是說了什麼？」

麥克漢臉上浮現驚恐的表情。

「不好意思。」麥克漢說。坐在椅子上的他有點扭捏。

奈吉又按下那組號碼。

「蛋頭先生坐在牆上。」

房間裡面的人全都把眼神投向麥克漢的胃部。

奈吉再按密碼。

麥克漢跳了起來，把房鎖扣死。

38

雷基彎著腰，免得撞上六英尺高的天花板，跟著皇家公園處的職工，進入隧道。艾斯匹動作很快，好像是在執行什麼任務。他的電筒照明前路，不曾暫停下來觀察周遭動靜，只是一個勁兒的往前趕，對於隧道一點也不熟悉的雷基，跌跌撞撞的跟在後面。

他的進度嚴重落後，眼前的燈光已經消失了。那人回來找他。

「跟上，快點！我們就快到了，頂多再五十碼。」

雷基實在不覺得，除了探照的燈光之外，前面什麼也看不見。但是他還是盡力往前衝。

艾斯匹跟他的燈光停了下來，看起來是條死路。

但它不是。雷基趕上來，看見艾斯匹打開了阻斷去路的鐵格柵欄。

「這是讓水流轉向用的。」艾斯匹把生鏽的插銷扣回去。「沒幾個人知道這機關。這一百年來，倫敦地下的隧道，除了我之外，根本沒人看過。這是捷徑。算你運氣好，偏偏是我發現了你，小夥子。」

他推開鐵門，突然間一陣新鮮的空氣湧入。

帶來一股香草的氣息。雷基覺得這股味道好像在哪裡聞到過，想了半天，也想不起來。

他走進入口，跟皇家公園的職工進到了隧道交叉的另外一間小室。

那人手上的電筒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好像沒法聚焦在前面的彎道。

「啊，原來如此。」他說，比著手勢，要雷基先往前走。「你先。我把這燈修好，馬上就趕過來。」

雷基覺得這個想法不大牢靠，但他還是往暗處踏了一步。

這時他才想起來在哪裡聞到過香草的味道，但已經晚了——他的前面什麼也沒有，一腳踩空。

他的左腳先掉了下去，他連忙伸出雙手，想要抓住隧道的地面，右腳的膝蓋與大腿，卻接著掉了下去，地面滑溜溜，根本抓不住。

雷基掉進洞裡，摔了個狗吃屎。

他是滑進來的，倒不是自由落體。他過了一秒鐘才明白，他其實是順著一個斜坡滑下來的。

也就在想明白的這個剎那，他著陸了。

地表很堅硬，磚塊，就像是他剛剛走過的隧道，只是上面沒有污泥穢物。衝擊多半是屁股，腿部反而沒撞上，力道直抵脊髓，身體一陣哆嗦。

他的雙手扶住地面，試著動動兩條腿。也許骨頭沒斷。他決定站起來看看。

可以，謝天謝地。站得起來。接著他要直起身體。

「小心。」一個聲音說，「不要再往前了，前面有個小階梯，很討厭，我自己都差點掉下去。」

雷基聽過這個聲音。這裡太暗了，看不見講話的人，但他知道是誰在講話：那人是巴克斯頓。

「我們在哪裡？」雷基問道。

「希斯，是你？」

「不是我還會是誰？」

很長的沉默。在這段時間裡，雷基猜，巴克斯頓一定也在琢磨，爲什麼雷基會莫名其妙的出現在這裡。

「我們都快放棄了，以爲你死了。」雷基說，「至少我是想放棄了。拜託，別說高興看到我跌進來。」

「簡直是匪夷所思。」巴克斯頓說，「不過我得說，有個人做伴比較好。」

雷基聽到某處傳來水聲。他希望眞的是水，不過從室內刺鼻的臭味判斷，機會不大。

然後他好像又聽到了什麼，來自於頭頂上，微微偏南。模模糊糊的交通噪音。

接著小室某處傳來一陣金屬摩擦聲。

「他快要出現在那裡了。」巴克斯頓說，指著暗處的另外一頭。

艾斯匹真的出現了。他還是穿著雨靴與制服，只是一邊的肩頭上，多了一個大型的後背皮包。

艾斯匹舉起他的電筒，雷基第一次有機會打量一下他們倆置身的小室。這裡比他先前經歷過的小室來得寬敞、來得高——大概有八英尺。兩人現在置身的地方，距離艾斯匹站著的階梯，大約十英尺之遙。艾斯匹身後還有一道樓梯往上，雷基猜想大概是通到地表的吧——至少也是比這裡高一階的小室。

「很驚人吧，是不是？」艾斯匹說，「一百年前，單靠磚頭竟然能做出這麼壯觀的地下工程。抵抗時間的侵蝕。抵抗倫敦偶爾會爆發的大洪水，還有城市居民一天到晚拉出來的大便小便。不過它大概抵擋不住六磅重的C4炸藥吧？我們等著瞧吧。至少你是可以做見證的，我計畫要到上面去。」

艾斯匹放下背包。

「這間小室跟先前我們經過的、比較寬敞的隧道，都被稱爲『多功能』。」他繼續，「有的專用來排水，有的是防洪，水會先進到湖裡，再調節出去。當然還有另外的設計，你的鼻子會告訴你那是用來幹什麼的。此外，還有一些功能隧道間的聯繫用道。」

艾斯匹邊說邊從背包裡取出一樣東西來。

「其中一個排水道就在我們頭頂上。」他還在說，指著階梯通向的上方，「負責把水運送到你們頭頂上的蛇形湖，也是海德公園的最低點。如果是像我這樣的識途老馬，

就會知道這是趕到那裡最快的捷徑，也是皇家貴族最喜歡舉行公開野餐的地方。」

艾斯匹打開手上的東西。雷基馬上就認出來——黃白相間的塑膠鴨。

他拿起玩具，用螺絲起子打開鴨子底部的塑膠蓋。

然後他伸手進背包，取出幾根灰白條紋的塊狀物，乍看之下很像是小朋友玩的黏土，放進鴨子腹部的空間。

「你爲什麼要做這種事情？」雷基問道。

艾斯匹已經轉好，蓋子穩穩的固定住了。

「十八年。」艾斯匹說，跪在鴨子面前，檢查他的作品，「十八年。從我還是個年輕人開始。這份工作我做了整整十八年——把隧道打理得乾乾淨淨，哪裡堵塞住了，都是我頂著臭氣，一步一腳印的去清淤疏通。你知道嗎？這氣味怎麼也去除不掉。在你爬下來之前，穿好雨衣，戴上面具預防毒氣，但是臭味卻會滲入你的皮膚，等你爬回地面，怎麼都處理不掉，你只好用香草的氣味設法掩蓋住，但你心裡明白，氣味總是在那兒。」

「十八年？」巴克斯頓說，「只差兩年就可領退休金了。幹嘛要搞這種事情？」

艾斯匹停下手裡的工作，回頭瞪了一眼，把鴨子放下，慢慢的站了起來。

「十八年。」他說，「清理皇家大便，但是，皇家公園處卻把我解雇了。」

「喔。」巴克斯頓摒住呼吸。

「一次風暴來襲，我跟我的夥伴在泰晤士河出口處工作，想在漲潮前，趕快把垃圾

殘骸什麼的清乾淨。幾乎就要做好了。輪到我的同伴下去，我在地面上警戒人孔蓋。工作地點的旁邊就是一間酒吧。我覺得好口渴，在人孔蓋周邊放滿了三角錐，確定人孔蓋沒被鎖上，然後就溜了進去喝一杯。這當然不符合標準操作程序，但是我們兩個以前就幹過好幾次這種事情。」

艾斯匹又在鴨子前跪了下來，不知道調整什麼東西，眼神連抬都沒有抬起來。

「兩個小時之後，我想爲什麼我的夥伴還沒來找我。我正準備請他好好的喝一杯呢。我出去察看——一輛他媽的貨卡完全不顧警示三角錐，把它們撞得亂七八糟，胡亂停住，剛巧壓在人孔蓋上。還不是壓住一點點，而是整個後輪停在上面，等於是車子全部的重量。我跑回酒吧，好不容易找到駕駛，拎著他的耳朵，把他拖去移車，但爲時已晚。漲潮了。有人把隧道另一端的出口鎖住了——我的夥伴也沒法從我們進去的出口逃生。泰晤士河水湧進來，他淹死了。」

艾斯匹又站了起來，鴨子拿在手裡。

「皇家公園處開除我。這件事情鬧上法庭，最後雙方和解了事。我再也沒法跟夥伴一起工作了——我哪裡還有臉？——但我還是留著制服、留著我的回憶、留著皇宮底下怎麼洗也洗不去的臭味。」

艾斯匹把鴨子放在身後的架子上，又從背包裡，拿出了別的東西。雷基看到他拿出兩張紙做的東西，放進一個小小的帆布袋裡。

「說來也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艾斯匹繼續，「發生在我身上的倒楣事，我發誓

要讓皇室來償還。我不像你上過大學，希斯。我也不像你含著金湯匙出生，巴克斯頓勳爵。但我肯學，我開創了自己的進口事業，學會了怎麼在網路上，建立自己的人脈，架設了一個反皇室的網站。找年輕的警官入夥，宣洩他對於家庭的叛逆。找個懶惰的網路宅男，讓他以爲當無政府主義者能撈點錢、把個馬子。再雇個載過許多社會名流的加長禮車司機。人際網路就這麼建好了。交幾個朋友，找些有影響力的人，你知道嗎？躲避無所不在的監測雷達，運作自然就順暢了——直到我找來一個對各種細節絕不鬆手的完美主義者當包商，偏偏她又雇了一個自尊心強到要大老遠從台灣趕來爭個是非曲直的譯者。碰到這種人一點輒都沒有。無所謂啦，既然要上路，顛簸難免。現在，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知道。我非常同情你行凶的理由。」巴克斯頓說，「我正在想：現在也許是最合適的時機，爆點女皇的料。」

艾斯匹搖搖頭，繼續忙著手頭上的工作。

雷基瞪了巴克斯頓一眼說，「還是不要把女皇扯進來比較好。」

「那麼，你怎麼不說幾句話？你不是他媽的律師嗎？趕快花言巧語，把我們倆救出去啊！」

雷基點點頭，想了一會兒，轉向艾斯匹。

「你知道吧？你夢想中的報復根本不可能達成，應該有更好的辦法才對。根據我的推測，你的小炸彈根本動不了皇室成員一根汗毛，最後倒楣被你炸死的，應該都是服務

人員。」

「你眞是這麼想？」艾斯匹說，「那我就請你們幫個忙吧。」

艾斯匹從他站的階梯，把那個小帆布包扔了過來。

帆布包落在雷基腳邊。他撿了起來。

裡面是兩張生日卡——就是雷基在事務所測試過的那種。

「分享，小朋友。」艾斯匹說，「一人一張。」

巴克斯頓遲疑了會兒，從包裡拿了一張，雷基拿了另外一張。

「好啦。」艾斯匹說，「現在是考驗你們有多麼崇敬皇室的時候了。你們打算替某個貴族犧牲生命嗎？素昧平生、無緣得見，卻得奴顏屈膝面對的貴族。你們可知賠上自己的小命，救了怎樣的人嗎？」

「您說這些，是在練習演說嗎？」巴克斯頓說，「對吧？」

「你們手上的生日賀卡，跟那些達官貴人手裡的卡片一模一樣，他們可就聚在你們頂上的湖邊呢。只要有人打開手裡的卡片——隨便哪一張都成，你們手裡跟他們手裡，沒有分別——放在鴨肚子裡的Ｃ４炸彈立刻就會爆炸。」

「我眞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巴克斯頓說。

「你的朋友聽得懂。他跟他的同事已經研究老半天了。希斯先生，請解釋給巴克斯頓勳爵聽好嗎？」

雷基看著巴克斯頓，靜靜的說，「炸彈在鴨子的肚子裡。卡片就是無線引爆器。他

請我們立即引爆，在皇室成員抵達之前，這樣就能拯救大家的性命了。」

「我們眞這樣幹，不就死定了？」巴克斯頓說。

「沒錯。」艾斯匹站在他的階梯上，對著他們大喊，「要不你們現在死，要不就是那些貴族稍後死。自己決定。」

巴克斯頓想了一會兒，下定決心，果決行動，把手上的生日卡片扔到一邊。

「天佑女皇！」巴克斯頓說，「這可不是我的職責。」

雷基還拿著那張生日卡，斜睨著艾斯匹。

艾斯匹的手機突然響了。突如其來的聲音讓三個人都嚇了一跳。

艾斯匹打開擴音器。

「他們五分鐘後抵達。」他的同謀透過手機回報。

「很好。」艾斯匹說，轉身朝身後的階梯走去。

電話又開始震動了。

「還有一件事情。」那聲音說，擴音器依舊開著。

「請說。」

「遊行隊伍裡還多了個叫做蘿拉·藍欽的人。演員。就把她當成是紅利吧？」

艾斯匹停下來考慮了會兒，就在這個時候，現場傳出一聲尖叫——巴克斯頓都嚇呆了。

「不！不要啊。」

巴克斯頓驚呼的對象不是艾斯匹。

雷基完全不理會。他打開手上的生日卡。

巴克斯頓縮到背後黏答答的牆壁上。

「蛋頭先生坐在牆上。」鴨子說。

艾斯匹還是把鴨子拿在手上，只是有點窘迫，轉頭打量雷基。

雷基卻是一臉驚訝的看著手上的生日卡。

隨即他一副挑釁的眼神，瞪著艾斯匹——又把生日卡開闔了一次。

「蛋頭先生坐在牆上。」鴨子又說了一次。現場還是毫無動靜。

「啊，」艾斯匹叫道，微笑，雙手分別拿著鴨子跟手機。「對了，你提醒我了。我還沒把啓動密碼輸進手機裡呢。眞是老糊塗。沒關係，等會兒我上去再輸也還來得及。我會找個遠遠的地方。」

他停下來，踏上第一個階梯，說，「我的確是看錯了你們其中一個人，也許。」他聳聳肩，「沒關係，我只是好奇而已。」

艾斯匹把電筒放在地上，照明前路，重新踏上濕漉漉、滑溜溜的磚梯上。

就在這刹那，他滑了一跤。

艾斯匹一手拿著鴨子、一手拿著手機，兩樣東西他都不願意放手，就這麼一路滑回他原先站的最低階。手機哐噹一聲不知道跑哪兒去了，電筒卻是咕嚕咕嚕的掉到階梯上，又溜進水裡。

整間小室頓時伸手不見五指。這是夢寐以求的天賜良機。

雷基從他所在的階梯，朝著艾斯匹原先的位置，奮力往前一躍，手倒是搆著了階梯邊緣，兩腿卻掉進水裡，載沉載浮。

就在這時候，其中一條腿，探到隧道牆面有一處凹陷，還眞難得遇見掉了一塊磚頭的地方。他現在有了使力點，終於讓自己攀上艾斯匹原先站的階梯上。

艾斯匹跪在地上，手忙腳亂，想要在暗處，趕緊找到手機。雷基在他身後，也是到處摸索，卻跟打算縱身越過來的巴克斯頓撞個正著。

在這一片漆黑中，雷基朝著他以爲艾斯匹所在的位置，衝了過去，卻撲了個空，但是手卻摸到了別的東西——光滑的塑膠物。他找到鴨子了。

通往上方的梯子上，艾斯匹的手機小小的指示燈光隱約閃爍。巴克斯頓也爬了上去，正在艾斯匹的後方。但是艾斯匹提前一步搶到手機——他連忙按下密碼，一個，兩個……七個號碼全部按了。

「他啓動了！」雷基叫道。「千萬不能讓人打開生日卡！」

艾斯匹站起身來，爬了上去。巴克斯頓緊緊的跟在後面。

雷基拿著恐怖的鴨子，終於腳踏實地。

39

蘿拉搭乘最後一輛加長禮車，跟著艾希頓—鐵蒂女士的遊行隊伍，通過蘭開斯特門，進入海德公園。

蛇形湖東邊的草地，萬事俱備，早已爲貴婦生日宴會與名人慈善慢跑，準備妥當。車隊一接近，蘿拉透過車窗往外望，就看到公爵組織的慶祝人群早已抵達，在音樂台附近集結完畢，沿著湖邊布好鋪著亞麻布的野餐桌，社會名流團團坐定。

艾希頓—鐵蒂第一輛禮車正式抵達目的地，停在西馬車大道上，緊挨著草地。其他的禮車排在後面，陸續停妥。

艾希頓—鐵蒂是貴賓，遲到一會兒，理所當然，也算是流行風潮——但是這次遲到比裝模作樣的拖延還要久一些——當然得怪蘿拉，她也沒什麼好否認的。只是讓一個公爵久候，總不太好意思，幸好他的開場演說，口沫橫飛，早就開始良久。

「對於艾希頓—鐵蒂女士我們還有什麼好說的？想想她曾經說過如此的絕妙好辭：『美國灰松鼠的入侵，就像是我們的美國表哥，在多年以前挺進咱們這裡一樣——個頭過大、性慾過濫，就此安營紮寨？』」

艾希頓—鐵蒂剛剛步下禮車，開始前進——臉上掛著微笑，一路朝著祝賀嘉賓點頭

致意——目標是最接近音樂台、最前排的餐桌，就在湖水與高高的蘆葦旁邊。

公爵本人終於看到姍姍來遲的艾希頓－鐵蒂女士，舉起手上的鳶尾花圖案生日賀卡，在場嘉賓紛紛跟進，也都舉了起來。

蘿拉跳下車來，朝著音樂台奔去。

她知道她不應該靠近那個危險的地方。她也知道蘇格蘭場的特勤人員在她跑到那裡之前，就會把她攔下來。她只能警告他們，跟他們解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等到她說服他們，大概也就來不及了。危機正在倒數計時。

「現在，」公爵宣布——現場的群眾頓時安靜下來——「讓我們打開手上的生日賀卡，共同歡唱生日快樂歌，祝福我們的紅松鼠之友、壽星貴賓——艾希頓－鐵蒂女士！」

所有制服員警都準備要攔截她了，蘿拉瘋狂的揮手，就好像要趕走一群烏鴉似的。除此之外，她也不知道該幹什麼。

一個想法突然衝進她腦海——等到炸彈爆炸，大家心裡留下最後關於她的形象——就是一個瘋女人，雙手狂舞，衝過海德公園的草地，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想要幹什麼。

這個嘛……也許他們願意檢查一下手裡的東西。

「不要啊。」蘿拉尖叫，兩個員警從音樂台前方，一左一右，架住了她。「有炸彈啊。」

所有來賓都打開手上的生日卡。

「祝妳生日快樂！」三十六個引爆裝置，同時唱了起來。

然後——什麼事也沒發生。

蘿拉停了下來。

「喔。」她說。

她掙脫了員警的糾纏。四處張望了一下。

「卡片已經打開了，是吧？很抱歉，我的錯，對不起。」

群衆一陣狐疑，但也只沉默了一會兒——隨即響起竊竊私語，還有人在偷笑。

貴婦艾希頓—鐵蒂挺身而出，拔刀相助。「蘿拉，親愛的，」她在蘿拉的耳邊低語，口氣也不算是很惡劣。「計畫是我們先慢跑，再回來喝杯香檳。所以呢，我們最好不要把計畫給弄亂了。」

「是啊，我知道，你們有活動設計，但是，妳看嘛……」蘿拉停下來，看著湖面，大約二十英尺開外。

東漂西盪的都是鴨子。

蘿拉衝向湖邊。

反正已經鬧成這樣了，一不做，二不休，蘿拉想。真的鴨子會被嚇飛，剩下的當然就是炸彈了。

蘿拉朝湖面衝去。

「飛！飛啊！」她叫道，雙手又開始飛舞。

突然間傳出振翅起飛的啪啪聲，受驚的鴨子嘎嘎的叫了起來，湖面頓時亂成一團，所有的鳥類都趕緊逃跑。

然後——還是沒有任何動靜。

更多耳語。

這個嘛，蘿拉想，至少比明知世界即將毀滅，而她卻悶不作聲，連警告都不肯嘗試，要來得好一點吧？

現在——當所有的眼神都盯著蘿拉，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站在湖邊蘆葦叢的她——蘆葦卻突然窸窸窣窣的動了起來。泥巴地上好像有什麼東西移開了。

一個沉重的鐵板突然翹了起來，就像是潛水艇蓋打開來一樣。

一個穿著皇家公園處制服的人爬了出來。

群眾都看傻了。真是用心啊，不管這是在鬧什麼玄虛，一定都是慶祝活動中的一個節目。

他已經完全爬出來了，艾斯匹——穿制服的男子——站在原地，眨了幾下眼睛，看清楚周遭的環境。

第二個人也爬出來了。群眾更是連大氣都不敢喘。

這人就沒穿制服了。儘管衣服破破爛爛，但是質料、剪裁看起來卻是不同凡響，再看到他著名的腰圍，大家馬上就認出來了：那是羅伯特．巴克斯頓勳爵。

巴克斯頓連打量周遭的時間都沒有。他一踩在土地上，搖搖晃晃一陣子，立刻朝艾斯匹追去。

看著眼前驚人的一幕，有人開始鼓掌，很快的感染到鄰近的桌子，一桌一桌，響起如雷的掌聲。巴克斯頓一直誇耀他的身材有多結實。沒有半個人相信他——直到現在。

「太棒了！」連公爵都鼓掌叫好。

從湖邊到馬路，是一個緩升坡，艾斯匹的速度放慢了下來，巴克斯頓逐漸拉近距離。

就在這個時候，艾斯匹滑了一跤。

巴克斯頓趁這瞬間，握緊拳頭，跳到他的背上，朝著他的背部、肩膀跟頭部，就是一陣亂打。

「他媽的臭水溝？你他媽的把我關在臭水溝裡？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誰？」

群眾又開始議論，也許這不是意外的驚喜。公爵臉上浮現了憂色，三個蘇格蘭場的皇家保護小組成員衝了過去——現在才拿住艾斯匹，實在也太晚了一點。

蘿拉還是站在湖邊。按照現在的情況看來，大致上還算平安。她開始覺得在場的來賓，有機會活過這一天。

但是雷基上哪兒去了？

她走到水溝維護出口，雙手按住地面，跪了下來，朝裡面打量。儘管黑漆漆的，她還是看到有東西在移動。

「你需要幫手嗎？」她叫道，實在不確定下面的人是誰。

「當然要啊。」有人回應了。是雷基的聲音！

又過了一會兒，他爬上幾階樓梯，蘿拉看到他了，不過群眾還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

「接著。」他說。

他用一隻手把塑膠鴨子拋給蘿拉，蘿拉順手接住，放在身後的草地上，再用兩隻手把雷基拉了出來。

他們倆坐在草地上喘口氣。絕大多數的觀眾還在看巴克斯頓跟艾斯匹纏鬥。趁著這個空檔，雷基跟蘿拉有點像是在陽光下，悠閒的散了會兒步，然後在草地上野餐。

蘿拉指著那隻鴨子。

「那是——」

「引爆器已經拆了。」雷基說，「我想它連叫都不會了。我的拇指都快挖斷了，好不容易才把晶片挖下來。」

雷基總算能站起來，順手扶了蘿拉一把。

她用手拂去雷基褲子兩邊的水珠跟污泥。

突然間她停住了，感覺到口袋裡有個什麼硬梆梆的東西。方形的硬盒子。

「這是什麼？」她說。

「妳知道的，」雷基說，「我剛好看到——」

蘿拉伸手進他的口袋。

「蘿拉，每個人都在看耶——」

她取出珠寶盒，打開來。

然後挨在雷基的身邊，在他的耳畔輕輕的說了什麼。

40

週一早晨，十點還差幾分，雷基跟奈吉坐在貝格街法律事務所的會議桌前，上面有好幾張攤開來的法律文件。

「你覺得美國人會吃這一套嗎？」奈吉問。

「我想他們會熱血沸騰吧。」

「你不再考慮一下？」奈吉問，「我的意思是，假設，跟對方糾纏下去，當然會拖上好一陣子，但是萬一你贏了，可是好大一筆錢啊——整個人生都會爲此改變的。」

「我的人生已經改變了，我喜歡它現在前進的方向。」雷基說，「我只想趕緊把這事兒做個了結。」

奈吉點點頭。「我也是，速戰速決吧。我也想回去了。瑪拉說，我的考試成績已經寄來了，她要我回家慶祝。」

「她拆開來看過了？」

「還沒。」奈吉說，微笑。「她只是假設我通過罷了。她就是喜歡這一套，永遠覺得什麼事情我都搞得定。還不是很了解我喔，對吧？」

「他們來了。」雷基說，指著會議室的大門口。

兩個美國人到了。史帝曼，律師，走在前面，看起來很有自信；達比，克萊門斯女士萬貫家財的可能繼承人，跟在後面，一臉憤怒。

瑞佛提也進來了，表情深不可測。

三人各就各位。雷基站了起來，奈吉趕緊把眼前的法律文件推到桌子對面。

「這份文件，」雷基說，「說得很清楚，代表我本人及夏洛克．福爾摩斯，無論他是小說人物或確有其人，也無論我與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這批信件之間有何關連，在此，我鄭重宣布放棄對克萊門斯女士產業的繼承權利，我會以貝格街二二一號B座承租戶和貝格街法律事務所及全體雇員的名義簽署。瑞佛提先生則是代表多塞特租賃公司及多塞特大樓所有住戶的名義簽署。」

聽到最後一段，瑞佛提的頭突然抬了起來。他看著雷基，但是雷基的眼光始終沒離開對桌的兩個美國佬。

達比看著史帝曼，他正陷入長考中。

「這份提議跟你原先只是要求退還我們收到的信件相比，我想，在法律效力上，應該更適切一點。」雷基說。

「這麼說很合理。」瑞佛提說，聲音輕輕的，好像他語氣重一點，就會打斷雙方的對話似的。

史帝曼點點頭。「這麼做，可以。」

「相對履行的義務是這樣的，」雷基說，「你們要撤銷針對貝格街法律事務所、所

有成員以及多塞特大樓所有成員，特別是亨德烈克先生、我的弟弟、藍欽小姐，所有的民事、刑事告訴，包括你們抵達倫敦以後，發生的所有意外。」

「這得等一等——」達比正想從椅子上站起來，史帝曼狠狠的把他按了回去。

「同意。」律師說，「咱們簽字吧。」

所有人都長噓了一口氣，正打算要站起來。

「不。」瑞佛提說，義無反顧，「我不同意。」

所有人都僵在座位上。瑞佛提取出一份自己的文件。

「考慮到樓上發生的事情，」瑞佛提說，「任何可能成案的民事糾紛，都要雙方同意撤銷才行，否則就得鬧上英國法院。儘管英國法院被認爲是世上最公平、最不具偏見的審判所，但是，達比先生，我可不能擔保法官會聽取你的一面之詞，完全不採信奈吉的觀點。至於傷害案的部分——亨德烈克先生，不顧自己年紀已經這麼大了，還是勇往直前，目前他還沒有去看醫生，而我，相當擔心他的心臟狀況。」

聽到這裡，雷基揚了揚眉毛，但沒吭聲。蘿拉告訴他，她繞著湖邊慢跑的時候，經常看見亨德烈克先生。跟她跑相反方向的亨德烈克一邊跑，還會一邊叨叨唸。

瑞佛提繼續，「最重要的是：我並不認爲克萊門斯女士把遺產贈與夏洛克．福爾摩斯的意願，獲得了足夠仔細的審視。各位都知道，這份文件已經尋獲，現在就在我手上，請大家特別留意最後一行。」

瑞佛提取出克萊門斯女士的遺囑，放在桌上，原本大家都以爲它不見了——原來是

巴克斯頓把遺囑跟別的信件一起，塞進露易絲辦公桌後面的架子上。

每個人彎腰研究遺囑的最後一行。

奈吉大聲的唸了出來，「在此，我將我的所有產業與個人持有物品，悉數贈與雷基·希斯先生，夏洛克·福爾摩斯來信的保管者與接收者。」

美國律師瞪大了眼睛說，「你的重點是什麼？」」好像他完全不知道重點在哪裡一樣。

「我的重點是，」瑞佛提說，「我確定在場的各位都知道，獲贈者不只是雷基·希斯先生而已，還包括了夏洛克·福爾摩斯來信的保管者與接收者。」

「不！」史帝曼火大了，「寫是寫兩個人，其實就一個人，這個跟那個，都是一樣的。希斯已經決定簽名放棄了。」

瑞佛提先看看對桌的雷基，接著又看了看奈吉。「希斯老兄、希斯老弟，你們的看法如何？」

雷基聳聳肩，「是有爭議。」

奈吉點點頭。「有爭議。」

「我們說好了的啊！」史帝曼咆哮道。

「我相信承諾還是有效。」瑞佛提說，「只是要多一點小小的修正。」

「咱們聽聽看。」史帝曼說。

「有人想要開價購買多塞特大樓。多塞特全國建築互助會並不想出讓，但是，開價

實在誘人，所以它承受了空前的壓力。

「現在的開價提議可以被打消，只要有證據顯示，另外一個買家能夠提出足以匹敵的價格。假設新加入的這一方——擁有驚人的資產，比方說克萊門斯銅業公司——展現對多塞特大樓的興趣，我相信著手惡意收購的一方，會打消購買的意願，多塞特大樓還是可以繼續接收與保管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來信。」

「你是要我們收購多塞特大樓？」史帝曼說。

「當然不是。」瑞佛提說，「我只是假設你們沒有興趣收購任何建物，這麼說對不對？」

史帝曼看著達比。他點點頭。

「對。」史帝曼說。

「我需要你們幫的忙是，」瑞佛提說，「請你們承諾，時候到了，請你們亮出從克萊門斯女士那裡繼承的大筆產業，擺出一副要競價的樣子，威脅對方。我相信單單做個樣子，就足夠讓惡意的收購者，退避三舍。」

史帝曼又看著達比，然後轉向桌邊所有人。達比點點頭。

「那麼我們眞的達成協議了。」美國律師說，「我們很樂意用一個虛構人物交換一個假想敵。」

41

翌日

週二，雷基準備回復日常工作，但是有些雜事卻得優先處理。

首先，他得寫一封信。而在寫信之前，他得先打發辦公室裡的溫柏利探長。他就坐在雷基的正對面。

「我猜你可能會想知道，」探長說，「我們不會請皇家檢察署起訴你。」

雷基花了好長的時間，才回過神來。他原本還在思考別的事情。

「這倒是好消息。」雷基說，「不過，到底是什麼罪名？」

「你是執法人員，面對犯罪，不該知情不報，爲什麼不把巴克斯頓被綁架的消息告訴我們？」

「喔，」雷基說，「那個喔。」

「事實上，法律有明文規定。我確定你知道這個條文。」溫柏利說，「藍欽小姐也應該通報我們才對，還有巴克斯頓的安全小組，從技術上來說，你們都應該被起訴。」

「所以你會設法開脫我們，對不對？」

「是的。」溫柏利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我看來，」雷基說，「巴克斯頓擅闖貝格街法律事務所，才應該接受檢方起訴咧。」

「就我們所知，也不能算是擅闖，是不是？我相信他是光明正大走進來的，而且還得到了大樓安全人員的同意，儘管並不是在上班時間。」

「他冒我的名義寫信。」雷基說。

「就技術上來說，那封信是寄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你真的希望把這事兒弄到人盡皆知？」

雷基著實想了一會兒，說不。

「無論如何，」溫柏利說，「在這個當口，我們怎麼樣也不會請皇家檢察署起訴他。何必在喜事舉行之前殺風景？」

「什麼？」雷基很有興趣的問道，「發生什麼喜事？」

溫柏利告訴他。

「這是什麼世界？」雷基說，「在地下道鑽進鑽出的人，可是我啊。」

溫柏利聳聳肩。「下次，試著從公爵還有他們公司的整體角度來考慮事情。外界謠傳，你終於得償所願？那好，別搞砸了。」

溫柏利站起來，低頭看著辦公桌，雷基好像正在草擬一封信。

「這要寄給誰？」他說。

「劉先生有個孫女，」雷基說，「溫斯洛太太要我寄點什麼給她。我正想跟她說：

這兩個人都堅持要做對的事情，卻死於是非不明的歹徒手裡。」

「行善本身不就是回報？」溫柏利說。

「絕大部分的時間是，」雷基說，「也應該要是如此。」

42

兩個月後

早春的某天早晨，雷基．希斯在巴特勒碼頭邊的閣樓裡醒來。時間有點晚。還好的是，萬事俱備。他在穿上燕尾服之前，甚至還有時間幫自己煮一杯咖啡。

他站在西窗前，看著泰晤士河，還可以輕易眺望到聖保羅教堂以及羅伯特．巴克斯頓總部頂樓俗豔的新標誌。

雷基一邊看，一邊打他的領帶。這實在很罕見，以前，他隨便打也能打好。電話鈴聲響了，他接起來。

蘿拉打來的。她打了招呼，隨即幽幽的嘆了口氣。好像在等他先開口說點什麼，雷基想，但她還是先說了。

「不要太刻薄了。」她說。

「不會啦。」

「至少他還請你參加儀式，也算是意思到了，是不是？」

「是啊，算是夠意思了。」

「你不嫉妒吧？」

「我覺得妳的言外之意是說我嫉妒囉。」

「那麼你不嫉妒囉？」

「當然不，有什麼好嫉妒的？對我來說一點意義都沒有。畢竟，把炸彈引信拆掉的人是我，又有誰會在乎？」

「那就好，我只在乎你的感受。你會準時來吧？」

「當然，但要告訴我一件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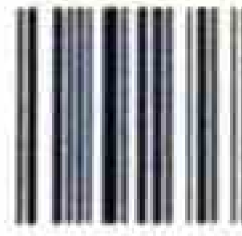
「什麼都成。」

「參加這種受封騎士儀式，究竟該打哪一種領結？不過我想，當我被迫說出『羅伯特・巴克斯頓爵士』的時候，不管打哪種領結，全倫敦都會在偷笑吧？妳說，打哪一種領結可以讓我早一點習慣這個古怪的稱號？」

蘿拉笑了。「準時來接我。千萬不要把新的燕尾服弄髒了，過陣子，還派得上用場呢。」

The Baker Street Translation






ISBN 978-986-235-388-2 00299
文學小說・英國 FR6528 NT$299 HK$100

大律師雷基・希斯決定向女演員蘿拉・藍欽求婚，卻因一連串事件的發生而推遲。

來自台灣的劉老先生為了拜託福爾摩斯幫他找出雇主溫斯洛太太，飛到倫敦，卻在被雷基拒絕後遇害。

雷基的情敵——億萬富翁羅伯特・巴克斯頓認為寄給福爾摩斯的信增加了雷基的吸引力，於是決定買下雷基辦公室所在的多塞特大樓。在他潛入雷基辦公室時，看到一封來自美國德州百歲老婦，希拉蕊・克萊門斯的信，指稱要將她身後的龐大遺產留給夏洛克・福爾摩斯。羅伯特回信要她將遺產信託給雷基・希斯之後，突然遭到綁架。

歹徒不但要錢，還要一個月內所有寄給福爾摩斯的信。雷基和蘿拉電召雷基的弟弟奈吉從美國趕回倫敦幫忙。

雷基親自調查劉老先生案，雇主溫斯洛太太卻突然遇襲死亡。雷基在屍首旁發現她要劉老先生翻譯的一隻會唸童謠的玩具白鵝及一張會奏出生日快樂歌的卡片。

兩條人命、一宗綁架案，兩者中間有何關聯?是單純的巧合嗎？它只是針對雷基而來嗎？

在這本小說裡，你看不到福爾摩斯，
但仔細玩味，卻又發現福爾摩斯，無所不在！

「有趣又具有獨創性的情節，一個討人喜愛的偵探，一場引人入勝的閱讀之旅。」
——作家 M. C. Beaton

「這是本非常具有娛樂性的小說，只要是推理迷，無論迷不迷夏洛克・福爾摩斯，都會喜歡它。」
——書單雜誌

「陰謀出人意表，讀者驚喜連連。」——出版人周刊

「行雲流水、趣味十足的法律推理小說。」——瑪麗琳・史塔西歐，紐約時報

「高潮迭起，趣味盎然。羅伯森先生送上推理迷夢寐以求的精采小說。」——紐約圖書月刊

「福爾摩斯書迷會憶及亞瑟・柯南・道爾爵士的昔日神采。但無需是福爾摩斯忠實粉絲，亦可欣賞希斯兄弟的絕妙演出。」——Yahoo！

「拍案叫絕，跪求才華洋溢、想像天馬行空的羅伯森，盡快再推出續集。」——李奇蒙德時代電訊報